





005797  
子部法華經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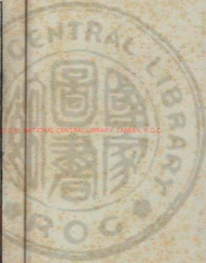
005797 卷三





合刻管子序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在周引禦寇於術  
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  
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通者能發  
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  
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



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度之高  
閣於是悉其贄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  
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  
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  
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  
非子欲存韓於秦不得改而走秦卒受傑

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  
奚啻隔霄淵雖然是一君子者其始寧不  
欲出奇指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者所不  
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  
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  
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

而有相有僂者何也齊不成霸形而桓公  
之霸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  
天下之形成亡所幸非而此以并天下說  
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炫功則機不  
合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  
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趙也

今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  
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  
間非而立僂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  
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澤  
楚北澤我狄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  
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弃而授之秦



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度繼仰藥而不之  
恤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  
也李斯者助天為虐者也非能為虐者也  
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  
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昆父子皆聖辟其  
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渙之受管子

之昆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  
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  
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  
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  
曰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急義欲之微旨一  
二乎哉孔子蓋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

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仁其  
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銜名實權見  
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強而已秦不用非不  
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  
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  
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矣安所事非子

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  
蓋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  
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授  
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辯而最  
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  
屬公子也者所著述以發其蓄而鳴其不

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者也能以  
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  
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擁名法家苛  
察皦統又若惠施公孫龍之汜濫詭譎哉  
其言各十餘萬而高麗度不能無傳而小者  
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傳益也吾故曰不

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  
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  
子傳唐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絀老子故  
浚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  
夫儒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  
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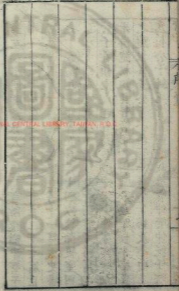
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  
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  
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過遼小不  
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蓋  
爾之蜀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  
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母乃有

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  
鷄者以味薦而已矣

後學弇山人王世貞撰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讎中管子  
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  
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  
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  
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  
管子者潁上人也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嘗與鮑叔  
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  
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  
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吾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

醜故其書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今猶流水之原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

邑春秋書之稟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  
齊人不以為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禮於諸侯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  
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  
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  
上

管子文評

劉勰曰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

漢志道家管子八十六篇孝經有弟子職一篇是  
管子所作狂管子書

傅子曰管子之書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  
尤鄙俗

孔穎達曰輕重篇或是後人所加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八十六篇世稱齊管仲撰杜  
祐指畧云唐房玄齡註其書載管子將沒對桓

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註頗淺陋恐非玄齡或  
曰尹知章也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  
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彊又頗以禮義廉耻化其  
國俗如心術白心諸篇亦嘗側問正心誠意之  
道其能一天下致君爲五霸之感宜矣

蘇子瞻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  
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  
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

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  
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葉水心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  
誰所爲以其言毛嫵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  
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蠶所  
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  
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  
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  
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



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綯紉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諫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設施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嘗親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誦剔幽蹊曲逕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斯鞅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詬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所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瑣猥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樵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管子  
道  
理  
名  
法  
處  
過  
於  
餘  
子  
然  
他  
篇  
自  
語  
道  
論  
法  
如  
內  
業  
法  
禁  
諸  
篇  
又  
偏  
駁  
不  
相  
麗  
雖  
然  
觀  
物  
必  
於  
其  
聚  
文  
子  
淮  
南  
徒  
聚  
衆  
辭  
雖  
成  
一  
家  
無  
所  
收  
采  
管  
子  
聚  
其  
意  
者  
也  
粹  
羽  
錯  
色  
純  
玉  
間  
聲  
時  
有  
可  
味  
者  
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故同耶然以爲道家則不類

黃震日抄曰管子書不知誰所集乃龐襍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爲高修廢宙合等篇皆刻斷惡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牧民篇最簡明其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水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正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大匡篇管子行事之日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

管子  
按而考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若輕重篇要  
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瓊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具其書所載鮑叔薦仲與束仲於魯及入國  
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稟臨茲戒勿用豎刁  
等說皆屢載而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  
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  
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  
此不一故曰似不出一人之手

又曰管子註釋最多抵牾四傷之篇誤名百匿而

以四傷名七法之篇幼官篇首章云若因夜虛  
守靜人物則皇其後方之圖本可覆也乃衍人  
物二字不知參對而以夜虛爲句守靜人物自  
爲句方以人物則皇爲句而曲爲之說曰聽候  
人物也守靜豈聽候之義也幼官五圖以形生  
理爲句而中央之註獨以形生屬上文明法篇  
以此周以相匿爲句而下又云忘主成交其後  
方之明法解可覆也及政一故字不知參對而  
以相爲匿是爲句而曲爲之說曰匿公是而不

管子  
行也不知比周以相匿者匿其非爾比周何是  
之有乎形勢篇云天地之配也地字誤作下字  
亦未正五法之章曰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  
分之分如分地之利之分言有人次有財耳乃  
釋云可以分與財者賢人也殊非章肯立政之  
章曰道塗無行禽指人言之謂其爲能行之禽  
耳乃釋云無禽獸之行是以行爲去聲亦覺不  
倫版法篇云悅在施愛有衆在廢私今因缺文  
而云悅在施有衆在廢私不成文矣其他難槩

舉

楊忱序曰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

辭

張嶠曰管子天下奇文也心術白心上下內業諸  
篇是其功業所本



管子文評

卷

管子凡例

一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據舊本詮次其王言正言言昭修身問霸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共亡十篇列爲二十四卷其吳兢所次卷目今不可考

一管子註出房玄齡或云出唐國子博士尹知章其說謬穿鑿日抄論之甚詳矣盧泉劉氏續問爲補定簡明貫穿多所發明第宋本俱不載而近刻舛錯每每至不可句今據宋本校定而劉





續所註其最切當者列之篇首皆冠以按字其間有愚見所標注者亦標見篇首得百一耳  
一管子書多古字如專作搏忒作貪宥作侑況作兄釋作澤此類甚衆大匡載召忽語曰百歲之後吾君下世犯吾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而注乃謂召忽呼管仲爲兄曰澤命不渝而注乃以爲恩澤之命甚陋不可徧舉書既雅奧難句而爲之註者復繆於訓釋故益使後人疑惑不能究

知今悉從宋本刊定不敢輕加更易其古文字間有不可考者皆爲標識篇首以俟有識者共訂正焉

一管子新本每遇長篇文字至更端處皆別爲一行其間不能無分析太過之弊今皆按宋本校正其文義當隔別者止爲一其處以識章目所分其新本應合而分應分而合者悉爲釐正  
一管子書文辭古奧既不易讀而近板數家皆承訛襲謬襟亂支離讀者至一二卷後往往厭棄

樂成廢書今按宋本更正比次無下數千百餘處其間尚有一二闕文誤字不可解不可句者第疏之篇首不敢強爲附益俟海內藏書家或更有善本重加輯定實此書之幸也

一按張巨山紹興己未寫本云從人借得讀者累月始頗窺其義訓然舛脫甚衆其所未解尚十二三則是書之訛謬難讀其來久矣今詳定句讀悉通融上下文義間有房註誤句而蘆泉氏所更正者皆列疏於上使覽者易以研解也

管子目錄

第一卷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第二卷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第三卷

幼官第八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第四卷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第五卷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重令第十五

第六卷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第七卷

大匠第十八

第八卷

中匠第十九

小匠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第九卷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第十卷

戒第二十六

地圖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君臣上第三十

第十一卷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第十二卷

修靡第三十五

第十三卷

心術上第三十六

心術下第三十七

白心第三十八

第十四卷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第十五卷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第十六卷

內業第四十九

封禪第五十

小問第五十一

第十七卷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藏第五十三

第十八卷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第十九卷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言昭第六十

修身第六十一

問霸第六十二

牧民解第六十三

第二十卷

形勢解第六十四

第二十一卷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第二十二卷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蓋第七十三

山國執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第二十三卷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準第七十九

輕重甲第八十

第二十四卷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右二十四卷

凡八十六篇 內十篇



管子目錄

終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士經

四維  
四廩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成萬物也

學盡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也言

地盡則則人留

而安居處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目錄

終

管子卷第一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牧民第一

形勢第二

權修第三

立政第四

乘馬第五

牧民第一

國頌  
士經

四維  
四廩  
六親  
五法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守在倉廩

成萬物也

學盡

食者人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也言

地盡則則人留

而安居處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

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

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

則民乃管管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妾文巧不禁則民

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之原不禁文巧也

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之原不禁文巧也

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強封禪神祇說異也

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

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右國頌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

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

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廉不蔽惡

耻禮不踰節義不自進由義舉也廉不蔽惡

廉也耻不從枉說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

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



事不生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爲之憂勞。君於平康能佚樂人及其處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爲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爲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爲之滅絕。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  
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民惡憂勞我佚樂之  
民惡貧賤我富貴之  
民惡危墜我存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  
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  
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  
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爲取  
者政之寶也



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爲其所長也。各長其顯而悅，故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所長則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爲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事不可重行也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爲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僞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爲鄉，鄉不可爲也。言有家之親，所以爲鄉之

同此以鄉爲國，國不可爲也。以國爲天下，天下不

可爲也。以家爲家，一親以鄉爲鄉，二親以國爲國，

三親以天下爲天下。四親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

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曰不與汝同毋曰不

家而生用此以相踈遠者必不聽下同毋曰不



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

何私何親也。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天地日月取其變。

臨吉人君觀下當如御民之轡。在上之所繫。言人

天地日月之無私也御民之轡。在上之所繫。言人

馬之從轡若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行。上先行人必

由門。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

之。君將求之臣已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

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也。一法毋蔽汝惡。毋異汝度。

改君也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

王。一法也。言室室事而今滿取其澤見不蔽也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

兵甲澁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衆。言城

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惟有道者能

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也。三法天下不患無臣。患

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可以分與

財者賢人也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也緩者後於事。吝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

士五法也

右六親五法



九正書卷之二

形勢第二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勢者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濶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也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天地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至德處盛位天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整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故無從而怨怒也

九正書卷之二

賤有以忘卑貴而行今今乃行毒大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在焉君之辭以出命則上無事則民自試試用抱蜀不名必運運行也

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者但抱不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鴻鵠鏘鏘唯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

民化之紂之失也故化文王飛蓬之間不在所窺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朝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犧牲圭璧不足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



子孫世守  
之有以  
此實玉幣  
何所為乎

有素有害則諸侯不敢  
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轡跡極天下也  
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  
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  
故獨有平原之隰奚有於高封不成於高喻人有  
大失小善不成大山之限奚有於深隄山曲也言  
其美隄下澤也大山之限奚有於深隄山曲也言  
有小隄不成為深喻人有警靈之人勿與任大  
賢魯嘗惡也如此諛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  
之人則亂大邦也

言行

言行者可與  
願憂者可與致道

願憂者可與致道  
願憂謂忠事勤臣  
道有如此者可致  
於通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  
人親近推之令去不願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  
長利衆皆見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莫為疑動言必得應諾如  
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  
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  
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

言行

非



皆謂使人  
之不可  
於此二句  
自則十一

皆謂使人  
之不可  
於此二句  
自則十一

故曰參  
崖岸三仞  
人之所大難也

七

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猿遇崖岸而能飲喻行者其野不違其馬得塗喻未經其事不違馬而自能

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

怠倦者不及怠息之人觸塗無廣者疑神神者在

內不及者在門無得故多不及疑神不神神雖

外見故曰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借已也特謂

須自厲勿為倦曙戒勿怠後稷逢殃日之事以待曙戒成

息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

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

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求冠不正則賓者

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

矣莫崇之則莫哀之人能樂人及其有莫生之則

莫死之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情不

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

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遠異也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

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





漢注  
卷之八

而好爲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謂之也。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  
 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此則君子也。體斯道也。  
 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無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潤。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雖滿必潤。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爲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

韓一  
卷之八

漢注  
卷之八

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趨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怒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斃而已。不敢怒及他人。至弱于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使操箠而怒之。他人主過由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二故遠者自親也。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本則愛惡相攻。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既無私於人也。無私者用之者。用之者用之。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

卷之八

韓一



親善作結  
之交

見於  
不與

獨王之國勞而多禍

九

卷一

九

何

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伎雖善不親致謂猶也言鳥鳥之性多猜物類相善後終不親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資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待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棄之雖有倒然見而不忘故彼不結也見施之德幾於不報思施之德然見而不忘故彼不報也四方所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忘故彼不報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也獨國之君卑而

天有雲氣而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

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則由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則由君不行也不可復言者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

野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壘闕。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

長。無長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

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

取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

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

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

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於千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

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

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

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今不行

矣下怨上今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已不可得也欲

爲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爲其國者必重用其民

欲爲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爲若惜之也。無以畜之則

往而不可止也。往謂去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

也。人雖留處無畜使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

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喜之有

微徵驗也必有思錫以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



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  
既信則所不見懼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  
之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  
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  
下審度量以閑之。所以防閑鄉置師以說道之。然  
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操之以刑罰。故  
百姓皆說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  
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

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  
也。則上下相疾也。上疾下之不供，是以臣有殺其  
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  
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  
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  
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  
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  
食者，則民雖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  
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



幸。故漣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爭民。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爭。野與市爭。民所資。惟穀。故家與府爭貨。官與府爭貨。官各務其職。故金與粟爭。與鄉與朝爭治。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

可得而官也。

二者謂好惡交游也。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

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

特謂特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可得而官也。二者謂好惡交游也。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特謂特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



貨財上流若桓靈之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  
職其營織此之不爲輒言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  
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  
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  
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  
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開欺開隔也  
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時之快則百姓  
疾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本  
事本君國不能壹戾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

也上侍龜筮好用巫覡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  
名之不章爲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名不章必爲三

也有獨王者謂無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是

也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

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穫者殺也一樹

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也

人有百年之壽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

用之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

王者貴神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  
道諛教也



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反。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

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廷者也。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



不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投官不可不審也。投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則殺不辜而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

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立政第四

三本  
省官

四固  
職制

五等  
九數

首憲  
七觀

首事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

治亂法各三也。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

四謂四固也。

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

五謂五事也。

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五經也。自三本已，君之所審者三。一曰



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

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弃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成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右三本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德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與尊位。三曰爵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得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

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  
 長。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  
 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綦障塞  
 匿匪一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  
 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  
 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罔屬羊豕之類也羣徒作  
 復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  
 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  
 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

事可白則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  
 是教令行。一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  
 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  
 以計于鄉師。鄉師以著于士師。凡過黨。其在家屬  
 及于長家。其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  
 長。及于游宗。其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  
 州長。其在州長。及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  
 月一復。六月一計。十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  
 賢雖才用絕倫。使能不兼官。罰有罪不獨及。有罪必



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于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太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也憲既布乃反致令焉致令于君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死

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鄉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首憲歲朝之憲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今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明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于五穀。歲有凶旱。有所粉<sub>反扶</sub>。穫司空之事也。相

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



軒冕服位殺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墳壟之度。雖有賢身睿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纂。求圖反貂刑餘。戮民不敢服纒。一本作緜不敢畜連乘車。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言事者銳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必

便雖有險阻不能守矣。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兼愛之說弱而行仁。宋襄公而慕古也。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何侯日食一萬。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觀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蓋賢以柔曼而虞朝。謂也。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墨不正。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

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  
訓之期也謂君轉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未  
之令而爲未之使而往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  
之所期也君既盡心於俗所以能期於心也好惡形於心百姓化  
於下罰未行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  
所期也君之好惡操形於心百姓已化於天下爲而無害成而不議  
得而莫之能爭天道之所期也謂能奉順天道所以能期於此爲  
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  
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俗與憲合

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大數  
士農工商

陰陽  
聖人

爵位  
失時

務事  
地理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  
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  
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右立國

無爲者帝爲而無以爲者王爲而不畏者霸不自



以爲所賚則君道也賚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市者貨

之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

乘之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爲之有道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可地不

平均和調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

政不正則事不可理也

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也夏秋推陽以生陰時之

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摩然後日夜之易

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其然則陰陽正矣雖

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微令時有盈縮

運數當然也雖有克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天地莫之能損益也

天地亦運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也故不可不

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

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謂天地之

不可得理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故何

以知貨之多也曰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曰貨多



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爲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  
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賚皆賚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賚則無爲事者故事不成也爲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賚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賚賤之義矣爲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  
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也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生於慮謀慮則成於務專務則失於傲輕傲也不慮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做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爲多寡爲之有道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  
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此字係  
者則考

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賤。金賤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百宿可知也。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澗澤百而當一。地

此字係  
者則考

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隸纏得入焉。九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

此字係  
者則考

西初

按此一節五  
日者之

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綉李綉三十三者三等其下制當一鎰無綉則用其布經

按此一節五  
日者之

暴布百兩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跽一本作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曰書比立夏曰月程秋曰大穰與民數得亡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歲更制經正也十仞見水不大潦大潦一本作大積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征征稅也十分去二





三、謂去十勿二則去三四、謂去十勿之三、四則去四、謂去  
 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言平地五尺見  
 水、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勿、勿則每  
 餘有一、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比之於  
 澤、謂曰青地高則難滂、故曰十勿見水、不大滂地  
 高、低則難旱、故曰五尺見水、不大旱、當滂之時、若  
 二勿見水、則免五分、四勿見水、則免四分、十  
 五勿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滂、可以比於  
 山也、當旱之時、若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  
 二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滂、可以比於  
 澤也、十分去一、當作「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大  
 十、十分去四、乃字之誤」

此言古者  
 三、謂去十  
 四、謂去十  
 五、謂去十  
 六、謂去十  
 七、謂去十  
 八、謂去十  
 九、謂去十  
 十、謂去十

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  
 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  
 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此人  
 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賈知賈  
 者、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之賤、賈知賈者、預食農牧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  
 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  
 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  
 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  
 有智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民  
 必以巧者

欲令愚智之人盡曉知  
之然後可以教人也  
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  
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  
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  
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  
爲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  
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  
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  
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飢寒之至  
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爲而

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爲惡也地利不可竭  
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  
而民不爲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  
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右士農工商

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

出令之事末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爲

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善分民也

善令人知分聖人故名爲聖人

人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不

令人知分則已尚是故有事則用人也無事則歸

不足何名爲聖人也



之於民

謂令人退  
歸而居也

唯聖人爲善託業於民

謂託人以成功

業民之生也

辟則愚

縱其淫辟則昏愚也

閉則類

類善也閉其淫辟則

自上爲一

下爲二

下之效上必俗之也

右聖人

按此釋上分力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

時至則爲之不敢藏而捨息也

曰今日不爲明日忘貨

言不爲則失時

昔之日已往而不

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

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

按此釋上均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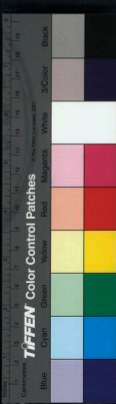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一 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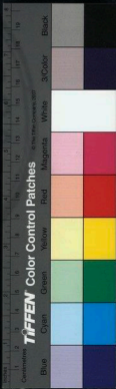


201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8602 v.2



管子卷第二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七法第六 版法第七

七法第六 謂則象法化法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  
人而退之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不能廢其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  
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  
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  
而猶未者則以未具下



故事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棄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民然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爲兵之數猶之不可能彊兵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爲兵之數然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爲兵有數勝敵國有

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

計數此七法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

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元氣也義也名也時也似

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義者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

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以似類不徒然也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

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角亦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皆立法

者所以漸也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命而風予奪也

爲法也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命而風予奪也

麻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



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  
凡此十二事皆爲政者所以決斷而窒塞也。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  
恕也。謂之心術。凡此六者皆自心術生也。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凡此十二事其數必計之以知其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明則然後可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均陶者之輪也。立朝夕所以正東西也。今鈞既運則東西不可準也。檐竿也。夫欲定末者必先靜其本。今既舉竿之本其末不定也。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絕長以爲短。續短以爲長。鶴雁非所斷也。豕非所續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

左書而右息之。

息止也。左手爲書。右手爲止之則無時或害矣。

不明於

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操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

決塞而欲馭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

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

物有倍叛而招之者必有以愚悅之。

舟楫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

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一衆。不知法不可。

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馭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

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



可。

右七法

百匪傷上威

百官也言百官皆 姦吏傷官法姦

民傷俗教

盜賊之人常欲 成傷則重

在下

君威傷則臣 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

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

重在下則令不行貨

上流則官徒毀

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 從令者不

輯則百事無功

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

輕民謂爲盜者用盜致富故處 輕民處重民散

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

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

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

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匪勝官爵

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

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

謂常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爲

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

其事若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

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僞不竭于上

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 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威也所愛



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爲重寶虧其命。故曰。今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非是令貴。不爲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成於親。社稷者身之存亡。故不爲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存親而存社稷者榮。皆所由故。不爲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不達於四者用非其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水潦者必養人如養六畜。養六畜者必致其附皂豎其羈

辨用人如用草木

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轉不失其宜。然各得其所。居身

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

於民其循居身治之養之用之三者各論功計勞

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

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

者不怨上。

罪得其人愛賞者無貪心。實不踰等故息其貪也。

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

要則立功要功之士知其本兵之極也。爲兵之本其極要不誣故競而爲之。

右四傷百匿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

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

存意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

存乎論工而工無敵

工者所以造軍之器

用者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

器謂兵器

存乎選士而士無敵

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

政教軍中號令

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

存乎備知天下而備知天下無敵

備知天下謂備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

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

機者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速不疾以高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

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則

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

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餘皆倣此

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

偏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偏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

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大者時

也小者計也

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時也至小者捷勝亦在人計謀也

王者道非廢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

大實之位神器





也古今所共悼非有雙賤而天下莫敢窺衡庫者

天子之禮也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

選則士知勝矣選謂簡也獨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

行而無敵矣其精練所愛之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

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

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

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財論百工

謂與古國跡少天下共觀之故曰觀多桓

公叔邪是衛用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

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右上也成器不課

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天下之豪傑

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雷電發之

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敢禁圍

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義不

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之

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舉委曲順天而毋城



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城空也天之所  
險澤所以替作而與利者也必計覆空地謂山河  
數其多少之要然後度材而用之故凡攻伐之爲  
道也計必先定于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  
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  
巴其厥可知也是故張軍而不能戰圍邑而不能攻得地  
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毀也故不明于敵  
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  
木可如兵不明于敵人之情不  
可約也不明敵情木  
可約士約營不明于敵人之將不先軍也  
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擊寡以治

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敵衆  
白徒白徒謂不練  
之卒無武藝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事無  
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  
來攻不能先知之野不辟地  
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  
堅利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幸生以  
偷生也  
故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  
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有  
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  
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地圖  
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署十官必  
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人也

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矣。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矣。謂上下同心。共個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惟雷電之戰。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獲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德使收獲。

也金城之守者。用貨財。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一體之治者。去奇說。禁雕俗也。靜令必知之。謂諸無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響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用財審則費音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

力苦則勞解意敵人來侵其費更多當任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

不行不行故辱也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儆必

信已類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

之頓卒猶困若其有意罰罪宥過以懲之殺儆犯

禁以振之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者必當浮

勅勅移若乃頓倚而邪則倚革邪化令往民移正倚

法化亂而身危故可恐也天合德天之資始象法無

化化出令獲往則民移

親地之資生

參於日月日月無私佐於四時賞以春

秋悅秋悅無私在施有於悅於下在衆在廢私將欲齊衆召

遠在修近修近則閉禍在除怨除怨則修長在乎

任賢任賢則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

國國祥長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三

幼官第八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

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五和時節

土氣和則君順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

此時節而布政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治和氣

治和氣土主和故用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終

管子卷第三

幼官第八

幼官第八 幼始也陳從始輔官齊政之法

幼官圖第九

五輔第十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經言八

若因夜虛守靜人物人物則皇

言欲候氣聽聲以知凶吉必因夜虛

之時守其安靜以聽候人物此時五和時節數五

土氣和則君順君服黃色味甘味聽官聲此土王

時節而布政服黃味甘聽官也然土雖均治和氣土主和故用

王四季而正位在六月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三

卷之三

七

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中大夫以保獸之火燹。保獸謂獸屬。藏溫濡。藏謂包之在心君之所藏。行鼓養。

謂禽獸之屬能為苗害者。坦氣修通。坦平也。平土時殿逐之。所以養善氣也。

凡物開靜形生。理常至命。凡土王之時所生之物。但開通安靜則其

形自生。既循理之常則專賢授德則帝。帝者則其無幾盡於所賦之命也。

禮選士利械則霸。明定生處死謹賢修伍則衆。生

安定之死者處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爵之有

置之。故其極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爵之有祿者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

凡謂數數也。付終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祿之計凡付終務本飭末則富。謂財日月既終付

禮記卷之三

之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常謂五常也。備能

人之。同異分官則安。同異之職通之以道。畜之以惠

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

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官。治發之以力。威

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謂初會諸侯上下得終

合諸侯。再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謂

自盟。要。不事於齊至三會。四舉而農佚粟十。四會

則諸侯散其成而朝齊。五舉而務輕金九。五會之後

役。減者故農人。六舉而六舉而絮知事變。絮。結反。七舉

轉輕而金得九。六舉而絮知事變。絮。結反。七舉

分一以供官也。六舉而絮知事變。絮。結反。七舉



而外內爲用。外謂諸族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會之後成行海內雖居九本搏大人主之守也。自九本已下管氏但舉其同或有數在於他篇但此書多從散逸無得而知然九本所以搏擊強大故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動弱必從強靜弱必同治亂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卒備署。備盛帶也凡上之諸數既已精練然後散之於衆使備曹署者其名以可

本國本國  
本國本國

之。凡數財署。數謂國用之數使財者署般修以聚財。或因亡國或因成家莫不稱淚其財故。或曰投修以聚財也勸勉以選衆。使二分具本。使上者財署分知其事各具其名籍之發善必審於密。本則財署知聚財備署知選衆。此立時執威必明於中。執威謂行刑此居圖方中。此立時氏別五其國謂之。春行冬政肅。肅寒也冬氣行秋方圖而土位居中。行夏政開。春既陽夏又陽陽政雷。春陽秋陰行夏政開。氣根并故掩閉也十地氣發。戒春事。自此以下陰陽之數日辰之名行不及天下且經泰焚書或爲機。殊俗此但齊齊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



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

同事謂三卯所用事八舉時節木成數八木氣舉

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此木王之時故治燥氣

以羽獸之火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藏不忍行

毆養坦氣修道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春

仁故所藏者不忍之理強國為圉弱國為屬所以

合聚於內出空於外強國為屬所以強國為圉弱國為屬

禁禦弱國弱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強弱弱必

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強國舉發必當以禮和

不基貴賤無司事變日至鄰國和好不基貴賤之

日至無寧此居於圖東方外夏行春政風春其

風行冬政落寒氣肅殺重則雨雹其災重則雨行

秋政水秋霖雨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

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

善十二中暑十二大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火

數七火氣舉君則君服赤色味苦味此火王之時

也聽羽聲羽北方聲也火王之時不聽治陽氣用

七數七亦火飲於赤后之井南方以毛獸之火爨



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藏薄純盛陽之性失在者  
之火故曰毛獸之火純素行篤厚陽性寬和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  
也理物形既生自然定府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  
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  
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  
外秋行夏正業盛陽氣乘之行秋政華少陽氣乘  
更生故并木生華行冬政耗盛陰氣殺十二月風至戒秋事十  
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理賜與  
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

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金成數九金氣和君  
服白色味辛味聽商聲此金王之時故治濕氣秋  
霖雨水故治濕用九數尤亦金成數飲於白后之井西方以介  
蟲之火憂介蟲北方玄武用火藏恭敬金性廉  
藏者恭以助銳搏擊所以順殺氣也坦氣  
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間男女之畜男女之畜有  
須間之也修鄉間之什伍殺氣方至可以出量委積之  
多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老少異糧故  
信利周而無私申布秋利既令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冬行秋政霧陰多行夏政雷盛陽來盛行春政

沍泄少陽來陰十二始寒盡刑十二小榆賜予十

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靜十二大

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事六行時節水成數

行君則順時節而布政也君服黑色味鹹味此水王之時

聲不聽羽而聽徵者治陰氣不治則感陰太過用

六數六亦水飲於黑后之井北方以鱗獸之火燹

鱗獸東方青龍也用東藏慈厚君人者好生惡殺

於慈厚所以行薄純行省薄純儉坦氣修通凡物

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侈冬行刑之時故行於鈞鈞

也冬為四時之動靜不記行止無量行止可量戒

審四時以別息息生也四時生物各異出入以兩

易出入既異又並令明養生以解固固謂護性也

物不可搖故曰兩易也審取予以總之又恐所養過時故審取

一會諸侯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玄

北方之帝齊桓初會命諸侯不使非時出師故令

曰若非玄帝有命之時毋得有一日之師役一日

况多不可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

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百分取五分市賦百取二關



賦百取一。毋之耕織之器。四會諸侯令曰。修道路。

借度量。一稱數。借同也。稱斤兩也。數澤以時禁發之。

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祭祭。然後修澤梁也。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

夏之常祭。食。常所祭常所食也。天壤山川之故祀。必

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生物。共玄官。玄官主禮天之

也。請四輔。四輔即三公四輔也。所以助祭行禮。將以禮上帝。七會諸

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秀命。官處謂

為秀命者。謂微亂。故命若秀之。稂苗也。八會諸

侯令曰。立四義。而毋議者。尚之于玄官。聽于三公。

按禮公命謂  
凡三會者  
皆二會者下  
之義

四義者。謂無辟谷。無時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諸侯能順命而無異議者。則尚之于天子。玄官聽

三公之錫。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

所有為幣。為幣。禮也。九會大命焉。出常至。謂上九會既

下諸侯。帝至。非此之外。則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朝聘之數。遠近各有差也。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

諸侯三年而朝。習命。因朝而習教命。二年三卿使四輔。諸

侯。三卿使天子。四輔以受節制也。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

三公。習所受命於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

年而會。至習命。以習命也。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

夫通吉凶。十年重適入。正禮義。重適。謂承重也。適。諸侯之世子也。



五年大夫請受變諸所變更三千里之外諸侯世

一至道路既遠置大夫以為廷安為置廷館每來

於此以入共受命焉因以受命此居於國北方

方外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善勝敵者必得文德

練習士卒則務時因勝之時是也務是因修不終

無方勝之從始至終計義行義勝之庶幾行義

名實勝之整理名實不謬急時分勝之賊敵所得

分者急分與安可以得勝事察伐勝之伐功行賞之事必察可

以得行備具勝之行師用兵必備其攻原無象勝

之奇計若神無本定獨威勝用師之本定定計財

勝計謀財用先定聞知勝聞知敵謀能定選士勝

精選士卒能精選士卒能定制祿勝制祿亦與有功定方用勝

審定者勝審定者勝定綸理勝經綸之理能定死生

同能審定者勝也同能審定者勝也定成敗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實虛勝定

盛衰勝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舉兵機誠得其用

利至試則敵不校用兵便利又能至明名章實則

士死節明忠義之名章功勞之奇舉發不意則士

歡用奇謀之舉發後不交物因方則械器備交貨

意則士樂為用意則士樂為用

物



四方之有則器械備具也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因彼所能所利  
得必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執所營之務明所爲備  
具無常無方應也其所備具無有常聽於鈔故能  
聞未極鈔深遠也所聽在於視於新故能見未形  
者木形者新事將起所視思於濬故能知未始未始  
之深淺者深淺者所思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  
在深故知未始發於驚故能至無量發舉可驚故  
動於昌故能得其寶舉動昌盛故敵立於謀故能  
實不可故也其所建立皆用深謀器成教守則不  
遠道里器用完成教令堅守故欲號審放施則不

不遠道里  
往則至不  
彈道里之  
遠也

險山河號今審悉教命施行則赴博一純固則  
獨行而無敵德博而一行純而固則我如慎號

審章則其攻不待其聲今審旗章則攻者爭權與

明必勝則慈者勇推詳明略必能勝敵則慈器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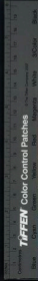
方則愚者智器用無方應卒必備則愚攻不守則

拙者巧我攻既妙後不能守則拙數也動慎十號

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軍之主將既

計謀亦求天下之精材精材可以爲論百工之銳

須先定



六經

律例  
刑部  
刑部  
刑部

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  
稱材謂材稱其所用也設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  
中之則也旗物尚青木用青兵尚矛象春物刑則  
交寒害鈇其行刑戮則於初旦夜盡之文其時尚  
禁鈇或器成不守器用既成則敵經不知經法也  
法敵不教習不著能著者猶明者發不意其所來  
能知也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  
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害故必勝而無敵四  
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四機即上不守不

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障塞者所以由  
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由守所由詭禁不  
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詭禁所以死亡不食不  
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死亡者不享食鬼神此居於  
圖東方方外此東圖旗物尚赤故尚赤兵尚戟夏  
物之刑則燒交疆郊知其刑則必明其一謂  
不必明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  
治擊亂以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  
使疲民則國危至善不戰用兵之善者其次一之







禁

七

其大善者雖戰而號令大勝者積衆積衆然後勝無非義者焉可以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方方外此南圖之副也旗物尚白全用事兵尚劍象金性刑則紹味斷絕其用刑則繼晷之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敢鄉兩者備施兩者謂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備謂同和合故能習習故能偕爲其事偕習以悉悉盡也

此大善者雖戰而號令

此西圖之副也

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外此西圖之副也旗物尚

黑水用事兵尚骨盾象時物之閉盾或署刑則游

仰故尚黑灌流其刑則游擬之所使仰察數而知治審

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

男女宗廟存則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

出號令才授官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

人是君也至善之兵不求其地所以君可立義而

加之罰人若針榮之人此屋可誅也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

海內既獲敵人之國順而守之然後修其法民之

禁

七

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則人從也。立為六

千里之侯，則大人從。既九會之後，天子加命，立為侯伯，而各三千里，四方相親。

六千里，大人，諸侯也。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國君

謂天下同。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謂郊祀

聖諸侯。和可知，故生物從之。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

緩急之事，皆已討定，則二者之危無所難。緩急之事，皆有可危之理，故曰危危。明於器械

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出而不

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

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謂不

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

方外。此北圖之副也。

幼官圖第九。中方本圖，中方副圖，南方本圖，南方副圖。

西方本圖，西方副圖，北方本圖，北方副圖。

經言九

若因處虛守靜，人物則皇，五和時節，君服黃色，味

甘味，聽宮聲，治和氣，用五數，飲於黃后之井，以保

獸之火，養藏溫濡，行啟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

生，理常至命，尊賢授德，則帝身仁行，義服忠用，信



則王審謀章禮選士利械則霸定生處死謹賢修  
伍則衆信賞審罰爵材祿能則強計凡付終務本  
飾末則富明法審數立常備能則治同異分官則  
安通之以道畜之以惠親之以仁養之以義報之  
以德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  
之以言發之以力威之以誠一舉而上下得終再  
舉而民無不從三舉而地辟散成四舉而農佚粟  
十五舉而務輕金九六舉而絜知事變七舉而內  
外爲用八舉而勝行威立九舉而帝事成形九本

搏大人主之守也八分有職卿相之守也十官飾  
勝備威將軍之守也六紀審密賢人之守也五紀  
不解庶人之守也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治亂  
之本三卑尊之交四富貧之終五盛衰之紀六安  
危之機七強弱之應八存亡之數九練之以散萃  
備署凡數財署殺侈以聚財勸勉以遷衆使二分  
具本發善必審於密執威必明於中此居圖方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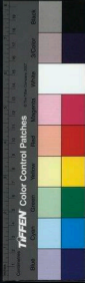
右中方本圖

必得文威武官習勝之務時因勝之終無方勝之



幾行義勝之。理名實勝之。急時分勝之。事察伐勝之。行備具勝之。原無象勝之。本定獨威勝。定計財勝。定知聞勝。定選士勝。定制祿勝。定方用勝。定綸理勝。定死生勝。定成敗勝。定依奇勝。定實虛勝。定盛衰勝。舉機誠要。則敵不量。用利至誠。則敵不校。明名章實。則士死節。奇舉發不意。則士歎用。交物因方。則械器備。因能利備。則求必得。執務明本。則士不偷。備具無常。無方應也。聽於鈔。故能聞無極。視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澆。故能知未始。發於驚。

故能至無量。動於昌。故能得其寶。立於謀。故能實不可故也。器成教守。則不遠道里。號審教施。則不險山河。博一純固。則獨行而無敵。慎號審章。則其攻不待。權與明必勝。則慈者勇。器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數也動。慎十號。明審九章。飾習十器。善習五官。謹修三官。必設常主。計必先定。求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器成角試。否臧。收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稱材。說行若風雨。發如雷電。此居於圖方中。



右中方副圖

春行冬政肅。行秋政雷。行夏政則閏。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八舉時節。君服青色。味酸。味聽角聲。治燥氣。用八數。飲於青后之井。以羽獸之火。憂歲不忍。行駭養。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合。內空周外。強國爲團。弱國爲屬。動而無不從。靜而無不同。舉發以禮。時禮必得。和好不基。

貴賤無司。事變日至。此居於圖東方方外。

右東方本圖

旗物尚青。兵尚矛。刑則交寒害。鈇器成。不守經。不知。教習不著。發不意。經不知。故莫之能圍。發不意。故莫之能應。莫之能應。故全勝而無害。莫之能圍。故必勝而無敵。四機不明。不過九日。而游兵驚軍。障塞不審。不過八日。而外賊得聞。由守不慎。不過七日。而內有讒謀。詭禁不修。不過六日。而竊盜者起。死亡不食。不過四日。而軍財在敵。此居於圖東

方方外。

右東方副圖

夏行春政風行冬政落重則雨雹行秋政水十二  
小郢至德十二絕氣下下爵賞十二中郢賜與十二  
二中絕收聚十二大暑至盡善十二中暑十二小  
暑終三暑同事七舉時節君服赤色味苦味聽羽  
聲治陽氣用七數飲於赤后之井以毛獸之火爨  
藏薄純行篤厚坦氣修道凡物閒諍形生理定府  
官明名分而審責於羣臣有司則下不乘上賤不

乘貴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遠  
近不乖此居於圖南方方外

右南方本圖

旗物尚赤兵尚戟刑則燒交疆郊必明其一必明  
其將必明其政必明其士四者備則以治擊亂以  
成擊敗數戰則士疲數勝則君驕驕君使疲民則  
危國至善不戰其次一之大勝者積衆勝而無非  
義者焉可以爲大勝大勝無不勝也此居於圖南  
方方外



右南方副圖

秋行夏政業行春政華行冬政耗十二期風至戒  
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復  
理賜予十二始前節第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  
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九和時節君服白色  
味辛味聽商聲治濕氣用九數飲於白后之井以  
介蟲之火喪蕪恭敬行搏銳坦氣修通凡物開靜  
形生理間男女之畜修鄉里之什伍量委積之多  
寡定府官之計數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害而無私

此居於圖西方方外

右西方本圖

旗物尚白兵尚劔刑則絕味斷絕始乎無端卒乎  
無窮始乎無端道也卒乎無窮德也道不可量德  
不可數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爲詐不  
敢鄉兩者備施動靜有功畜之以道養之以德畜  
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習習  
故能備備習以悉莫之能傷也此居於圖西方方  
外

右西方副圖

冬行秋政霧行夏政雷行春政烝泄十二始寒盡  
刑十二小榆賜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  
十二寒至靜十二大寒之陰十二大寒終三寒同  
事六行時節君服黑色味鹹味聽徵聲治陰氣用  
六數飲於黑后之井以鱗獸之火爨藏慈厚行薄  
純坦氣修通凡物開靜形生理器成於侈教行於  
鈔動靜不記行止無量戒審四時以別息異出入  
以兩易明養生以解固審取與以總之一會諸侯

令曰非玄帝之命毋有一日之師役再會諸侯令  
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  
取五市賦百取二關賦百取一毋乏耕織之器四  
會諸侯令曰修道路借度量一稱數毋征叢澤以  
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  
天壤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壤  
生物共玄官請四輔將以祀上帝七會諸侯令曰  
官處四體而無禮者流之焉秀命八會諸侯令曰  
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于玄官聽於三公九會諸



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令焉。出常至千里之外。二千里之內。諸侯三年而朝。習命。二年三卿使。四輔一年正月朔日。令大夫來修。受命三公。二千里之外。三千里之內。諸侯五年而會。至習命。三年名卿請事。二年大夫通吉凶。七年重適入。正禮義。五年大夫請變。三千里之外。諸侯世一至。置大夫以爲廷安。入共受命焉。此居於國北方方外。

右北方本圖

旗物尚黑。兵尚脅盾。刑則游仰。灌流察數。而知治審器而識勝。明謀而適勝。通德而天下定。定宗廟育男女。官四分則可以立威。行德制法儀。出號令。至善之爲兵也。非地是求也。罰人是君也。立義而加之。以勝。至威而實之。以德守之。而後修。勝心焚海內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立爲六千里之侯。則大人從。使國君得其治。則人君從。會請命於天地。知氣和則生物從。計緩急之事。則危危而無難。明於器械之利。則涉難而不變。察於先

後之理則兵出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也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此居於圖北方外

右北方副圖

五輔第十

謂六典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

外言一

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

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

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

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

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

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

言諸侯欲大則則天下欲小則則

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

既不務得人故必致禍故曰人不可不務也

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

如利之利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聞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



止倉庫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奸民退。其君子上  
 中正而下諂。使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  
 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其費用於食也於是財用足。好  
 農故財而飲食薪菜饒。薪菜饒是費用則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舍也下必聽從而而疾怨。上下和同  
 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  
 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  
 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庫  
 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姦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

居上位者

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  
 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  
 故殘賊苟且也。而無解舍。下愈覆鷲而不聽從。察  
 也。鷲疑也。上既殘苟而不合。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故下伺察而懷鷲。鷲物反。上下交引而不和。同  
 履二俱不得故不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  
 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  
 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

典。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  
 六典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修樹藝。勸士民



以民用公  
夫若此也

夫若此也  
夫若此也

勉稼穡修繕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發伏利

利人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壻積壻貯也修道途便關市謂

置關市者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

生財之術故曰輸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也

者類決之令潰泥濘泥塗為濘者亦通鬱閉鬱閉

則決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薄徵

欲輕征賦施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

五者所以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

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謂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

賑罷露哀憐得露者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

賑民之窮乏凡此六者德之典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

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

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

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

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

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整齊搏誦

以辟刑僇搏誦也言自織嗇省用以備飢饉織誦

故財用省也敦悫純固以備禍亂悫厚也音和



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乖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也。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

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爲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爲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爲人父者慈惠以教，爲人子者孝悌以肅，爲人兄者寬裕以讓，爲人弟者比順以敬。此爲人夫者敦懷以固，爲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殺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



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也。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藝能也。士之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

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政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地宜人。順之時也。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強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姦民。詰詐僞。屏讒惡。而毋

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爲淫辭。作爲淫巧。以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挫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墮虛墾田疇。修牆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樽水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

姦人。詰詐僞。去讒惡。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

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強本事。去無用然

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

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

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

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

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

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役用廣。故農勞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

天下寒者。其悅在文繡。君悅文繡。則女工傷成。天下寒。是故博帶

管子卷第三

終

梨梨博帶以就大袂列列大袂文繡染染文繡刻  
鏤削削刻鏤雕琢采采琢琢關幾而不征征幾察也  
非常而不市市鄼而不稅稅藉藉市中置物處但古之良  
工不勞其知巧以爲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  
不失或爲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不使漏失也







XES20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管子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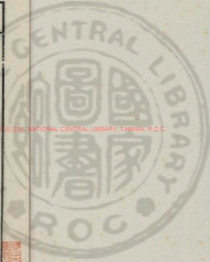
唐司空房玄齡註

宙合第十一 樞言第十二

宙合第十一 古往今來曰宙也所陳之道既通往古又合來今無不苞羅也

外言二

左操五音右執五味第一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  
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第二春采生秋采菑夏  
處陰冬處陽第三大賢之德長明乃哲哲乃明  
奮乃芴明哲乃大行第四毒而無怒怨而無言欲而



無謀第五大揆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若放之在堯

也第六毋訪于佞毋蓄于諂毋育于凶毋監于讒

不正廣其荒第六不用其區區鳥飛准繩第八謏

次弊充末衡易政利民第九毋犯其凶毋邇其求

而遠其憂高爲其居危顛莫之救第十可淺可深

可浮可沈可曲可直可言可默第十一天不一時

地不利人不一事可正而視定而履深而述第十二

播第十三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桴第十四撻第十五

則擊天地萬物之橐宙合有橐天地第十六

目左操五音右執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左陽君

臣道故曰君君出令佚故立于左君但出令故曰

故左佚臣之分也臣任力勞故立于右臣則任力夫五音不

而右勞故左佚同聲而能調此言君之所出令無妄也五音雖有

盡能調之喻百度雖各有別不同樂師而無所不順順而令

行政成君則盡能裁之故所出無妄而無所不順順而令

之所任力無妄也五味宰夫能之和之百職而無所

不得得而力務財多臣能任職得宜故君出令正

其國而無齊其欲民欲既異常隨一其愛而無獨

十一卷三十一  
十一卷三十一  
十一卷三十一

十一卷三十一  
十一卷三十一  
十一卷三十一

與是王臣其愛宜一車土周之無所獨與則是愛不一毋獨與是也王施而無私則海內來賓矣臣任力同其忠而無爭其利不失其事而無有其名分敬而無妬則夫婦和勉矣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流謂流則亂敗臣離味則百姓不養臣離味百姓不養也百姓不養則衆散亡君臣各能其分則國寧矣故名之曰不德懷繩與准鉤多備規軸減溜大成是唯時德之節夫繩扶撥以爲正准壞險以爲平準必壞舊高峻而後以爲平也鉤入枉而出直工人用鉤則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賢之法用就枉取直也

鈞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所舉既博則枉直包博而無所不取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雜鳴物盜無所不取皆有所長故能備之國猶是國也民猶是民也紂以亂亡湯武以治昌湯之國入亦桀之國人武以之亡亂之故也湯章道以教明法以期民之興善也如此湯武之功是也湯武之昌教化明也備規軸者成軸也規者正圓器軸者轉規大小悉和今用規者欲夫成軸之多也其處大也不究其入小也不塞究窮也大軸用大處小用小猶述求履之憲也述者履之所出善者思之所生憲法也履法履法可謂施恩而求善

此言聖君賢佐之法也



心善心夫焉有不適善。以思善善故無不適也。適善備也。優也。是以無乏。德輕順人若善既備順人所乏哉則求者無故諭教者取辟焉。辟法也取為規矩也。天清陽無計不善也。故諭教者取辟焉。清古有字天以陽氣育生萬物量地化生無法崖。物生不可計量地以陰氣化萬物物之生化無有崖畔。君所謂是而非無非非而無之思法天地之理廣也。是亦既行思又須順物當順而是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有必是得有非常明而非之不得有是也。是非既有必使二交來苟信。是以有不可先規之。者俱來得以驗之是既信之有矣非則不可必有不可識慮之。然將掩故先以思義令息改也。識謂其非謬隱伏意在不測或苞卒而不戒。識弱心故必有以防慮之如其事將終

即必當除簡待之。不可戒告於彼也。故聖人博聞多見畜道以待物。以道待物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對配也物至無不容也。物至而對形。曲均存矣。矣以多少之思深大小之形如此則均減盡也。溜發也。言徧環畢莫不備得。故曰減溜大成。減溜盡發君既均施亦既盡善君故不備減順。成功之術必有巨獲。巨也。功大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成大獲。必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若合符然。故曰是唯時德之節。德既周時又審二者功而不春采生。秋采蓂。夏處陰。冬處陽。此言聖人成也。遇會若合符契則何之動靜開闔詘信。淫代淫儒取與之必因於時也。





時則動，不時則靜。是以古之士有意而未可陽也。  
故愁其治，言含愁而藏之也。有慮濟世時亂方放  
之言陰愁賢人之處亂世也。知道之不可行，則沈  
抑以辟罰，靜默以倂免。倂取辟之也，猶夏之就清。  
七性冬之就溫焉，可以無及於寒暑之節矣。夏不  
反冬不就溫，更以寒著，致災終無益也。喻賢  
者不避亂世，更招利，避何榮之可得哉。非為畏  
死而不忠也。賢人之避亂世豈畏死而不夫強言  
以為修而功澤不加。時非所言必致刑，修既進傷  
為人君嚴之義。臣進而遇傷人君，因退害為人臣

者之生

退而不遇害而人臣

其為不利彌甚

不避

而遇害則君益共盛臨故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  
臣亦偷生不利，覆甚也。

版也。

以待清明

賢者雖復退身終不捨其端，務

疾亂世清明候故微子不與於紂之難，而封於宋。

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後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

可久，可大則明乃哲，哲乃明，奮乃苓，明哲乃大行。

此言攬美主，盛自奮也。以琅湯琅音浪凌轢人，人

之敗也，常自此。是故聖人著之簡策，傳以告後進。  
曰：奮盛苓落也，盛而不落者，未之有也。故有道者

不平其稱。不滿其量。不侈其樂。不致其度。有道者則講武  
 也。所以不平稱滿量侈。察致度者。所以晦其明。爵尊則肅士。祿豐則務施。  
 功大而不得業明而不矜。夫名實之相怨久矣。是  
 故絕而無交。有名有實必為人忌。其求久所以絕  
 也。聞惠者知其不可兩守。乃取一焉。故安而無憂。不  
 不可兩守。故但在其一。然從此而息。所以安然而無憂也。  
 毒而無怒。此言止忿。連濟沒法也。毒者陰為賊害。從而怒之。彼知其所以  
 不用。今不為怒者。所以止此忿。連濟沒法也。  
 忿而無言。言不可不慎也。  
 言不周密。反傷其身。言忿怒但可藏之在心。不言之口。以泄其恨。陰據地計反

後傷身也。故曰欲而無謀。言謀不可以泄。謀泄蓄極。既  
 具事方始圖之。無使謀泄。淫謀更必至。故曰災極至。夫行忿速。遂沒法。賊發  
 言輕。謀泄。蓄必及於身。故曰毒而無怒。怒而無言。  
 欲而無謀。大察度儀。若覺臥。若晦明。言人君朴質  
 察度儀法。有疑則問之。賢者覺而臥。言淵色。以自詰  
 也。靜默以審慮。依賢可用也。君有所未明。當問於  
 其神。以審思慮。有所不明。依賢以問之。故其為可用也。  
 仁良既明。通於可  
 利害之理。循發蒙也。問於仁良。其事既明。見利害  
 明也。故曰若覺臥。若晦明。若赦之在堯也。故堯子丹朱



而不恭故曰放。放者在堯時雖允下材但以聖人在上賢人在下位勸而後規規矩常自禮法竟以改節為明故霜虞朝諫德奪。毋訪于佞。言毋用佞人也。后書曰無若孺未放。用佞人則私多行。毋蓄于諂。言毋聽諂。聽諂則欺上。毋育于凶。言毋使暴。使暴則傷民。毋監于讒。言毋聽讒。聽讒則失士。夫行私欺上傷民失士此四者用所以害君義失正也。夫為君上者既失其義正而倚以為名譽為臣者不忠而邪以趨爵祿亂俗敗世以偷安懷樂雖廣其威可損也。故曰不正廣其荒是以古之人阻其路塞其遠守而物修故

著之簡策傳以告後世人曰其為怨也深是以威盡焉不用其區區者虛也。人而無良焉故曰虛也。凡堅解而不動階隄而不行其於時必失失則廢而不濟失植之正而不謬不可賢也。植而無能不可善也。所賢美於聖人者以其與變隨化也。淵泉而不盡微約而流施是以德之流潤澤均加于萬物。故曰聖人參于天地鳥飛准繩此言大人之義也。鳥飛准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夫鳥之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

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名繩焉以為鳥起于北意南而至于南起于南意北而至于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鳥意將某南北亦隨山谷而曲飛奇逐南北之大意不以曲飛小缺為傷聖人行權亦猶是也苟得合義之大致不以反經小過而為傷也故聖人美而著之美鳥飛之事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千里路萬家之都不可平以准平准萬家居必塞也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帝常義立之謂賢道必踴也故為上者之論其下也理也不可以失此術也此術護道也充言心也心欲忠末術言耳目也耳目欲

端中正者治之本也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耳之所聞既聰且審故謂之聰目司視視必順見見察謂之明目之聰明心司慮慮必順言言得謂之知心之所慮既順且得故謂聰明以知則博博而不悖所以易政也聰也智也三者既博故事無過舉乃政易民利利乃勸勸則告民既勸勉故可聽不順不審不聽則聽聽則終以禮樂告之視不察不明不察不明則過慮不得不知不得不知則昏昏終過以昏則憂憂則所以伎苛伎苛所以險政政險民害害乃怨怨則凶故曰護充

禮記卷四  
禮記卷四



末衡言易政利民也毋犯其凶言中正以蓄慎也  
毋適其求言上之敗常貪於金玉馬女而愛於  
粟米貨財也厚藉斂于百姓則萬民愆怨遠其愛  
言上之亡其國也常適其樂立優美而外淫于馳  
騁田獵內縱于美色淫聲下乃解怠惰失百吏皆  
失其端則煩亂以亡其國家矣高爲其居危顛莫  
之救此言尊高滿大而好矜人以罷主感處賢而  
自予雄也言君王委處處已以賢自許以爲英雄予許也故感必失而雄  
必敗夫上既主感處賢以擯士民國家煩亂萬民

心怨此其必亡也猶自萬仞之山墮而入深淵其  
死而不振也必故曰毋適其求而遠其憂高爲其  
居危顛莫之救也可淺可深可沈可浮可曲可直  
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凡此淺深曲直  
言之指意要必得此然可以成功天不一時春夏秋冬地不一利  
五土十地各有其事人不一事土農工商是以著業不得不  
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天時地利猶有不一況於人之所著事業及其名位  
豈得不方明者察于事故不官官主于物而勿  
而殊乎通于道方謂法術言法術通明之士察於天地知不可專一故云不生一物功用無方旁通

於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諸物由道  
 而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者可以曲  
 說而不可以廣舉言舉能之人無辯一言察一理  
 以廣也之說未足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為之  
 治而計其意知一言不可兼舉言故博為理東言  
 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為之說而況其功事又如一  
 以兼舉事故每事皆立名而為之說又恐未明其功故比況而現告之歲有春秋冬  
 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星半  
 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此以上各舉天

序言其星辰晝曉夜出常見半至於次序有司以為法也山陵岑巖澗泉閣流  
 泉踰澗而不盡澗澗澗澗薄承澗而不滿泉澗而前  
 欲其流不盡至澗谷小既停薄隨至而泄雖承澗而滲不滿之流也高下肥磽物有  
 所宜故曰地不利此以上略言地利不一也鄉有俗國有法  
 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  
 數度量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以上舉人此各  
 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此天地人三者之儀也可  
 正而視言察美惡審別良苦不可以不審操分不  
 雜故政治不悔定而履言處其位行其路為其事



則民守其職而不亂，故葆統而好終，深而述，言明  
 墨章書，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修理而不迷，故名  
 聲不息。夫天地一險一易，若鼓之有柷，柷當擗，搥  
 則擊，棨易猶不奉，天地不奉，應德而鳴者也。言苟有唱  
 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盡天地之道也。唱則擊，  
 小和，大則大和，故曰和擊而不差。景不為曲物直，  
 應擊為擊，象天地應德為否奉也。景不為曲物直，  
 響不為惡聲美，物曲則影由擊，則響亦如是。是  
 以聖人明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惡響來則  
 故君子繩繩乎慎其所先，天地萬物之



說文

藁也。君子知善惡必報，繩繩成，慎先天地以類善  
 之成物也。故曰：宇宙合有藁，天地。宇宙之道，故以先  
 也。天地直子餘萬物，故曰萬物之藁。直藁萬物在  
 也。藁，宇宙合之意，上通於天之上，下泉於地之下，外  
 出於四海之外，合絡天地以爲一藁。宇宙廣積善  
 地，下包絡天，散之至于無間，不可名而山。藁故聚  
 其終上能無倫，觀猶不。是大之無外，小之無內，故  
 曰有藁，天地其義不傳。巧，非其人，道不虛行，一典  
 品之不極，一薄然而典，品無治也。典，常也。宇宙之  
 道，專一而能常。

行則不有窮若乃輕薄不能崇重則此

時出則當而聖人之道貴富以當奚謂當本乎無

妄之治運乎無方之事應變不失之謂當變無不

至無有應當本錯不敢忿當謂行賞以當功當功

變不至也故驛不所以錯而不用者則以

用物不敢忿怒也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尋古通古

令也之立名名

框言第十二框者居中以運外竊而不窮者也言

則處心而發口變而無主者也其用

若框故

曰框言

管子曰道之在天者日也日者萬物由之以照萬

故謂之其在人者心也象由之以顯功莫大焉

道也由之以斷云為莫大焉故

謂之故曰有氣則生無氣則死日與心以生成為

道也主此言氣者道之

用也尤宜重也

有名物既生成類立法以治之在於名實相

副故實稱其名則治名重其實則亂

愛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

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審所先所後先

民與地則得矣民者君之地君者民之天

驕則失矣先此二者則驕而不得也

外言三





慎貴在所先所後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

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

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

慎當三則尊以重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

藏寶也城郭完險阻修則寇盜息聖智器也聖無

智無遺策二者可蓄藏積民無敵故為寶也珠玉末用也珠玉者飢不可食

以成事故曰器器以成事故曰器珠玉末用也寒不可衣費多而

未用也器以成事故曰器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用故能為天下

生而不死者二謂寶與器立而不立者四人君雖欲自

則不令爵立者四謂喜怒惡欲喜也者怒也者惡也者欲也者天

下之敗也而賢者寶之為善者非善也非善此

善無以為也故先王貴善貴善善善王主積于民珠玉也故

霸王積于將戰士本勇衰主積于貴人益其亡主

積于婦女珠玉迷其故先王慎其所積疾之疾之

萬物之師也為之為之萬物之時也強之強之萬

物之指也凡國有三制有制人者有為人之所制

者有不能制人亦不能制者何以知其然德盛

義尊而不好加名於人加名于人者人眾兵強而

不以其國造難生患思難于人者天下有大事而

人亦患難之



好以其國後

謙也

如此者制人者也

在人上者

德不

盛義不尊而好加于人

人不衆兵不强而好以

其國造難生患恃與國幸名利

言恃與之國又

其名如此者人之所制也

陵人者人反陵之人進

亦進人退亦退人勞亦勞人佚亦佚進退勞佚與人

不能制也愛人甚而不能利也

愛甚不利憎人甚

而不能害也

憎甚不害故先王貴富

生其誠心周者不出于口不見于色一龍一蛇則

則周也

爲龍一則爲蛇喻人行爲

一日五化之謂周

行藏五變故先王

不以一過二

以少喻多先王不獨舉不擅功

衆所驚也所疾先王不約束不結紐約束則解

有束故可結紐則絕

有紐故可故親不在約束結紐

相親從先王不貨交

貨交則人不列地列地則人以爲天下

天下不可改也

親疎向背是其而可以鞭筆使也

若乃不改而以鞭筆時也利也出爲之也

先王有

必上得大時

餘目不明餘耳不聰

視有餘不用其

明耳聽有餘

是以能繼天子之容

天子之容官職



亦然

亦時也

時者得天義者得人

義即利也

既時且義故

能得天與人先王不以勇猛爲邊竟則邊竟安邊竟安則鄰國親鄰國親則舉當矣人故相憎也人之心悍故爲之法出于禮禮出于治治禮道也萬物待治禮而後定凡萬物陰陽兩生而參視先王因其參而慎所入所出以卑爲卑卑不可得至尊爲尊尊不可得榮舜是也先王之所以寔重也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無得之堯舜禹湯文武孝已斯待以成天下必待以生故先王重之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飢五日不食比

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先王貴誠信誠信者天下之結也

信誠者所以結固天下之心也

賢大夫不恃宗至士不恃外權坦坦之利不以功

坦坦之備不爲用

坦坦謂平非有超而異者故不能立功而成用也

故存

國家定社稷在卒謀之間耳聖人用其心沌沌乎

博而圍豚豚乎莫得其門

一本作沌平博而圍豚勝乎莫得而聞也

紛乎若亂絲遺遺乎若有從治故曰欲知者知之

欲利者利之欲勇者勇之欲貴者貴之彼欲貴我

貴之人謂我有禮。彼欲勇我勇之。人謂我恭。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彼欲知我知之。人謂我慤。戒之戒之。微而異之。人心不同其倍而為令既順欲復失時無所收動作必思之。無令人識之。卒來者必備之。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謂成人。賤固事貴。不肖固事賢。貴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惡者美之充也。卑者尊之充也。賤者貴之充也。故先王貴之。天以時使。地以材使。人以德使。鬼神以祥使。

禽獸以力使。所謂德者。先之之謂也。故德莫如先。應適莫如後。先王用一陰二陽者。霸。盡以陽者。王。以一陽二陰者。削。盡以陰者。亡。量之不以少多。稱之不以輕重。度之不以短長。不審此三者。不可舉大事。能戒乎。能救乎。能隱而伏乎。能而稷乎。能而麥乎。春不生而夏無得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德者怨之本也。唯賢者不然。先王事以合交。德以合人。二者不合。則無成矣。無親矣。凡國之亡也。以其長者也。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

故善游者死于梁也。善射者死于中野。命屬於食。治屬於事。無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衆勝寡。疾勝徐。勇勝怯。智勝愚。善勝惡。有義勝無義。有天道勝無天道。凡此七勝者。貴衆用之。終身者衆矣。人主好佚欲。亡其身。失其國者殆。其德不足以懷其民者殆。明其刑而賤其士者殆。諸侯假之威久而不知極已者殆。身彌老不知敬其適子者殆。蓄藏積陳朽腐不以與人者殆。凡人之名三。有治也者。有耻也者。有事也者。事之名二。正

之祭之。五者而天下治矣。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死。故先王貴名。先王取天下。遠者以禮。近者以體。體禮者所以取天下。遠近者所以殊天下之際。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損之而患多者惟欲。多忠少欲。智也。爲人臣者之廣道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家富而國貧。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爲人臣者。非有功勞于國也。爵尊而主卑。爲人臣者之大罪也。無功勞于國而貴官者。其唯尚賢乎。衆人之用其心也。愛者憎之始也。愛盡而憎。德者怨之

管子

卷四

本也。婦竭而先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事君

也有好業。家室富足則行衰矣。爵祿滿則忠衰矣。

唯賢者不然。賢者有始有卒故先王不滿也。人主操逆。人

臣操順。先王重榮辱。榮辱在為。天下無私愛也。無

私憎也。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禍福在為。故

先王重為。明賞不費。明刑不暴。賞罰明則德之至

者也。故先王貴明天道。大而帝王者用愛惡。愛惡

天下可秘。愛惡重閉必固。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

則天概之。故先王不滿也。先王之書。心之敬執也。

而眾人不知也。故有事事也。毋事亦事也。吾畏事  
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  
也。



管子卷第四

終

管子卷第五

八觀第十三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築閭閻閭閻不可以毋闔闔闔官垣闔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四

終

管子卷第五

八觀第十三

重令第十五

八觀第十三

法禁第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註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

橫通橫通謂築閭閻閭閻不可以毋闔闔闔官垣闔閉

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閻無閫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慙慮。禁禁宗周形勢不得爲非則姦邪之人無從生心而變爲僇思禁罰威嚴則簡慢之人整齊。寬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衆。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爲善也。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爲芳也。是故明君在上位。刑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塗。奔其迹。

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開出非之門。又塞生接淫非之地。其跡無由也。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衆。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衆散而不收。彼民



不足  
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衆散而不收則國爲丘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

可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

桑麻易植也荊州曰桑爲子見草多行則六畜易繁也爲茂

數薦草雖多六畜有征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若閉門然

故曰時貨不遂時貨謂穀帛畜產也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官營大而室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足以處其室國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



官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脩。氓家謂民家也。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揆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本資謂穀帛。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爲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度量以下。不可使用國。故曰：入國邑，親官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

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

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

萬家以下，其人少，可以就山澤逐便。

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

萬家以上，其人多，則去山澤就原陸而山

澤有禁也。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

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得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

君臣好貨利，則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

其藏者也。上賦重流，則粟藏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粟藏散也。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



謂者計其  
何也謂  
一也謂  
二也謂  
三也謂  
四也謂  
五也謂  
六也謂  
七也謂  
八也謂  
九也謂  
十也謂

里則國母二年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

其稼亡三之一者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亡其一

凶小凶三年而大凶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

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畜積穀相振什一之師什

三毋事則稼亡三之一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

於舊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

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什一之師三

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

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過歲故曰山林雖近草木

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  
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  
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凡此必資衆力則妨農事  
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  
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  
鱉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船網不可一財而成  
也必多財非私草木愛魚鱉也惡廢民於生殺也  
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殺也彼民  
非殺不食殺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勸調發民非



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天下所以存其生各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巳則用力不休也故曰臺榭相望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休民毋餘積者其禁不必止民貧則為盜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飢則力道有拍瘠者其守不必固積瘠則死期將至故強故戰不勝故今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亡隨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皆效矣故人莫不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隔無限閭閻不設出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食谷水巷鑿井巷井則出汲則盜賊無從而勝水者生其姪故場圃接鄰家于女姪非者官牆毀壞門戶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長游里毋士舍士謂里尉里當時無會同鄉里每時常有會喪蒸不聚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自生矣鄉里長弟當以齒也故昏禮不

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毋法制百姓羣徒不從此亡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

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

論上下

之所貴賤者而強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爲上祿賞爲下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曰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無在衆下故不務盡力也治行爲上爵列爲下則豪桀

材臣不務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

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

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又非

上輕賤也金玉貨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不論志行使之也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

論才能而得尊位則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

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

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

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則君毋以使臣臣毋

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則國之情僞竭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敵國矣。人既借本求外則國之情故曰入朝廷觀  
鷹盡在於敵矣竭盡也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者而彊弱之  
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  
不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

逃而不行親近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

故曰虛立也爵祿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令而

上位危。輕令則有無君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

而兵弱。良田所以賞戰士不賞賞罰不信五年而

破。上賣官爵十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  
滅。戰不勝弱也。地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  
邑亡也。有者異姓滅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  
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  
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  
存亡之國可知也。敵國彊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

臣尊私情行而公法毀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重  
國不恃已而敵國不畏其彊。重敵之國不畏豪傑



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  
本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  
臣出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  
不事積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  
然則攘奪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  
臣豪傑不兵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  
不事積聚安其位而外有彊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  
故曰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  
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

國而人主毋所匿其情矣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  
殺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爵  
祿毋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  
亂於上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  
不彊而治矣。三者謂法制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  
不從理矣。雖不強莫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



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其所聞莫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庶人上稱惟臣亦分也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制者必被之以耻辱也。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體經以示之其人自正矣。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臣爲君事故須禁之也。聖王既歿。受之者衰。嗣君

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我行思曰贊福下者君之事也。今臣爲之故射人心必使歸已也。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趨疾也。昔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博學而不聽令。竊人之權也。秦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道上之治以爲下法。則

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

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爲叛亡之黨也。行公道以爲私惠賈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也。聚徒威羣蓄黨以威衆。上以蔽君。下以索民索人附己。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者但屬意。

私王官私君事去

王之官私事則營非其人而人之君事則去之也

私行者。聖王之禁也。

臣既非其人故其人但爲私行所以禁之也。修行

則不以親爲本。

高孝敦也。治事則不以官爲主。意虛舉

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爲已。賜

或臣

下交於人特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已勞。爲國奉賢特之

以爲已之恩賜舉人則以爲已勞。爲國奉賢特之

任人則與分其祿者。爲人令仕得祿與共分者。聖王之禁也。交

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未業則農桑廢故獲於貧窮。輕

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上致於君爲飾成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前上成用附下成恩枉君公法求人私悅。



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

寡而資財甚多者。列禁也。但有開少而家素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

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

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舉也。

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

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於勤勞。以致勢而權於貧窮也。身無職事。家無

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姓生也。身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之間。其有言議。每稱為人以求名譽。非純粹之道。故聖王之禁之也。

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每以壺發濟土。以為亡去之資。

若趙孟之為。又修管田。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業。以為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衛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衛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節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動上。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也。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隱行辟倚。倚倚也。自隱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適民者。處所所以適上。隱行避。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言譽以為法。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使人遵行也。

若趙孟之為。又修管田。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業。以為亡去之本也。則生之養私不死。衛預則私養其生。雖亡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衛然後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就之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聖王之禁也。審節小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動上。不測也。遠交以踰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也。王之禁也。卑身雜處。不簡。隱行辟倚。倚倚也。自隱也。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適民者。處所所以適上。隱行避。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大言譽以為法。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使人遵行也。



禁也。守委閭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閭居。博分其財以致衆。勤

身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說人以貨財以悅於人。濟人以

買譽。濟他人貨財所求之。以買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

故人之。聖王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

順惡而澤者。所順習者惡事善。所順之令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

黨爲友。以蔽惡爲仁。朋黨有惡相爲。臣蔽用此爲仁。以數變爲智。

以重歛爲忠。以遂忿爲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

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今華身務歸於上而心。臣無境外之交。

有異託。外深附於諸侯。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

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

詭俗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

交。以和親於民。從容養民。謂之親。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

蘇功。以取順其君。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聖

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

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羣。務其職。榮其

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而無害也。故踰其官而離其羣者。

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必使有耻。是故

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



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靜而治。安而尊。舉錯  
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  
安。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  
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  
恐。罰不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  
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者益。今若

殺無赦。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令當行而不從。令者

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殺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

重而下恐。爲上者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

可者在下。不明之君。雖日出令。至於可否。必與下

夫倍上令以爲威。則行恣於己。以爲私。百吏奚不

喜之有。倍公則得威私。倍私則失威。下

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威下繫

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不可得也。下強則上危。則

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也。王言如絲。其



強也留者不  
 諫是教不敷  
 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令出而論  
 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於百官則是威下  
 分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謂增令者損  
 不罪人為邪途上教之然也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為  
 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  
 之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亂其隙則故令  
 一出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而

求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謂菽粟不  
 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飢餓之色末生謂以末而工  
 以雕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稱驕也人有飢色不  
 文相驕故布帛不足衣服母度民必有凍寒之傷  
 謂之逆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稱也謂之逆萬乘藏兵  
 之國卒不能野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  
 以毋分役相稱也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  
 故謂爵人不論能祿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  
 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制祿而羣臣必通外請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謂事便辟以得貴富為榮華以相

釋也謂之逆不義當貴志士所以耻反以朝有經

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謂朝之經臣察身

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謂之誣上謹於法令以治不

阿黨撓法從私謂之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不貴得犯難難

患而不辭死致身受命受祿不過其功求多也服位不

侈其能不以小居大也不以毋實虛受者有功勞而後受祿朝之

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從君欲也所

貴賤不違於令遵法制也毋上拂之事拂違也毋下比之

說毋侈泰之養節而通也毋踰等之服體而度也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辨也而不違於本朝之事者行君令也國之經俗

也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菝畜長謂畜產也務時殖穀力

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

臣則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無經

臣則邪國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

常故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

便辟得進毋功虛取姦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

不和好事臣下不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不一

倉廩空虛財用不足則國母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先勝服近習令乃得行。故禁不勝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當於功。

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小。威不信於強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





天下不可得也。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爲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

而爲鄰則以天道數終人心變易故也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上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夫驕者驕諸侯，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驕則諸侯緩怠者民亂於內。驕息必輕於治故民亂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息者必失外亂內此天之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太而不并兼，不攘奪，人雖衆不緩怠，不做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不輕侮諸

侯，動衆用兵，必爲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明

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如益御勝能自有其國兼正天下亂王不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能勝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大而遂滅亡也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民，六攻之敗何

也。言六攻能服三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者。

謂親貴也

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

謂貴色也雖毋功而可以得富

者。

謂巧佞玩好也

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

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

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

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威衆。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爲自用。

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  
故人不自用其力也

民毋爲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

則敵國制之矣。然則先王將若之何。曰不爲六者

變更於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爲六者益  
損於祿賞。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  
力。衆寡同力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  
并兼攘奪也。以爲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管子卷第五

終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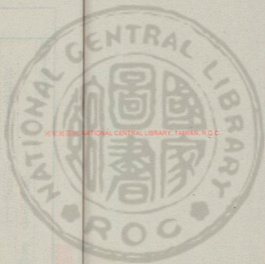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7 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010



number v.4



NEW IN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六

唐司空房玄齡註

法法第十六  
兵法第十七

外言七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設法以法

雖復設法不得法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

行則修令者不審也。法既得宜而猶不行則審而

不行則賞罰輕也。修令者既審而猶不行重而不





行則賞罰不信也

賞罰既重而猶不行則信而不

行則不以身先之也

以難賞罰而不信也

禁勝於身

身從之則令行於民矣聞賢而不舉殆

聞所以有殆

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

而不固殆

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

廢人而復起殆

發其宿嫌可而不為殆

是而不施殆

足而不施殆疾必生幾而不密殆

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

則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母內

言直行之士危

則人主孤而母內

而母內則人臣黨而成羣

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也

而母內人臣黨而成羣者此非人臣之罪也

人主之過也

民母重罪過不大也

有大過然民

母大過上母教也

不教則儻上赦小過則民多重

罪積之所生也

所謂積小

不誅則惠行則過日益

特恩不恭

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勝矣

造姦以故曰邪莫

如蚤禁之

無使滋蔓

過不赦有善不遺屬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

莫難圖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hart Green Chart Yellow Chart Red Chart White Chart Black

明君者事斷者也。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無厭則難供，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再三行寡。求而不得，則威日損，獨唱莫和，非損而何。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愈禁愈犯，非備而何。令而不行，則下凌上，不察其命，非凌而何。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

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而曰不竭者，此非理之言也。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國母怪。嚴母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諸公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易令謂變別置儀畫制，謂更畫別置此畫以法誅之。故彊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



之以繩墨繩之以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  
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自貴分爭  
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  
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倂倂易令錯儀畫制  
變易風俗詭服殊說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主況其  
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爲易國之  
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於上不行君令於下不  
合鄉里但幸意自爲易  
國之俗故曰不牧之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  
誅使賢者食於能闔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

尊而民從闔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上尊而  
民從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  
安矣

凡教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

也故久而不勝其禍犯法漸廣轉微危母教者小

害而大利者也人初不伐故曰小害創故久而不

勝其福家正而天下定則太平故赦者犇馬之委

轡必致覆母教者痊祖禾切雖之礪石也礪可磨

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國難犯危以其道爲未可以

求之也。以其道未可求故不與尊爵重祿既與是

故先王制軒冕所以著貴賤不求其美設爵祿所

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也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

力君子食於道則上尊而民順小人食於力則財

厚而養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養足四者備體則

胥足上尊時而王不難矣。胥相也文有三侑。侑寬也武

母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

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

仇讎也。惠者生其禍故為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生其福故為父

母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能追也雖有過

亦不甚矣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祀不求其美為

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濕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

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

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無闕閉之日財無砥礪

帶文故曰儉其道乎。

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未布

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而為所謂先時者也當刑而賞故曰妄與也

上妄予則功臣怨功臣怨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而愚民操事於妄作愚民操事於妄作則大亂之



本也。今未布而罰及之。所謂不則上是上妄誅也。上妄誅則民輕生。民輕生則暴人興。輕生故曹黨起而亂賊作矣。今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今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民不聽。則強者立。強者立。則主位危矣。故曰。憲律制度必法道。號令必著明。賞罰必信密。此正民之經也。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爲之用。

者衆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爲之用者寡也。然則爲之用者衆則尊。爲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衆爲已用也。使民衆爲已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則民之用者衆矣。法不立。令不行。則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廢者寡。則民不誹議。民不誹議。則聽從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與其所廢者鈞。則國毋常經。國毋常經。則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廢者多。則民不聽。民不聽。則暴人起。而姦邪作矣。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爲用之愛之也。爲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夫用人者當以法令以愛人。用法而用之。則人不可用也。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之此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至善也。夫善用人者必以法其不從法者。危殺之。其次勞苦飢渴之。將欲用之。必致此極。則殺者不敢爲。非善者悅而從命。欲求可與謀害也。者其可得哉。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所好者私欲也。所惡者公義也。故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假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不因其上有私德。妄以

此段文字  
論用人之  
法其不從  
法者危殺  
之其次勞  
苦飢渴之  
將欲用之  
必致此極  
則殺者不  
敢爲非善  
者悅而從  
命欲求可  
與謀害也  
者其可得  
哉

斧鉞有罪  
誅也

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

人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

力。轉猶推也。

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進無敵。退有功。是以三軍之衆。皆得保其首領。父母妻子。完安於內。

故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大猶衆也。國無以小與不幸而

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

削亡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失於身也。官職法制



政教失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失於外也。故地削而國危矣。

言國無以小與不幸而削亡者其削亡也則以臣主有失故也。

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必主與大臣之德行得於身也。

官職法制政教得於國也。諸侯之謀慮得於外也。

然後功立而名成。

言國無以大與幸而有功名者其有功名也則以臣主有得故也。

然則國何可無道人何可無求得道而導之得

賢而使之將有所大期於典利除害期於典利除

害莫急於身而君獨甚傷也必先令之失。

先身無害而有

利然後可以及物今君獨立無與則是有

害故其可傷所以然者則由先令之失也。

人主失

令而蔽。

失今則爲下所蔽塞也。

已蔽而劫已劫而弑。凡人君

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

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

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雖不忠君不能

奪也。

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能奪而不能奪無如之何也。

在子期年子雖不

孝父不能服也。

亦無如之何也。

故春秋之記。

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故曰堂上

春秋即周公史也。

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

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

其事



適在堂上耳而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謂之絕。其不為通於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絕。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之侵。其事既入不得至於君。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故則。滅絕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左右壅君事故也。

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政之不行自政侵壅非由杜門

守戶也。故曰。今重於寶。社稷先於親戚。法重於民。威

權貴於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

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為爵祿。分成權。故曰。勢非

所以予人也。凡此上事其勢不當與人。故君專之。政者。正也。正也者。

所以正定萬物之命也。萬物之命由正而定。是故聖人精德

立中以生正。德精而不過。其正自生也。明正以治國。故正者。所

以止過而逮不及也。正者中立。故過者令止之。不及者令逮之。過與不

及也。皆非正也。正在於中立。非正則傷國一也。過猶不及。故傷

國一勇而不義傷兵。不及於勇。故傷兵也。仁而不法傷正。不

及





於仁故傷正 故軍之敗也。生於不義。不義則失法之侵 也。生而不正。不正則入邪 故言有辨而非務者。言  
而浮誕則行有難而非善者。行難而詭怪 故言必  
非要務也 行有難而非善者。故非正善也。故言必  
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規矩者。方圓  
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  
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圓。雖聖人  
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故雖有明智高行。倍法  
而治。是廢規矩而正方圓也。一曰。管子稱古言 凡  
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人君之德

管子卷八  
管子卷八  
管子卷八

嚴既不能事事盡賢。亦須納賢。曰。人君也。故從而  
而自輔。故曰。能自得師者王。  
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卑。人曰。此人君也。謂其  
非即從而貴之。豈 有故為其殺生急於司命也。乘  
敢更論其高卑乎。道備德成。不察其是  
軒冕塞路。故急於司命也。 富人貧人。使人相畜  
也。人君富人亦可貧人亦 貴人賤人。使人相臣也。  
可使以富畜貧亦可 貴人亦可以賤人亦可以  
貴人亦可賤人亦可 人主操此六者以畜其臣。六  
謂生教富 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人臣事君  
六者以 君臣之會六者謂之謀。君臣所以相合 六  
臨下 者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在子期年。子不孝。



父不能奪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得此六者而君父不智也今臣子得此六者是父君之不智也者在臣則主蔽矣主蔽者失其令也故曰令入而不出謂之蔽令出而不入謂之壅令出而不行謂之牽牽於左右令入而不至謂之瑕君臣相問故曰瑕牽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令之有所不行也此其所以然者由賢人不至而忠臣不用也故人主不可以不慎其令令者人主之大寶也一曰賢人不至謂之蔽忠臣不用謂之塞令而

不行謂之障禁而不止謂之逆蔽塞障逆之君者不敢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賢者之不至令之不行也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爲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凡論人有要論人各有務物之人無大士焉大士不務彼矜者滿也綱要

滿者虛也。

所謂滿相揜者也。

滿虛在物在物爲制也。

既滿而虛。

則制之。

矜者細之屬也。

自矜者小人之類。凡論人而遠古

者無高士焉。

高士必難考古道也。

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

智士焉。

智士必難考古道也。

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

事無資過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德行雖曰成而乃遠古卑人則

是事無資果若遇有道之時其業必見隨弃如此者可謂愚士。

釣名之人無賢士

焉。

賢士必修實而成名。

釣利之君無王主焉。

王主必度義而取利。

賢人

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

成功也。賢人之行王主之道其所不能已也。

不能已而

後明君公國一民以聽於世。

賢明之君必公誠於國以一其民人之心。

忠臣直進以論其能。

忠臣必直。

明君不以祿爵私

所愛。

唯賢是與。

忠臣不誣能以千爵祿。

量能而受祿也。

君不私

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

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

治未大民成。

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

名者古

今無之。

誣能之人易知也。

誣能之人功名所以不濟易可

知起下

臣度之先王者。

臣管氏自稱。

舜之有天下也。

禹

爲司空契爲司徒皋陶爲李。

古治獄之官作此李官。

后稷爲

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

請各精一事也。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兼四賢之能  
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結上文也故列尊祿  
重無以不受也德不足以與其位也勢利官大無以不從也  
直以勢利官大故每舉必從之以此事君此所謂誣能篡利之臣  
者也世無公國之君則無直進之士無論能之主  
則無成功之臣昔者三代之相授也安得二天下  
而殺之三代無能殺於有能桀紂失之湯武得之  
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豈有二天下而行  
其則貧民傷財莫大於兵危國憂主莫速於兵此  
四患者明矣古今莫之能廢也兵當廢而不廢則

古今惑也

兵有四患則當廢也五材並用則不當廢廢與之理難明故惑也

此二

者不廢而欲廢之則亦惑也

二者謂廢與不廢既

亦惑也此二者傷國一也廢之則定矣又欲廢之則

國也故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

不及三帝天下不順三帝之時天下皆服不須用兵而求廢兵不

亦難乎故明君知所擅知所患國治而民務積此

所謂擅也擅專也君之所專為在動與靜此所患

也動靜失宜於為家治民務積聚也是故明君審其所擅以備其所患也

則患生也



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平正故道正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僞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智者即道正之故國既知我情必為敵謀或所以外難至也故曰猛毅之君不免於外難。懦弱之君者重誅。難為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羣臣比周羣臣比周則蔽美揚惡。蔽君美揚君惡蔽美揚惡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於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

戚於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今尊於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於寶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

兵法第十七

外言八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一者氣實未分至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謀得兵勝者霸。得用兵必勝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於德則未至然用之上可以輔王下可以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



兵權則失行師十萬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日費千金戰不  
必勝勝則多死雖今得勝得地而國敗既復得地  
所以此四者用兵之禍者也四者謂內貧且死四禍  
其國而無不危矣一舉兵而國四傷大度之書曰  
國大陳法謂大陳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  
不死得地而國不敗爲此四者若何四者謂不貧  
也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  
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  
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因其利則號制有

發也號今制度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有制則法度

審則有守也有所守則計數得則有明也有明則

治衆有數自治其軍勝敵有理勝於敵國察數而

知理審器而識勝器備利則明理而勝敵勝敵者

理定宗廟宗廟定則透男女男女安則官四分既定且

守之則可以定威德制法儀出號令然後可以

一衆治民兵無主則不蚤知敵兵無主則人懷奇

野無吏則無蓄積野無田吏則人惰官無常則下

怨上官無常則微賦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巧器械不

怨上不節故下怨上器械不巧則朝無定巧器械不



嚴見凌故 賞罰不明則民輕其產  
朝無定 賞罰不明則人無聊生故輕其產  
故曰早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置器械  
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也三官不繆五  
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  
窮窮皆重 有其事 故能致遠以數縱強以制 有數則速可 有制則強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  
任猶載也 今之徽也 所以起  
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  
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  
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今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

教其目以形色之旗

五色之旗各有所當若春尚青夏尚赤之類

二曰

教其身以號令之數

謂生起 長兵短兵各有所

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  
利速屈長近用短

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賞實長罰乃自厲五教各習

而士負以勇矣  
負恃也 特其 使習而勇也九章一曰舉日章則

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

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阪六曰舉蛇

章則行澤七曰舉鵠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

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韓輪也 謂輪其章而 舉之則載其所食而



驚行 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  
無端卒乎無窮無端無窮皆出敵不意彼不能測知也始乎無端者  
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  
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  
者備施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故敵不知發乎  
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  
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  
常教既因便故無常也行無常行既准利故亦無常也兩者備施動乃  
有功兩者謂發與行器成教施追亡逐逸若飄風擊刺若

雷電絕地不守謂孤絕之地無險固可恃故不守恃固不拔拔特  
守必多動而無功也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用兵之道常能處可否之中則彼速避而不能敵器成教施散之無方聚之  
有令必行而不留也

不可計教器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所疑置置謂

一氣專定則倚道而不疑疑一其氣專而厲士利

械則涉難而不匱士既厲械之進無所疑退無所

匱敵乃爲用既無疑敵敵乃凌山阬不待鈞梯習

故歷水谷不須舟楫習水故也歷徑於絕地攻於

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見其寶不獨入故莫







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敵者不能用敵器既  
敵又不盡敵則不能既不能用敵者窮則反用兵則可以  
服豈能用之哉既不能致器則無則反速用兵則可以  
不能致器者困以應敵故因也則無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  
必勝兵速用所以絕其出入異塗則傷其敵出入  
或有所傷也有是而則無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入  
又危所謂置之死地則無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  
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若博景擊無無設無形  
焉無不可以成也無策可以無形可以無無  
形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無形可以無形可以無

變化也此之謂道矣無形述可尋若亡而存若後而  
先威不足以命之善用兵者體道以為變化者也  
先今以威武命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  
之去之速矣



管子書卷第六

終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管子書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管子書卷第六

終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

管子書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事匡君



於子壽  
而踐故難為之備也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  
至於死亡此可我當保子以疾言  
也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  
廣聞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於齊國也譬之猶鵠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言三人不可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紉之母以及紉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兒子  
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小白之為人無小  
智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  
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  
紉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紉既  
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  
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紉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吾君卜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



此字在左  
此字在右  
此字在左  
此字在右

管子  
卷之三

死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  
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  
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  
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  
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  
也。言也立君臣之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  
死一糺哉。言當為宗廟社稷夷吾之所死者社稷  
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  
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  
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  
白有所依故曰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謂其事君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

不親信。不為君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

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專事君之所行鮑叔許諾倍公之

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倍公。衣服禮秩

如適。言無知之寵倍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

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

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

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申俞

管子  
卷之三  
申俞



諫曰不可。申俞魯大夫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無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

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

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杜其脅而殺之。

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魯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

寓焉。杜其脅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寓焉。杜其脅而殺之。

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得免。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

於君。不以王通禍君。五。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持其多力。杜殺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夫君以

怒遂禍。君怒魯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

也。君而遇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遂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惡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

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

當諫。魯若有諫。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

魯。五月。襄公田于具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魯。五月。襄公田于具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屣，反詠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諫費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鈞，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劫謂與兵脅之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謂管仲本使鮑叔傅小白將立之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爲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恐其將爲魯害故殺之公曰：然則夷





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紕也。爲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君謂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鮑叔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紕也。言管仲親紕。紕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君若多於小白也。紕之不死而况君乎。孫則可知。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管仲說志在定齊。社稷及須急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爲人也。賊而多畏。多畏則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念慮深。

殺之齊必注。德故不敢殺。公曰諾。炎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

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

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若受之。則齊可弱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

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

已。施伯恐管仲反齊。爲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

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

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

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

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庸何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

及猶就也就今能用夫管子之事必濟矣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

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

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僑梁也不如與之魯君乃

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

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齊今既定矣

謂小白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謂子爲生臣忽爲死

臣生既定社稷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名不兩

立既成生名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

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

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

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

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遂小白小白走莒三年

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



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

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

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

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召忽雖不得衆。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鮑叔對曰：若及獨能圖我。

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朋友

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

乃可。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

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

死，拒我故，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

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

已致死，公子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

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二十乘後，令衛公子。鮑叔乃告小白曰：

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

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塞道。二十乘先行，塞

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

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

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

不令子糾之黨得及小白。



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糺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糺也。臣不敢。既不死糺空食齊政之祿而不死社稷臣則不敢言將致死。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乎。必欲令霸王而不已。將勉力而求也。

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貪承命。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

日。公告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

當先藏與之而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

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

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

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爲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與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衆。故曰奪人。謂士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爲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殺害。故爲人所怨。爲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爲不義。故義士不入。

士不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謂也。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闞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投祿。士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甯。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恃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胥其自及也。胥待也。待其自能及。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闞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爲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至亂可待。外諸侯之位。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位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藜領而劍頸者不絕。藜謂藜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謀自殘亦不能自爲言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寡人自相殺傷。寡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謂先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動於兵。忌於辱。輔其

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

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練。吾兵旣

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

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

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

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

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



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爲之

關。更立國界而爲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

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穀。本比於齊之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

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

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不如止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

乃今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

如是以退可。忌然也。諸侯欲以強盟。致然於君。果君令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

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又以貪名加君。後有事。

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

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劌之爲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盟取信也。

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

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

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

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自殺。故曰均之死也。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

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按劌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

改先者之所屬。今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爲竟。桓公

不當有運者也。

此處有缺字



許諾以汝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  
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  
國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  
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  
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  
救宋何夫杞明王之  
後也托夏之侯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  
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  
以行先之以內行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  
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  
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  
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

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  
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  
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  
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  
使之以重幣使宋  
令罷把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  
從令君受而封  
之受把告命  
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  
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  
果  
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  
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  
與  
杞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  
以生急桓公







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地名。詩所謂升。卒千人。明年，狄人

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桓公且封

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

國之亡，理則也。今君竊封亡國，國盡若何？蓋於封

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

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

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

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

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閭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

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諸

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

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

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

之列士管仲

仲自以未  
 蒙質之  
 之以信其言  
 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  
 國東國謂自齊東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  
 土西土齊西之土今齊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高危且相傳以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  
 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待久所謂  
 始使此人游於衛靡不有初無克有終故曰樂  
 動之令歸於齊也  
 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

糧多小信可游於魯博於糧謂楚國之教巧文以  
 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

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  
 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如是則  
 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秋人伐謂入桓

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  
 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

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故敗狄



後故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秋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

侯近者以其縣分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盡

其國以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

令以伐小國自謂齊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

救伐言諸侯以職順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

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

公乃北伐令支今文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

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

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是兵桓公乃告諸侯

必足三年之食安然後可以加之取也以其餘修兵革兵革

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

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

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

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士庶人

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

章行



人共行之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不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  
 伐穀穀齊之丁部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  
 至以待桓公其盡卒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  
 都師未至吳人逃齊師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  
 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  
 故可以加之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  
 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  
 無一尚可誅九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也及國事預知聞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  
 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  
 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獨桓公受而行之  
 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之會  
 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  
 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  
 取一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如其壤二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  
 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歲



飢謂有餓者有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君臣之有

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

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也隰朋為東國

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允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

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

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馮之有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

長則當有儲擬以供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

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與賜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

五百里此周之郊也相距為費義數而不當有罪謂

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

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輸劫其所以也出欲通

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齊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

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

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

升進大夫令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

勉營國家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

終然允當無有可悔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

如此者樂善之上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



成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有能勸勉農人開闢其野皆為原田，又救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慈憐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出，不仕。不仕則處不華。不華則而友有少暴。故有少長，則處禮行。為上舉。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二也得一為下。士處靖，故就敬老與賚，敬老近於親，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於父兄。孝且事賢多。擇善而從，故能多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大夫謂鮑叔。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卒年謂終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下



人犯此者  
少者不  
出不知

人犯此者  
少者不  
出不知

注交好飲食

卷七

注交好飲食。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於父兄。承事不敬而違老治危。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里吏進此。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不能當有過不能罰。吏則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苟免而已。故不進廉意也。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為上賞。不善。吏有詞。於父兄

人犯此者  
少者不  
出不知

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君謂國子。凡賚賤之義。入與父俱。子賚也。出與師俱。師賚也。上與君俱。君賚也。凡三者遇賊不取。不知賊則無赦。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或所謂在三。如一令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或有賊而不知。則不臣。不子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故無赦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以止罪邪。止罪邪所以與體義。今犯罪者非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易祿者。以義為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其探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管子卷第七

終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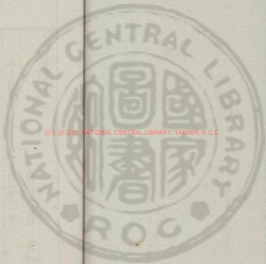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T 20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2012/6/15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二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

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義為急務尚懼而白之手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者譽

入見禮而悅者出必為延譽也

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

不譽

污名滿天下。壞可以為粟。

播壤則生粟。

木可以為

貨。

破木成器則貨。

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譽，財安可有。

有財則失名，故不可有。

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辨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

以甲兵贖。

有罪使出甲兵以贖之也。

死罪以厚甲一戟，刑罰以

脅盾一戟。

脅盾也。既出盾又令出一戟也。

過罰以金。

過致罰出金以贖之。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不計於軍事而以私訟者，令出來矢以平。

其罪成乎也。

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者。先施愛於四封之內則士致效，故可以惡竟外之不善。

安卿大夫之家而

後可以危教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力，故以危教敵之國。

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

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

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妾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弃。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過而有者亡矣。古之廢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爲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又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

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

其故何也。請不齋而飲。所以怒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

庭。公不與言。少進。傅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

仲父。自以爲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

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憂過則薄。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爲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卒。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卒也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公曰請問爲身。

長心謂許處也  
長德謂思施  
也此爲身也  
公曰請問爲國  
對曰道血氣以求  
長年長心長德也  
長德謂思施也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許處也長德謂思施也此爲身也。公曰請問爲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  
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或王子孫薄稅歛事者于孫輕刑罰此爲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  
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虛獨荒蕩困滯皆法度不亡。謂積弊不潔清者也困滯謂廢羸微賤者也往行  
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  
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知來而退而人以此自得行於世也此爲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爲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乘。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實謂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抱。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抱。擊鼓槌也。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鉤。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其爲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爲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羣臣。君必謹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以其村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咸平也與魯平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殺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在大器也知政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為魯國憂君何不殺而受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齊戮以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謀謀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押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為施伯從而笑之言其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死夫鮑叔之忍不傷賢人言多所容忍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

謂魯師與齊戰能使魯敗而齊克也

功足

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

管仲本國將立小白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今能救魯而勝齊是為失天至於能成人事則一今魯懼殺公子糾召

忽因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

既釋管仲則知後無禍難之事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之意以成其功勤而顯

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

之意以成其功勤而顯

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

其定齊之功如此衆

與許也有得力死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

何如是設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

善以顯其本謀之功何昭德以貳君也之言昭管仲

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

以鮑叔之智能及至於

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後謂除其

親迎之郊管仲誥纓挿衽示將使人操斧而立其

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公曰垂

纓下衽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

之黃泉歿且不朽言君賜之或尚感公遂與歸禮

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

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甲聖侮士唯女

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陳妾數千



此其法也  
後漢書曰  
漢書曰  
禮記曰  
周禮曰  
管子曰  
荀子曰  
韓非子曰  
呂氏春秋曰  
淮南子曰  
史記曰  
漢書曰  
後漢書曰  
宋書曰  
南齊書曰  
梁書曰  
陳書曰  
魏書曰  
北齊書曰  
周書曰  
隋書曰  
唐書曰  
五代史曰  
宋史曰  
元史曰  
明史曰  
清史曰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爲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之設法象，而爲人紀。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後次比綴綴書之簡策，故能原其本窮其末。勸之以慶賞，札之以刑罰，養除其類，無不綽綽也。

此其法也  
後漢書曰  
漢書曰  
禮記曰  
周禮曰  
管子曰  
荀子曰  
韓非子曰  
呂氏春秋曰  
淮南子曰  
史記曰  
漢書曰  
後漢書曰  
宋書曰  
南齊書曰  
梁書曰  
陳書曰  
魏書曰  
北齊書曰  
周書曰  
隋書曰  
唐書曰  
五代史曰  
宋史曰  
元史曰  
明史曰  
清史曰

旄。類謂高之頂人，或不望旄，旄者所以管勒兵士，言能勝農息兵，故養其類而除其旄。賜予以鎮撫之，以爲民終始。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爲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對曰：殺生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爲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

此其法也  
後漢書曰  
漢書曰  
禮記曰  
周禮曰  
管子曰  
荀子曰  
韓非子曰  
呂氏春秋曰  
淮南子曰  
史記曰  
漢書曰  
後漢書曰  
宋書曰  
南齊書曰  
梁書曰  
陳書曰  
魏書曰  
北齊書曰  
周書曰  
隋書曰  
唐書曰  
五代史曰  
宋史曰  
元史曰  
明史曰  
清史曰

管子  
卷八  
管子  
卷八  
管子  
卷八



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皆置其官制五家為軌  
 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  
 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  
 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  
 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  
 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  
 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  
 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  
 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祿處祿處則其

言唯其事亂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  
閒燕則處農必就田墜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  
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  
每州之士羣萃共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閒燕謂學校之處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  
 此且昔自前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蕭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  
 為士今夫農萃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

此其所以為士也



管子卷之六

量其節量其節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比耒耜穀及比偶  
 之早晚之早晚及穀及及穀及小於耒耜一人執之及寒擊桑除  
 以隨耒耜之後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間重治其間遺及音種遺及音種  
 田以待時乃耕田以待時乃耕者修除其田者修除其田以待春之耕也以待春之耕也  
 均種疾耨均種疾耨均種當疾耨均種當疾耨既已先雨芸耨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以待時雨  
 雨既至挾其槍刈雨既至挾其槍刈耨耨耨耨也耨耨也耨耨也耨耨  
 且暮從事於田且暮從事於田登稅水就功登稅水就功役便事而有費役便事而有費別  
 苗莠列疏苗莠列疏也苗莠列疏也苗莠列疏也苗莠列疏也苗莠列疏  
 身服襪身服襪也身服襪也身服襪也身服襪也身服襪  
 膚盡其四支之力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少而習焉其

管子卷之六

心安焉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  
 樸野而不慝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農人之子朴質其秀才之能為士者  
 則足賴也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  
 可賴也可賴也故以耕則多粟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  
 威農威農故聖王敬畏農而戒近之故聖王敬畏農而戒近之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  
 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貴於完利相語以事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用之事相高且

管子卷之六



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也以知其中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賈賤鬻賤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且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也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募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墾以差其政則人安其沃墾也音徒鹿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實則寧令而不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懼卿大夫及以懷則恩情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舊故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叔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強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強生也省刑罰薄賦歛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能節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賢能陳力而慕而不費用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衆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圍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其兵事故曰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之功行賞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禱凶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  
足以相成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  
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  
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困也正月之朝鄉長復  
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  
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  
五刑而定其罰  
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  
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奉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騷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  
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  
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  
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  
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  
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特時特  
可用之時而使  
也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





政

乃

之

政謂此人所無柄之言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

官過也過問其鄉里之人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

質以參其成功成事既考其召而與之坐省相其

事也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立之之時設

問國家之患以知智德之深淺不直退而察問其

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

大夫名之曰三選大夫又曰前選鄉退而修連連退

鄉修於鄉雖在朝故不言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

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乏於禮義者同禮所謂罷

人不義之象罷女無家罷女無家罷女無家士三出妻

逐於境外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女三

嫁入於春穀順者也故入於春穀是不貞是故民皆勉為

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不如為善於家居家善則鄉善矣所謂是故士莫

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

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此言其所以  
之也

此言其所以  
之也

大夫

大夫

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閭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疆。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骨二戟

輕罪入蘭盾鞮革二戟蘭卽所謂蘭騎兵架也鞮革重革當心者之可以禦

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

罪從坐者分其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

首犯而寬宥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

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屬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曰

得其不直者則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

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掘試諸木土夷鉏類也鋸掘類也

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

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

牙爲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理

官正君寧戚爲田正君以農事自此已隰朋爲行行謂行

以通使諸侯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李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令此諸賢各處諸侯之國者所以調勳之令歸

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

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

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需之諸侯以觀其上

下之所賢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攻之以政公曰外

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



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  
 畧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親於諸侯親見  
 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主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敎令  
 渠彌於河階渠彌於河階地名綱山於有牢國城必  
 依山以為綱綱地名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  
 有弊渠彌於有隄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

管子地員篇第八  
 管子地員篇第八  
 管子地員篇第八

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地名  
 也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  
 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  
 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  
 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敎成五歲兵出有敎士三  
 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  
 乎桓公東敎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名存魯蔡陵蔡陵地名  
 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楚濟  
 汝水伐楚時汝水踰方地望文山楚山使貢絲

管子地員篇第八  
 管子地員篇第八  
 管子地員篇第八



于周室使百楚師即所謂舉成周反於隆嶽周有事歸罪于齊齊太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  
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之先也而騎寇始服  
北狄以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  
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  
之西謂龍門方舟投楫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  
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拘秦夏之名共  
者西服流沙西度西度地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  
大功十二自牧餘制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

諸侯會盟

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爲載書書謂要盟  
於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祇爲盟然  
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  
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  
不解駢駢所以蔽兵謂齊盾之屬不解弢無弓服  
無矢弢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  
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使宰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



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命臣無下拜也。爲臣不臣，臣承命而不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度南至吳越，巴牂狗，厥不度，靡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不至則未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

不降，謂不以信誠告之。

謂不以信誠告之。

謂不以信誠告之。

謂不以信誠告之。

謂不以信誠告之。

謂不以信誠告之。

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反。徒予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無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神利此馬之真，故從地出。若神馬之比。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地出若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願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



旂渠門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

為桓公憂天下諸侯尊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

弑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殺之般又秋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

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貢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

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

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在開院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齊以良馬報也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齊以

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櫛其鹿皮反載而

歸垂橐言其空也櫛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

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



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壙而不稅。稅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邱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鄆，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

新蔡地志

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教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困，武事立也。定三革。革，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傷焉。謂車甲之會朝服濟河。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以與西諸侯盟也。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小如其尊禮。小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如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諸侯不懼。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

人不失成命。則給小人機德而夫如是居處則順

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

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桓公能

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

甯戚。黑朋賓胥無飽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

不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

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

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

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

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

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

以獲生。以屬其晉領。屬綴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

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

則勝君之任也。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

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爲

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晝夜

而至禽側。言夙興晝夜之時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其田必見禽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  
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  
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  
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  
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  
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豈更有不可於此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遠不敏謂不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

不可待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

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聞而方為

人巧轉而允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

為人也小廉而苛音逝苛密伏習也足恭而辭

結其辭能與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

心上二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

退出使然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

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



爲大行。大行大壘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  
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  
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  
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賚。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於  
子各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以五子之能  
如其一則夷吾易夷吾之德所不能。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閔

內言四



管子卷第八

終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飛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管子卷第八

終

管子卷第九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霸形第二十二 霸言第二十三

問第二十四 謀失第二十五

霸形第二十二

陳霸言之形容

內言五

桓公在位管仲隰朋見立有間有飛鴻飛而過之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鵠有時而南有時而北有時而往有時而來四方無遠所欲至而至焉非唯



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於天下乎管仲隰朋  
不對桓公曰二子何故不對管子對曰君有霸王  
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也是以不敢對桓公曰  
仲父胡爲然蓋不當言寡人其有鄉乎何不陳當  
言令寡人  
有所歸向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若濟  
大水有舟楫也仲父不一言教寡人寡人之有耳  
將安聞道而得度哉言何以自度得  
至於霸王哉管子對曰君  
若將欲霸王舉大事乎則必從其本事矣桓公爰  
躬遷席拱手而問曰敢問何謂其本管子對曰齊

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  
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  
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  
人不傷勞桓公曰寡人聞仲父之言此三者聞命  
矣不敢擅也將薦之先君不敢專擅自發此命將  
進之宗廟告先君而後  
行所謂以神  
道設教者也於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筆方謂版  
頭也凡  
此欲書其  
所定令也明日皆朝於太廟之門朝定令於百吏  
因朝廟而定  
百吏之令也使稅者百一鍾假令百石  
而取一鍾孤勿不刑  
澤梁時縱故人人  
不說禁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書謂  
錄其



名近者示之以忠信遠者示之以禮義行此數年而民歸之如流水此其後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不救裸體紉習稱疾紉猶摩也自摩其習若有病也召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於是令之縣鐘磬之椽千元反椽所以嚴飾之陳歌舞竿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羣臣進諫曰宋伐杞狄伐邢衛君不可不救桓公曰寡人有千歲之食而無百歲之壽今又疾病姑樂乎且彼非伐寡人之國也伐鄰國也子無事焉宋已取杞

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荀庚之間管子從至大鍾之西桓公南面而立管仲北鄉對之大鍾鳴桓公視管仲曰樂夫仲父管子對曰此臣之所謂象非樂也臣聞之古者之言樂於鐘磬之間者不如此言脫於口而令行乎天下脫出也游鐘磬之間而無四面兵革之憂今君之事言脫於口令不得行於天下在鐘磬之間而有四面兵革之憂此臣之所謂象非樂也桓公曰善於是伐鐘磬之縣伐縣所斷也併歌舞之樂併除也宮中虛無人不令人守之桓公曰



寡人以伐鍾磬之縣併歌舞之樂矣請問所始於  
國將爲何行管子對曰宋伐杞狄伐邢衛而君之  
不救也臣請以慶以不救爲臣聞之諸侯爭於疆  
者勿與分於疆若伐三國是故慶之今君何不定三君之處  
哉三君既失國當定其居處也於是桓公曰諾因命以車百乘  
卒千人以緣陵封杞車百乘卒千人以夷儀封邢  
車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衛桓公曰寡人以  
定三君之居處矣今又將何行管子對曰臣聞諸  
侯貪於利勿與分於利君何不發虎豹之皮文錦

以使諸侯令諸侯以緹帛鹿皮報桓公曰諾於是  
以虎豹皮文錦使諸侯諸侯以緹帛鹿皮報則令  
固始行於天下矣此其後楚人攻宋鄭燒燔熒  
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復葺  
也令其人有喪離雄夫男女之偶居室如鳥鼠處穴要  
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人又進取宋田夾塞兩川蓋雖汴也東山之西水深滅境楚取宋田四百  
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而畏齊曰思人衆兵  
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於是乎楚王號令於國中曰

寡人之所明於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賢於人臣者  
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賢其臣寡人願事之。既以其  
顯賢故願事之君臣爲誰能爲我交齊者寡人不愛封侯之君焉  
於是楚國之賢士皆抱其重寶幣帛以事齊桓公  
之左右無不受重寶幣帛者於是桓公召管仲曰  
寡人聞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  
甚矣寡人不善將拂於道。拂違也若不報善  
之是違於道也仲父  
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對曰不可楚人攻宋鄭燒燔  
燹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復築也屋之燒者不得

復葺也令人有喪雌雄居室如鳥鼠處穴要宋田  
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東山之西水深滅境四  
百里而後可田也楚欲吞宋鄭思人衆兵彊而能  
害已者必齊也是欲以文克齊。以齊幣賂齊而齊  
自服故曰以文克  
齊而以武取宋鄭也楚取宋鄭而不知禁是失宋  
鄭也禁之則是又不信於楚也知失於內兵困於  
外非善舉也桓公曰善然則若何管子對曰請與  
兵而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言與楚王遇。冬會  
曰遇至於遇上而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楚若許則是我

以文令也。楚若不許，則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於是遂興兵而南存宋鄭。與楚王遇於召陵之上，而令於遏上曰：毋貯粟，毋曲隈，無擅廢適子。無置妾以爲妻，因以鄭城與宋水爲請於楚。楚人不許，遂退七十里，而令使軍人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焉。取其錄百代而無敢諷者也。曰：自此而北至於河者，鄭自城之而楚不敢墜也。東發宋田夾兩川，使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踰方城，濟於汝水，望汝山。汝音暖，暖山，汝音暖，暖山，汝音暖，暖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東

存晉公於南。自伐秦而遂存晉於晉之南，故曰東存。北伐孤竹，還存燕公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反位已霸。修鍾磬而復樂。管子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霸言第二十三 謂此言足以成霸道。

內言六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美教化移風。

帝制天下。與之更始。等列諸侯。列爵惟五，各得其宜。賓屬四海。

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會而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

疆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亂所以暴王殘。



之侈其罪卑其列維其民然後王之

其王之凶暴者則殘滅之

於國戰其首罪甲其爵列維特其人衆

夫豐國之謂霸但自豐其國者霸也兼

正之國之謂王非能正他國者王也

夫王者有所獨明德共

者不取也道同者不王也

夫能王天下者必有獨見之明羣物之所不違

昔彼德與我共彼道與我同則不取而且不王夫爭天下者以威易危暴

王之常也

若以其威易彼危亂此國暴王之常也非霸王之道也

君人者有

道有常道也

霸王者有時然後霸王

國修而鄰國無道

霸王之資也

兵修而彼暴可以取

夫國之存也鄰

國有焉

錄存而國小弱必事鄰國以爲安故曰鄰國有焉

國之亾也鄰國

有焉

因其亾鄰國有事鄰國得焉鄰國有任伐之鄰國而取之鄰國有事鄰國得焉

鄰國有事鄰國亾焉

或有征伐之率大勝得焉鄰國亾焉而多獲遂亾鄰國

天下有事則聖王利也

必有非常之人國危則聖

人知矣

慎獨見之明故先知

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

不當也

舉事皆當則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我故得意也

意也

夫欲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

諸侯

諸侯懷德而歸欲求無權其可得乎

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

所謂將欲取有所與之必姑與之有所信所謂天變之然後能

用天下之權

妙於前四事故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於權權幸於



地兵卒在於有權推從在於得地幸銷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賢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既王有地均分其之衆故可得稷用此以引天下而臣之也故春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均分可以臣彼地自利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利天下之人是我無所裁削更可以明威權兩天下之財於合天下之權以遂德

此言其明也  
此言其德也  
此言其權也

之行結諸侯之親合天下之權皆今在已權以姦倭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德一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以而凶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封賢聖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如一人而天下夫先王取天下也非術則無以術乎大德哉物利之謂也術可也取天下也術取天下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所歸在於今物得利也夫使國常無患而名利並至者神聖也神聖則多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明聖則不是故先王之所師者神聖也其所賞天事機

此言其德也  
此言其權也  
此言其德也



者明聖也

謂樂也

夫一言而壽國

用其言也不聽而

國亡若此者大聖之言也夫明王之所輕者馬與

玉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與人政而重

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與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

四竟之守所以削也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

者天下之利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管墨也

可以自營而即定此三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

人畏明

聖人欲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而愚人畏明近火方知熱履水乃知寒故曰畏明也聖

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

聖人知心苟之內

愚人兵在野方聖人將動必知愚人至危易離聖

人之動必聞知愚者至危不知獨之將至

時不能違時

聖人能因時來輔成其事不能違時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

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

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典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

攻國

其兵起絕而又堅利故能攻國破大而制地大本而小標

也本大而末小則難前基近而攻遠

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亮之有開以牽小以彊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咸



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  
明王爲天下正理也。成天下之功也。按彊助弱  
也。德義如此故存以定危。繼絕世。此天下之所戴  
也。德義如此故諸侯之所與也。與親百姓之所利  
也。是故天下王之。天下尊推知蓋天下。繼最一世  
也。其繼敗壞於能材振四海王之佐也。千乘之國得  
其守。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萬乘之國  
失其守。國非其國也。天下皆理已。獨亂。國非其國  
也。諸侯皆令。皆從已。獨孤。國非其國也。鄰國皆

險已獨易。易乎易不牢固謂國非其國也。此三者

亡國之徵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小政滅

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政開國大而

不爲者。復小。大而不爲。則疆而不理者。復弱。疆而不理

弱也。衆而不理者。復寡。衆而不理則寡而無禮者

復賤。養而無禮則位重而凌節者。復輕。重而凌節

輕富而驕肆者。復貧。富而驕肆則財故觀國者觀

君。君爲觀軍者觀將。將爲觀備者觀野。野有障

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內明而其將如賢而非賢也







外賢而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辟耕而三守既失

內愚而其國也。三守謂明賢耕而地大而不為命曰土

滿。謂土廣而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政少兵威

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也三滿而不止

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地

不耕則卿糈而不臣非其卿也。卿糈不臣化為人

衆而不親非其人也。從化者也夫無主而欲富者

憂。無土欲富無糧才無德而欲王者危。無德而王

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施薄求厚人夫上夾而下

直。直包裹也上無國小而都大者弑。此二者常有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

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

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凡此所謂兩權夫

今不高不行不搏不聽。搏聚也君命不堯舜之人

非生而理也。化之祭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效之故

理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

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土

教和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理親仁則上不危任

律考卷之五  
管子卷之五  
法法

管子卷之五  
法法

賢則諸侯服霸王之形說霸王之形容德義勝之智謀勝之兵戰勝之地形勝之勳作勝之故王之勝故可夫善用國者因其大國之重以其勢小之因疆國之權以其勢弱之因重國之形以其勢輕之大凡疆重皆國之盛盛者也然盛者有時而衰弱者有時而息故因其衰息之勢大者小之疆者弱之重者輕之疆國衆合彊以攻弱以闢霸謂時疆國衆多則合衆聚小以攻疆國少合小以攻大以圖王謂時疆國衆少則合衆聚小以攻疆大之國如此疆國衆而言王勢者愚人之智也非言王疆國少而施霸道者敗事之謀也非施霸之時

夫神聖視天下之形知動靜之時視先後之稱知禍福之門疆國衆先舉者危後舉者利疆國衆先舉必爲強者所圖疆國少先舉者王後舉者亡戰國衆後舉故危可以霸戰國少先舉可以王夫王者之心方而不最心雖方直列不讓賢舉列爵位賢不齒弟擇衆舉賢無後弟齒大物謂大賢之弟又非選衆而舉也位有此數者是是貪大物也定貪大位之利而是以王之形大也小數得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心方而最故可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故可立也其理之也以平易平而易之故可理立



政出令用人道政令須合人心施爵祿用地道地道平舉

大事用天道心慮天時然後是故先王之伐也伐

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過者其太四封

之內以正使之以正使之則人無怨諸侯之會以權致之以

致之不致之不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遠而

不聽者以刑危之與師以一而伐之武也修典師

代之比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殺之文武具滿

德也唯文武諸功天輕重疆弱之形諸侯合則疆

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疆最一伐

於此則其

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疆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

之也以恃疆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制度合其失之

也以離疆離疆則乖背夫國小大有謀疆弱有形

服近而疆遠謂用疆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

為國故中國之形也折節事疆以避罪小國之形

也自古以至今未嘗有先能作難違時易形以立

功名者無有言無有常先作難違時易形無不敗

者也夫欲臣伐君以臣伐君若湯正四海者不可



以兵獨攻而取也。謂當表必先定謀慮，便地形，利權稱親，與國視時而動。王者之術也。夫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用之必暴。其相師必加於暴，視相形而知可相其別亡。量力而知攻，攻得而知時，是故先王之伐也。必先戰而後攻，先攻而後取地，故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我衆寡可敵彼衆，然後攻。故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能衆存則我不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如其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教古於

合今時之宜釋聚也理世不在善攻。在務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夫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謀易而禍反。禍必反矣。計得而彊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也。數信夫爭彊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光此三爭今人主一喜一怒者，謀也。謀得則喜，謀失則怒。今國一輕一重者，刑也。輕刑則重，重刑則輕。今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權重則進，權輕則退。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也，精於刑則大國之地可奪，彊國之兵可圍也，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



論語卷之五  
子罕篇第十

君可朝也。夫神聖視天下之刑，知世之所謀，知兵之所攻，知地之所歸，知令之所加矣。夫兵攻所憎而利之，此鄰國之所不親也。兵攻所憎之國而以攻得為利，德義不能鄰國必怨。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其威權既動而不親。權動所惡而實寡歸者，彊。移所惡而德義之實少為人所歸，如此。擅破一國，彊在後世者。今能專破一國，常守其彊。擅破一國，彊在鄰國者亡。既破一國，不能守疆令鄰國得之，如此者亡也。

問第二十四 富察問者

內言七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爵投有德，則大臣典義，祿予有功，則士輕疾節。上帥士以人之所戴，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授事以能，則入上功。有能然後得功，審刑當罪，則人不易訟。易也。所刑不當其罪，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各得其正，則毋邊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令人知所宗。毋邊老忘親，則大臣不怨。老則君親故不怨。舉知人急，則眾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國困難之事，以示人。國有常經，人知終始，此霸王之術也。國有常經，則人知終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





官

卷六

七

功先問大功則勞臣稅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從微而至看問成事之孤

其未有田宅者有乎未有不謂成王事之子孫問少壯

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預有所準則問成事之寡其

餼廩何如寡謂其妻餼廩言給其餼問國之有功

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問州之大夫也

何里之士也問何州里欲知今吏亦何以明之矣

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問刑論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

事之久留也何若謂既論大國有常科當奉而行

其事將如之何問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之稽

也何待官都謂德攝諸司若也五官既各有制度

何待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藉其事而不行將問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有

所原問國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弃人謂有過不

也問知其族問鄉之良家其所牧養者幾何人矣

欲有所收也問鄉之良家其致富者幾何人不能自

存良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故有所復餘也問

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思以供食知其家數

欲免也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

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問鄉之貧人何族

卷六

七

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

以貧故從昆弟以求養者與之從者各有樂家也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

謂收入子弟以其親者

孝聞於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

者幾何人

者幾何人

出離謂父母在分居者

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

人吏惡何事

不使謂不用其吏不為此等當惡何事

士之有田而不

耕者幾何人身何事

既不耕此人

君臣有位而未

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

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於大

夫者幾何人

貧士無官而被大夫責者有幾人

官賤行書身士以

家臣自代者幾何人

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顯

如其官承吏之無田餼而徒理事者幾何人

承吏無餼而

羣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

羣臣自

乃左官

外人之來遊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

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

既自力田

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

弟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

謂不以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

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

伏利謂

貸利隨



蓋不見若銅鐵山及人之所害於鄉里者何物也  
漢濱可決而淤灘者人之爲害  
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  
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  
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  
能操女工之專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不言其  
謂綺織之屬也作直開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  
口仰食開乘也牽家馬觀家車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  
相配以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衆益百姓者  
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謂士之可以工

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  
何人其人無有技巧出用則能利城粟軍糧其可  
軍居處則可以修城補備也以行幾何年也行由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  
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  
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疏謂解甲兵  
車旌旗鼓鏡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疏藏  
器疏盡而可弓弩之張弓弩之可衣夾鈇鈇兩刀  
夾謂其鈞弦之造鈞弦所戈戟之緊緊謂其其厲  
衣也何若其洋厲可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  
用何如宜修者於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





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處器謂貯庫而爲  
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工  
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羣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  
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  
冬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  
以爲行伍當慎而聽。時簡稽帥馬牛之肥勝其老  
命連國之常令也。軍之統帥常時簡選稽考之以知  
而灰者皆舉之。其能不而有黜陟至於馬牛肥勝  
及老而灰者皆舉。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  
之老以知其數也。若夫城郭之厚  
出入殍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

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上必

幾之。幾察也君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

各有處藏。器物退而不藏必致問兵官之吏國之

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史國家有急

者當知其數知導前後曰夫兵事者危物也不時

先後詩曰予曰有先後而勝不義而得未爲福也。必合於時義失謀而敗

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其

人及選人者問以何事皆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

如其勳且觀其材用也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所辟草萊有益



於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無非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地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繕閉絕。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謂築造有所遮閉。雖是路而為防礙者。絕塞之阨。關塞之虞。亦當扼之。凡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故曰益。所捕盜賊除人害者幾何矣。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爲首。當制地之時。君爲地德爲首。君臣之禮。臣之高下。君父子之親。高下。覆育萬人。生焉。故曰覆育。萬人官

府之藏。彊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四極。謂四

自官將已下。非其取之地。此皆因地而成。而市

者。天地之財具也。求天地之財。不登山不入海。於

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和謂交易也。萬人

也。言市正合。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欲

普而德。營九軍之親。自君以下。其位既異。當各主

之親。自營也。關者。諸侯之隙。墜也。謂墜。而外財

之門戶也。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征於關者。勿征於市。

以重告之。再重而告之。

征於關者。勿征於市。於





關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

征於市謂生賈虛車勿索

索虛車索征如

徒負勿入徒負貨既寡故以

來速齊國凡有十六道身外事謹則聽

其名謂出入於關者身之外事無謹視其名視其

色謂知其名又須是其事稽其德既知其色又須

德也既知其德又觀則無敦於權人以

困貌德敦猶厚也杖察如此則據許之人無以成

以困困則不惑行之職也國無其人所以不惑

於邊吏曰小利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

信故傷

也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可以構結四

故曰以後鄉四極說結四國然後向令守法之官

日行又令守法之官日度必明失經常其明其

失於經常

謀失第二十五

精而說

反

管子卷第九終

管子

卷九

終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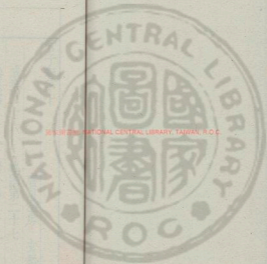
2025/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7 SLID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R.C.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0567 v.6





管子卷第十

唐司空房玄齡注

戒第二十六 地圓第二十七

參患第二十八 制分第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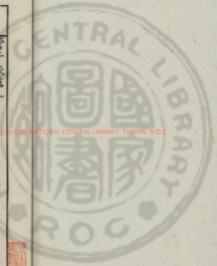
君臣上第三十

戒第二十六 所以陳  
戒桓公

內言九

桓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言我之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南至瑛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

管子 卷第十 章句



2025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也。春游而南行故司馬正今之爲先管仲對曰

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木者謂之游。原察

事不依本務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秋謂西

實原察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師行無成

當補之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功空費糧

者必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

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實法也

謂其法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門出言

千里必應故無根而固者情也。同舟而濟則越不

故曰無無方而富者生也。生全則善方福濟生盡

根而固無方而富者生也。則鴻毛不振故曰無方

而富也。莫知生所。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言言當

在故曰無方也此謂道之榮。謂此三者廢桓公退

再拜請若此言。若順管仲復於桓公曰任之重者

莫如身。萬事萬行非身塗之畏者莫如口。口發禁辱

之主故期而速者莫如年。晦天日開則願實以重

任行畏塗至速期唯君子乃能矣。桓公退再拜之

曰夫子數以此言者教寡人。管仲對曰滋味動靜

生之養也。好惡喜怒哀樂生之愛也。聰明當物生

之德也。非禮勿視聽是故聖人齊滋味而時動靜

故曰當物





所以養御正六氣之變所以循其變也六氣禁止

聲色之淫所以成邪行亡乎體遠言不存口體無

外作仁自心生故曰中出仁故不以天下為利義

故不以天下為名若以天下為名仁故不代王不

是故聖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賤物物謂名道德

當身故不以物惑利之物能惑是故身在草

茅之中而無憊意道德為量南面聽天下而無驕

色神靈儻來如此而後可以為天下王所以謂德

者不動而疾德必冥通故不相告而知不出戶

不為而成無為而不召而至是德也氣相求如此

至德也故天不動四時云下而萬物化天常無為

然四時云下故萬物不動政令陳下而萬物成亦

萬物情心亦當無為故曰不動然四肢耳寡交多

親謂之知人以其知人故能寡事成功謂之知用

以其知用故能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道

事寡而功成

故能聞一言多言而不當。不如其寡也。故曰狗不而得物員也。良人不以多言爲賢。博學而不自反。必有邪。博學而不反。修者故必孝弟者仁之祖也。仁從孝弟生。忠信者交之慶也。有忠信之心。故能慶交友之善。內不考孝弟。言不正。外不正。忠信言不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四經謂詩書禮樂。便無孝弟忠信。空使四經流澤。徒爲誦學者。即四經可以亡身也。桓公明日弋在廩。稟所以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弋也。管仲隰朋朝。公望二子。彘弓脫鈇。鈇所以打強。而迎之曰。今夫鴻鵠。春北而秋南。而不失其時。夫唯有羽翼。以通其意於天。

下乎。今孤之不得意於天下。非皆二子之憂也。子不能爲羽翼。所以當憂。桓公再言。二子不對。桓公曰。孤既言矣。二子何不對乎。管仲對曰。今夫人患勞而上使不時。人患飢而上重歛焉。人患疾而上急刑焉。如此而又近有色。容。貌。而遠有德。雖鴻鵠之有翼。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其將若君何。無益不濟。雖舟楫徒施。不聽雖謙言。桓公變然。遂適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蓋人有患勞而上使之以時。則人不患勞也。人患飢而上薄歛焉。則人不患飢矣。人

患死而上寬刑焉。則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遠有色。則四封之內。視君其猶父母邪。四方之外。歸君其猶流水乎。公輟射。後緩而來自御。管仲爲左。隰朋參乘。朔月三日。進。二子於里官。里官謂齊國之法。舉賢必自里尉始。故再拜頓首曰。孤之令里官。進。二子將旌別而用之。再拜頓首曰。孤之聞二子之言也。耳加聰而視加明。於孤不敢獨聽之。薦之先祖。謂陳其所言以薦祖廟。管仲隰朋再拜頓首曰。如君之王也。君能如此可以王也。此非臣之言也。君之教也。此隰臣言必君用之然後成教。故曰君之教。於是管仲與桓公盟誓爲

令曰。老弱勿刑。參宥而後弊。老弱犯罪者無卽刑之。必三寬宥而後斷。罪三宥。卽周禮三宥。一曰不關。糞而不正。市而不布。布謂錢也。卽其物。而正之不必分錢。山林梁澤。以時禁發。而不正也。謂祭魚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射祭豎然後入山林。草封澤。鹽者之歸之也。譬若市人。草封澤。謂澤多草刈積成封。可用糞鹽者。若市人言不設禁也。三年教人。四年選賢以爲長。五年始興車踐乘。遂南伐楚。門傳施城。施城。楚城名。謂附至其下。北伐山戎。出冬蔥與戎叔布之天下。山戎有冬蔥。戎叔。今代之故。其物布天下。戎叔。胡豆。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桓公外舍而不鼎饑外舍謂出宿於外不以中婦  
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中婦之子內  
有行何不出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  
宮人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  
焉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鼎饑  
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鼎饑君非有  
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  
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言我本不與汝及此謀  
能知我吾是以語女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爲之奈

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  
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人欲諸侯之至而乃不  
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人欲諸侯之至而乃不  
至今欲令其至如何乎

何我欲諸侯之至而乃不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  
之不爲人持接也爲誰與也言妾身在深宮之中  
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未嘗得出與人相持而接對  
又不得外人之布織言此者既昧於人事不當訪  
以軍謀蓋託不知以止君之行也故言更當容我  
思其不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  
也君必行也謂中婦諸子止君不行此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  
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  
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何如管仲對曰鮑叔君子



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必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猶太也。言猶見一惡，終身不怠。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每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人亦生勝已。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之心，故不服。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若皆知能有所不知，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爲人也，居其家

不怠公門，居公門不怠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怠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程持也。或有舉齊國之幣，持與且易顯，此皆自有生司朋能不干預而強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大仁哉。其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

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髮已乎。髮已，謂有所驚懼而問未止也。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寧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



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起絕之材無  
人能過其上今吾併得臣  
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諛  
不使爲國以宿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愚其直也。宿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  
諛寤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寤或善於農  
穡會於積聚  
不能知足。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  
陳言  
既見信則尚不能戰凡此四子皆矜  
能太過不能與時感存故國不寧也。臣聞之消息  
盈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  
乎。朋之爲人也勦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  
歎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

哉

言朋亦將隨已平亡不得久理齊政故管仲曰  
矣歎也以先知未死與吾所以稱聖也

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爲臣夾乎。二國既近於楚必  
臣於楚豈爲齊臣

而或君必歸之楚而寄之。以二國歸楚若寄託然  
則楚不得爲私而齊體

有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

則亂自此始矣。楚既私二國二國有難齊必不救  
則亂自此始矣故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

曰暴自此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噬

噬且暮欲齧我猥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

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東郭之狗喻易  
牙言其人殘忍

同於狗矣。穀謂以木連狗取聲爲義即國家也。管

言易牙終能凶國國家此不當使必須去之也。管



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噬噓。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噓。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開方在衛嘗謂君之使今去而事齊則所望君必不其千乘也其意必得齊國然後稱所望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卒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開方。五味不至。於是乎復反。易牙宮中亂。復反豎刁。利言卑辭。不在側。復反衛。

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鹹。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四十二年。

地圖第二十七

短語一

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輟轅之險。謂路形若轅而又輟曲讓

氏刺前有標  
轅道是也  
濫車之水  
其水深  
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也  
陵陸丘阜之所  
在  
苴草林木蒲葦之所  
茂

謂其草深茂  
道里之遠近  
城郭之大小  
名邑廢邑

能有所覆藏  
殖之地  
困謂其地境  
不可種藝

必盡知之  
此皆兵主  
所當知  
地形之出入  
相錯者  
盡藏之

蓋在心然後  
可以行軍  
襲色來錯  
知先後  
不失地利  
此地圖之

常也  
人之衆寡  
士之精麤  
器之功苦  
盡知之  
此乃

知形者也  
形謂兵  
知形不知能  
知能不知意

故主兵必參具者也  
主明相知將能之謂參具  
明皆

能三者合故  
謂之參具  
故將出令  
發士期  
有日數矣  
宿定所

征伐之圖  
宿猶先也  
使羣臣大吏  
父兄便辟  
左右不能

議成敗  
人主之任也  
事之成敗  
明王獨斷  
論功勞

行賞罰  
不敢蔽賢  
蔽賢能  
有私行  
用貨財  
供給軍

之求索  
言相室或用私財  
使百吏肅敬  
不敢解怠  
行邪以待君之令

相室之任也  
繕器械  
選練士  
爲教服  
設教令  
使士服習

連什伍  
使其什伍各相編  
知天下  
審御機數  
此兵主之事也

參患第二十八  
大濫亦有患  
大濫亦有患  
大濫亦有患  
必參

詳濫弱之中  
自致於無患也

詳濫弱之中  
自致於無患也

詳濫弱之中  
自致於無患也



短語二

凡人主者。猛毅則伐。懦弱則殺。猛毅者何也。輕誅殺人之謂。猛毅。懦弱者何也。重誅殺人之謂。懦弱。此皆有失彼此。凡輕誅者。殺不辜而重誅者。失有辜。故上殺不辜。則道正者不安。上失有辜。則行邪者不寔。道正者不安。則才能之人去亡。行邪者不寔。則羣臣朋黨。才能之人去亡。則宜有外難。能士必構鄰來伐。羣臣朋黨。則宜有內亂。羣臣朋黨。則宜有外難也。故曰。是生殺。常有內亂也。故曰。猛毅者伐。懦弱者殺也。君之所

以卑尊國之所以安危者。莫要於兵。故誅暴國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則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國之經也。不可廢也。若夫世主則不然。外不以兵。而欲誅暴。則地必虧矣。無兵誅暴必地虧。內不以刑。而欲禁邪。則國必亂矣。無刑禁邪必國亂。故凡用兵之計。三驚當一至。驚謂懼威示武。能驚敵使懼如此者。三可當一。三至當一軍。當一軍之至。可三軍師。如一至敵國。成三軍之用。當一戰。當一戰之功。可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師行一期。能盡十年之蓄積。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能盡累代



今交刃接兵而後利之則戰之自勝者也。必卒費刃折貨財空耗鋒末被敵勝先已自勝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攻者必智窮力竭財殫士喪城詳末攻先已自拔凡此皆庸主之師非善計者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不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維募其數不出於計。小征謂誅暴國大匡謂正天下既合天時又得計地利用吉日襲吉夢其數從何而生皆出於計也。故計必先定而兵出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之自敗攻之自毀者也。得衆而不得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不其心則散以至兵不完利與

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審與伐者同實。後謂無甲弩

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

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鐵者同實。將徒人與伐者

同實。徒人謂無兵甲者伐軍也人短兵待遠矢與

坐而待死者同實。遠矢至短兵不能應則坐而受敵也。故凡兵有大

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

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

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

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



管子  
卷之九

心一器謂師之器其器既成敢往之二器成驚夫夫又具則天下不敢生心與戰也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一器謂軍之器其器既成驚敵之夫又具則天下不敢守城而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眾一器謂國之器其器既成游之夫又具則天下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眾者知眾必散故曰無聚眾

短語三

凡兵之所以先爭謂敵用兵所當先而爭為者謂下事聖人賢士不

為愛尊爵有聖人賢士則以尊爵加之而不受惜也道術知能不為愛

官職有道術知能則以官職加之巧伎勇力不為愛重祿聽耳

明目不為愛金財故伯夷叔齊非於歿之日而後

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由前行多修故或後有名武王非於甲

子之朝而後勝也其前政多善矣由前政多善故甲子之朝一戰

大故小征千里徧知之小征謂以諸侯之眾有所征古者諸侯大國有五百

里者今既舉眾而征已國與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敵國皆當知之故徧知千里築堵之牆十人之聚

日五間之間謂私候之數令禁一堵之牆或十人聚作主者猶日五候之說或十人以不徧大征徧知天下大征謂以天下之眾有所征伐天子以天下為家故



編知天日一聞之散金財用聰明也。夫勳泉當令下也。其間侯之也。或散金財有所募資或用聰明度其不虞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耳目視聽遠。兵不呼傲不苟聚。不妄行。不強進。呼傲則敵人戒。苟聚則衆不用。無事徒不用若周幽。妄行則羣卒困。強進則銳士挫。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輒。輒中固之名也。所攻既堅則輒而難入。乘瑕則神。瑕謂虛隙也。所乘既脆。然五解故若神。攻堅則瑕者堅。所攻雖堅。脆者則以士卒擊。乘瑕則堅者瑕。所乘雖脆。却為堅者。強故也。乘瑕則堅者瑕。則以士卒脆弱故也。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坦朝解九牛。

而刀可以莫鐵。削也。則刃游閒也。故刀不虧。故天道不行。屈不足。

荒亂以十破百。敵國人事既盡。且器備不行。以半擊倍。敵國器備不可施行。故軍爭者。不行於完。

城池。行其城池。彼則知而備之也。敵以軍爭者。不行於無君。規彼無君亦故。莫知其將至也。

至而不可圍。莫知其將去也。不可圍者。不知其將去。楚墓。去而不可止。敵人雖衆不能止。

能止待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必富也。治其道當



然未必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  
能富必知富之事然後能富富者所道強也而  
富未必強也富者其道當強必知強之數然後能  
強強者所道勝也而強未必勝也必知勝之理然  
後能勝勝者所道制也而勝未必制也必知制之  
分然後能制是故治國有畧富國有事強國有數  
勝國有理智天下有分

君臣上第三十

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衆官之上但修此官

短語四

上之道而已至於官中之事則有司存非所言也比謂校文之也若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  
而不言其外比謂校文之也若君道不明則受令  
者疑權度不一則修義者惑民有疑惑貳豫之心  
而上不能匡則百姓之與聞聞謂隔礙不通也人  
其所與爲多猶揭表而令之止也揭舉也表謂以  
示也既使舉於表又令止之是木爲標有所告  
亦不一也故以死人心之疑也是故能象其道於  
國家加之於百姓而足以飾官化下者明君也象  
也謂能本道而立法能上盡言於主下致力於民而足以修  
義從令者忠臣也上惠其道下敦其業上下相希



言相希准  
以爲法也  
若望參表則邪者可知也  
參表謂立表所以參驗由

吏嗇夫任事

吏嗇夫謂檢束舉吏之官也若督郵之比也

人嗇夫任教

人嗇夫亦謂檢束百姓之官

教在百姓論在不撓

謂百姓有不撓從教論其罪

以行私

賞在信誠體之以君臣其誠也以守戰

既賞信罰必君臣合體莫不至誠

如此則人嗇夫

之事究矣吏嗇夫盡有管程事律

管程限也程準也律準也

行而論法辟衡權斗斛文劾不以私論而以事爲

正詳刑也文劾言據文而舉劾謂論法刑已下皆據事以爲正不曲從其私也如此則

吏嗇夫之事究矣人嗇夫成教吏嗇夫成律之後

則雖有敦慤忠信者不得善也

人嗇夫之教既成則人皆忠信故無

有獨得

而戲豫怠傲者不得敗也

戲豫非懈有豫怠不得爲敗也

如此則人君之事究矣是故爲人

君者因其業

謂因人嗇夫之業也

乘其事謂乘吏嗇夫之事而稽之

以度又以因之法

有善者賞之以列爵之尊田地

之厚而民不慕也

善者不敢懷慕不廢亡之辱慘死之刑而民不疾也過自應罰故殺

生不違而民莫遺其親者或罰而殺之或賞而生

之皆不違其理則人知





主德之有常不輕爲去  
就故人不遺其親也  
此唯有明法而下有常  
事也

天有常象

變象着明地不改其貞

山澤通氣人有常

禮

君子其儀不易

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

人君之道也

人君無官兼統衆

分而職之

司存

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

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

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

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

相序也

代更也謂上明下審更相序

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

而莫相德也

君以威覆下下以產供上各有餘特故不相德

是以上之人

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

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

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

上下各得其體

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

二族謂農工商也言

因上下有體內外有別

故此三族各得其制也夫爲人君者廢德於人者

也君者以爲人臣者仰生於上者也

臣者仰君而生

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

量其功之多少制祿以食之各得足也

爲人



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受任者必嚴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豐矣以勞受祿則民不幸生有勞者必得祿人則

則民不惑於道刑名職分明則道也者上之所以

導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德從君出制令傳於相令因相傳

事業程於官官各以其事業程於君也百姓之力也胥令而動

者也行視也視令不安勅則所舉不安

是故君人也者無賢如其言君以言制下無言則下無所稟令故言最

賢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臣則宜力事君故言下其力最可愛也

力上君言下於臣臣力上於君也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

之相守之畫謂分別其所授事君既畫其事則守而行之也相畫之官守

之官畫之民役之官既畫之人則役力以行其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

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符節印璽所以示其信也典法策籍所以示之制也

也此可以考其真偽定其是非故曰以相揆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諒知其德然上之道也

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不以職事為勞苦下之事也為人

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下及官中之事則君奪臣職故

有司不任也則君奪臣職故為大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臣當上供

臣當上供



從君之命今乃專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  
上之權故主失威謂用下之而不言智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  
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謂用下之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  
君為元首臣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知善則謀慮深  
服朕故曰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達故可以為人  
也身善人役也身善則材能可君身善則不公矣  
君身善則智淺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  
故惠實而不忍別也不忍則不義理之正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  
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

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  
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  
誅視聽者眾也是以為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  
諸生之職者也謂授諸生之官而任之以選賢論

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

收也得人則禍多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

可勝救也不可勝任則救廣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

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  
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

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官稟君命而後行若耳目待上之制而後用故曰官者耳目之制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立身正德而已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及猶頡也矯下事則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逆之行皆由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別上下之交正君臣之分順理而不失之謂道道德定而民有執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

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爲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爲人臣者援私以爲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臣所以爲公者乃是私也名曰行公道而託其私焉不違公道更是不違私道也既久行私而不知則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無積乎是姦心之積也故言姦心豈復無積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偏殺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內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

君意委由施於女謁若食之充口故曰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



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假因也。因女之能食主意。

以規度主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援外推。婦人

君之嬖寵又因大臣之智以於是乎外夫人而危

太子。女寵既隆又扶大臣之助兵亂內作以召外

寇此危君之徵也。

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衆不敢踰

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

而使矣。橫謂禮祭之官得入大罪者朝有定度衡

儀以尊主位。正衡衣服繅纒盡有法度。繅纒古則君

體法而立矣。體猶君據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

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爲常。著明而且久積

犯俗離教者衆共姦之。衆以難救爲則爲上者佚

矣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大夫受令

於君子受令於父母下聽其上第聽其兄此至順

矣衡石一稱斗斛一量丈尺一綽制。所謂同律度

准字准節律度量也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

至正也從順獨逆從正獨辟此猶夜有求而得火

也。衆皆從順而有獨逆者衆皆從正姦僞之人無



所伏矣。此先王之所以一民心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之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道法以讓為主，是故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令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論百吏之官各論其德能以待君命。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為常具以給之。具論衆官相之法制也。

總要者。相無常官，所以總統百吏之要。官謀士量實義美，匡請所

疑。士事也。官各謀其職事也。又當量實宜其有美善者，用匡於所疑必陳而請之也。而君

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府謂百吏所居之官也。立府必有明法，故曰

明府之法。瑞君所與臣為信者也。立三階之上，南

面而受要。君之路寢前有三階。是以上有餘日，上

有餘日而官勝其任。各理其職，時令不淫而百姓

肅給。言其敬而供上。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道者，誠人之姓也，非在人也。姓生也。言道立人之生人之所從出，故非

在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

在而聖王明君善知而道之者也。道猶言也。聖王善知道理，故言



而相告也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財有常法道也者萬物之要也為人君者執要而待之則下雖有姦偽之心不敢殺也不殺夫道者虛設道無形而善殺君夫道者虛設應故曰虛設其人在則通其人凶則塞者也非茲是無以理人非茲是無以生財謂其道是謂其道民治財育其福歸於上是以知明君之重道法而輕其國也得道之真以理身緒餘以理國而輕國故君一國者其道君之也道可為君天下者其道王之也道可王故大王天下小君一國其道臨之也其道足以臨國與天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

諸民君之所欲人則順之令得其所惡者能除諸民君之所惡亦順之而除所欲者能得諸民故賢材遂所惡者能除諸民故姦偽省如冶之於金陶之於埴制在工也嚴置之由工也

若若金埴

是故將與之惠厚不能供謂欲與人雖有惠厚之意財不能供將殺

之嚴威不能振謂欲殺人以致其理然而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謂欲實有問也或有聲無實或有實無聲實問虛

故不供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賞私利

何有過者不宿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宿猶停也謂

嚴置之由工也



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臣人所欲罰而罰，則人歸親於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澤從  
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澤苗上引猶君恩下達人心上悅也。是以官人  
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君者  
之官而不自官，被人之事而不自事，獨立於無先  
適之地，臣丁莫得而稽之，如此者，人主之位也。先  
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  
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別而聽之則各信其  
合而聽之則聖。合而聽之則得失相輔，可善相濟，易言之言賢聖不能易故聖也。  
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

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聚謂同所歸，漆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人不犯法，故無所用刑。先王善與  
民爲一體，以百姓心爲心，故曰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  
國以民守民也。萬國同一心，然則民不便爲非矣。  
爲非則失，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耳聽有  
利故不便。而名爲明君者，君  
間之堵牆窺而不見也。目視有所窮。而名爲明君者，君  
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納則見耳，自不覺信以繼信，善以傳善。君信而臣繼之，非明而何也。君善而臣傳之，  
是以四海之內，可得而治。是以明君之舉其下也。





管子卷第十

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請知君之短長又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故求不正其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北若野獸之處於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管子卷第十

盡知其短長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夫任人必擇其可否君之舉臣亦猶是也賢人之臣其主也盡知短長與身力之所不至請知君之短長又若量能而授官夫授人官者亦擇其可否臣之擇事亦猶是也上以此畜下擇其可畜下以此事上擇其可事上上下交期於正君有賢臣臣有令主故求不正其則百姓男女皆與治焉君臣正則百姓無自為淫僻也

管子卷第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君臣下第三十一

小稱第三十二

四稱第三十三

正言第三十四

君臣下第三十一

短語五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北若野獸之處以羣而居力強者征於弱也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衆





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聖王者即為民興利除害正

民之德。正人之而民師之。辨智是故道術德行出

於賢人。賢人知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

反道矣。道術既出故莫不從義而順理之極則

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正其善惡之物

體而國都立矣。上下設民生

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齊賦成禮君之所以為

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致賞則匿致罰則虐

而無

爵則虐財匿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

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居治戰勝守固者也

則勝守則固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

虐則下不信也。今虐則人無所措是故明君飾食

飲平傷之禮。飲食謂享也而物屬之者也。禮行則

是故厲之以八政。八政謂洪統之以衣服。求服所

也。富之以國裏賚之以王禁。禁令行

常者之則民親君可用也。民用則天下可致也。天

下道其道則至。君得名道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



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

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

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下歸之矣。有道之國發號

出令而夫婦盡歸親於上矣。布法出憲而賢人列

士盡功能於上矣。千里之內。東布之罰。東謂帛也。帛謂罰也。

古者罰刑或令出錢帛也。一畝之賦。盡可知也。賢人為之視治

斧鉞者不敢讓刑。讓猶拒也。當其罪不敢讓刑也。治軒冕者不敢

讓賞。賞當其功。故不讓也。墳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實。義

禮明也。墳順貌。或刑賞之美。敢連逆若子之從父家之從長如此者盡義明故也。夫下

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則賢人不來。上下不交。則賢人隱賢

人不來。則百姓不用。百姓無賢人則不知所歸。故百姓不用也。百姓不

用。則天下不至。無邪將何至哉。故曰。德侵則君

危。君德見侵。不覺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

令侵則官危。今侵則法不行。故官危也。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

我故百姓危也。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

則下無異幸之心矣。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

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

之騰。亂至則虛。騰謂凌。騰至則北。降故敗北。四者



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四者則上之四也則故施舍優猶以

濟亂則百姓悅言從恩厚含罕謂二者優厚雖非用法猶能濟亂故百姓悅之也

選賢遂材而禮孝弟則姦僞止選賢遂材則淫佚別賢賤有

則通亂隔男女則舉先通舉令能隔阂也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

下無怨心感期伏而不行此五者與德匡過存國定民之

道也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國所有也

國之所民所君也民者已之所君也有國君民而使民所惡

制之此一過也已此亦君之過民有三務不布其

民非其民也三務謂春夏秋務農人不務三則餓餓成變故民非其民也

其民則不可以守戰此君人者二過也夫臣人者

受君高爵重祿治大官倍其官遺其事穆君之色

穆猶悅也從其欲阿而勝之阿曲也巧言令色委曲從君至於動也剛漸以勝之

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君為倒君臣為

亂臣國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

執本相執要大夫執法以牧其羣臣羣臣盡智竭

力以役其上請給上之役也四守者得則治易則亂故不

可不明設而守固。明設上四法固而守之昔者聖王本厚民生，審知禍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違非，索辯以根之。謂有違非必舉索分辯得其根而止之也然則躁作姦邪，僞詐之人不敢試也。不敢為非以會君此禮正民之道也。制禮者用此道以正人也。古者有二言，牆有耳，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牆有耳者，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惡也。襲入也謂人主遊行請謁所請既從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賢外資游說為姦惡者也。所舉役之人前得資寵今怨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清賤然賤者必思從常例君

以與禍故謂之伏寇也

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便僻者不能諂君以得意故曰

刑罰亟近也。既不能得君意不能食其意也故刑罰數也。大臣

不能侵其勢。不能侵君之勢比黨者誅明也。君明故比黨者誅之為

人君者，能遠謗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行食無游食無

爵列於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杼身之道也。為人

上者，制羣臣百姓，通中央之人和。中央之人謂君與君和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參。左右之人任臣事者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

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

以緩為急，急可以取威。君雖曰緩左右行之乃為急故能取威也





於人役上  
其明而理  
職位以刑  
役心以法  
也君則役  
心以出法  
制也

則禮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人謂百姓百姓勞以其身供上之役也。以力役明。謂臣勳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以刑役心。心以出法制也。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心則度量可進退者主制。所以王為治謂充也。迂謂遠。迂曲也。進退者主制。所以王為治謂充也。迂謂遠。迂曲也。今治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謂君之道主必。有方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不滯必運而無礙。運者必暢。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而方謂臣道也。方故和之也。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而方謂臣道也。方不妄則信也。君以利和。則利也。臣以節信。則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

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戒慎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必正明德知得諸已。知得諸民。從其理也。於已既不妄不失於民必不妄不失於者從理。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故也。知失諸民。退而修諸已。反其本也。有失於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者反其本也。所求於已者多。故德行立。求已多者行立也。所求於人者少。故民輕給之。求人者少必輕於也。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於上天。故下注者發地利。足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





財用也。下注謂注意於下地故發興地利足於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皆得其宜。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皆以養其形而牽繫於衣食之利也。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塞止也。易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故曰分民也。同威無勢也。無所立。後有所立。事無爲也。無所生。後有所生。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

姦君子食於道則義審而禮明。義不審則義審而禮明則倫等不踰。雖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

則上無危矣。國既明禮義倫等不踰雖有大夫齊偏獨出伏罪而恐不敢有幸亂心。

民食於力則作本。作本者衆農以聽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草木必得時然後生。

故民迂則流之。迂則流通之。民流通則迂之。流遷則迂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能

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



備足上尊而民順財厚而備足四者備體謂備具而或體  
頃時而王不難矣四肢六道身之體也四肢謂手足也六道  
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四正五官國之體也四正謂君臣父  
子五官謂五行之官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  
官曰亂是故國君聘妻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  
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明男女之別昭嫌疑  
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通護惡不生婦  
言不及官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官中之交此先  
王所以明德罔姦昭公威私也明立寵設不以逐

子傷義明立正嫡設其貴寵于不禮私愛驕勢不

竝倫嫡子者所以傳重也故禮許私受雖孽之爵

位雖尊禮無不行言嫡子爵位雖尊選為都佞

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所立之

其都雅俊好者又以美衣麗服覆習之章表然則

兄弟無間鄰讒人不敢作矣嫡威重則兄弟和故

故其立相也陳功而加之以德論勞而昭之以法

參伍相德而周舉之尊勢而明信之其謂國相則

法獲美於此四者參駁任偶相與俱得其事是以

統周然後舉用之既用之尊勢而明信之也





下之人無諫疾之詆君明相賢必從諫如流故無諫疾之忌也而聚立

者無鬱怨之心聚立謂天下會同也若得其所欲故無怨望也如此則國

平而民無憾矣應政惡者也其選賢遂材也舉德以就

列不類無德舉有德者以就列位舉能以就官不

類無能以德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

矣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類無能以德矣不以無德之人為類舉能以就官不

亦將用之不以年少為之傷也如此則上無困

而民不幸生矣有功必賞用之故國之所以亂

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

任官無能此舉亂也四者無別無別謂妻妾嫡主

失其體羣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國亡則宗

族也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國

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

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

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中民謂百

人之亂中民謂百五者一作則為人上者危矣宮中亂曰妬

紛言積妬紛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弱大臣亂

成



曰稱述各稱述其已德之長中民亂曰讟謂以讟則亂小民亂曰財匿財匿重則財匿生薄財匿生薄財則

紛生變此三者或生變君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則內定矣正嫡庶之名稽妻妾之疑不正者之重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無事無事者皆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發必考其定下十伍以徵既得其定下其近其

小稱第三十二稱舉也小舉其過

則當權而改之



短語六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人不知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

取之丹青與珠各有可用之性故雖在山泉而藏

是以我有過為而民毋過命我身有過為人必知

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有過必知故以為

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舉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

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譽則已之善

問家則左右俊孺者善故先王畏民民之毀譽必

掩其過而飾其非也

當其過善故

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若自行善持名

人無不弱也謂既行惡即是持名雖有天子諸侯

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搶其地而走矣皆持其名而

惡日聞人共畏之故先王畏民無善名則奔

故奔其地而走也氣也者所以生全其形

身者孰為利氣與目為利目也者所以獨見其運

焉功用莫大焉聖人得利而託焉故民重而名遂

故最為利也聖人之聖情而又神託而行善我亦託焉聖人託

則譽滿天下故人重而名遂也託氣濁而不神所行皆可惡愛且不能為我能也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

言但患身之不善耳無患

託美既竭，華令人愛，情不得美名，泥於惡之乎。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感怨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情施雙美，而面有怨，聖人外見其惡，亦不得美名。我且惡面而感怨氣焉，怨氣見於面，惡言出於口，去惡充，皆以惡事充，以求美名，又可得乎。皆行人惡，必無美之名也。甚矣百姓之惡人之有餘忌也。惡人，不善，是以長者斷之，短者續之，滿者溢之，虛者實之。血虛也，長滿者人所忌，故之所好，故或續，或斷之，或虛之，短虛者人之或實之也。管子曰：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成罪已，故人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桀紂罪人，故稱身不罪之也。

之過者，強也。

稱身之過，卽是謙受益也。

治身之節者，惠也。

慎智之人。

然後理身節，故曰惠者仁。

不以不善歸人者，仁也。

不以不善之事歸之於人，如此也。

故明王有過則反之於身，有善則歸之於民，有過而反之身，則身懼。

過反於身，則有善而歸之，民則民喜。

民得善，故喜也。往喜民，人喜也。來懼身，懼身也。

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今夫桀紂不然，有善則反之於身，有過則歸之於民，歸之於民，則民怒，反之於身，則身驕。

往怒民，來驕身，此其所以失身也。故明王懼聲以感耳。

人以惡聲懼已耳，聞懼氣以感，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



目。人以遜氣體已目見。而感則身不致造惡。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機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邀獸可及。遠道可致。穀謂別質棲皮者也。感謂深得其妙有應於心者也。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也。管子曰：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謂逆此恭遜等以相逆接也。則不失於人矣。通以接人。有得失乎。嘗試多怨爭不得。既於人乎。大哉恭

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直用恭遜敬愛是。以理天下更不損益。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尊優一身用恭遜敬愛理。嘗試往之

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有恭遜敬愛則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遜敬愛身之紛澤也。故在奮行之身毋息。雖夷貉之

民可化而使之愛。夷貉之人。殘戾凶暴。苟以愛審去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而使之惡。結固苟無恭遜敬變化之是也。同是此身

可令生惡。故之身者使之愛。惡有恭遜敬愛則愛





無之名者使之榮辱同定此身之名有恭選此其

變名物也如天如地敬愛則榮無之則辱也

也故先王曰道言恭遜敬愛可以變化矣惡

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可諱而不起此病也仲

父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故

臣且謁之謁謂有所告之也雖然君猶不能行也恐其不

此言公曰仲父命寡人東寡人東今寡人西寡人

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

起對曰臣願君之速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

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丞嬰兒之未嘗於是丞

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

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刁自刑而為公治

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

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

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為不久務時為事久蓋虛

不長覆蓋虛妄不得長掩謂上三士者其生不長

者其死必不終其所行之行所長之性其至於死

耳必將復其不忠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



四子者廢之官。遂堂巫而苛病起兵。苛煩躁也。巫而公有預苛之病起兵。遂易牙而味不至。遂豎刁。豎刁無使勝之也。遂易牙而味不至。遂豎刁而宮中亂。遂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四子既逐而有四。豎公一室之中。而有一婦人。遂從竇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既有兵之道塗行旅十日不得通也。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者古

於策謂用此七百之者社降下于衛也。食將不復矣。作辭欲公之。故不給之食。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言其所。成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見者逃。父於地下。乃援素幘以裹首而絕。幘所以。覆也。故以。覆也。日蟲出於戶。乃知桓公之歿也。葬以楊門之扇。謂門扇也。桓公之所以身歿十一日蟲出戶而不收者。以不終用賢也。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者酒。者酒。增壽。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宰威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四稱第三十三

謂桓有道之君，無道之君，有道之臣，無道之臣，以戒桓公。

短語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管子曰：不能不皆盡之於君，無所隱藏。今何勞辱君令而快已言之乎？桓

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鄰諸侯之

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

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

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誠收聚而賜恤之令，其大富也。固其武

臣，宜用其力。聖人任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

皆飾，形正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

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

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鄰國以幣帛來聘，當取之以懷來有



德其或以制令來告者  
則君受之以爲法式乎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  
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  
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  
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  
又何以聞惡爲古非既美好宜通官又合於美道  
事乎以此神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  
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  
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  
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

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也謂土  
與之有家不治借人爲圖言自不能理其政令不  
善墨墨若夜言其昏闇辟若野獸無所朝處野獸  
愈爲生不相統意爲生不相統不修天道不鑿四方有家不治辟  
屬故無朝處也狂惑者失其性衆所怨詛詛祝希不滅人  
若生狂不分善惡也進其諛優繁其鐘鼓流於博塞戲其工替誅其良  
臣赦其婦女釋與婦女僚獵畢弋暴遇諸父其所  
諸父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  
以內暴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輟刑罰則烈  
言其法式之政既已輕  
由至於刑罰惟益酷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反以



爲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功也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

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

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

宿蒙也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

圖國家徧其發揮矣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及其發又者徧之也循其

祖德辯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賚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

高行辭

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

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

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愛則臣服之

服行也

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

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

左右執說以進不斬已已

執說說以達於君專國寵位無求去也遂





進不退

所謂如進而不知退

假寵需資

假因也。因君之寵必能需其資

貨賄卑其爵位

未必能養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

不可

退於君則言已能為輔。而以敗其君。皆曰非

我。由斯之人不肯故君有政。不仁羣處以攻賢者。

小人所忌者君子故其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敬

羣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賤若過。其見賤人無於他之心。反欲規

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人有曲而事。佞

放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其人見爭

之心。無備。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淇酒於

酒行義不從也

從順

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

迷或其君。生奪之政

生猶奪政。此於成後乎。

保界寵矜

擺寵

奪者則保

遷損善士

善士則遷改。而損棄之。

捕援貨人

其所捕

而援引者唯

入則乘等

出則黨驂

其貨賄之人。與

而等至其出也

貨賄相入

酒食相親。俱亂其君。若

又用黨而驛也

若自蒙雅

此亦謂昔者無道

之臣。桓公曰善哉

正言第三十四

關

短語八

管子卷第十一終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RECEI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Black  
30Color White

2017-20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0





201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修廢第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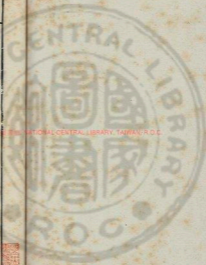
短語九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天地四時既無所易故曰同

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古淳而今澆古質可與

政其誅言今雖不同古可為借堯之時混吾之美

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借帝借也言二帝之時比屋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





字不不不不  
則不不不不

公卿不理其  
事以人辭故  
其獄一跨腓  
一跨屨而當  
死罪者今

此亦言非有出人之山不童而用贖澤不弊而養  
足童警鳴也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委之餘應天子之食牛馬之牧不相及  
故天下平有時而試曰良人至老成不相知不出百  
里而來足行者不出百里而故卿而不理解也  
公卿不理其獄一跨腓一跨屨而當死罪者今  
事以人辭故其獄一跨腓一跨屨而當死罪者今  
者一隻屨以取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之可以當厥刑今周公斷指滿稽斷首滿稽斷足  
滿稽而歿民不服非人性也敵也今周公謂時所  
罪滿而斷則從而考之首滿其罪者亦從而考之  
德斷足所罪滿者又從而考之凡此欲以為旗審

也罪定者成之然人尚不服其地重人載毀敵而  
異豈人性之然乎時美故也

也罪定者成之然人尚不服其地重人載毀敵而  
異豈人性之然乎時美故也  
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  
毀奪樂盡之所以養有不足人  
既情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  
也謂下但有農作之名不得  
自下而實皆歸于上也  
諸樂聖人察人之本游之於富貴  
夜謂暗昧之行也令人主至於  
大昏者則以博為夜事故也  
謂度時與化莫善於侈靡  
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君若不重則強者  
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賤有實敬無用則人可刑也  
賤之無用謂珠玉可

被

賤而敬之若此則人故賤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禮  
之賢不肖可利也  
樂而如賤事業本之始也言粟常人賤之賢者齊  
樂如常人貴之賢人賤之今則賢者之好禮者齊  
之陽也故勝火珠生於水而有光鑿故為陰玉者  
陰之陰也故勝水玉生於山而藏於山故為陰其  
化如神言珠玉能致水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  
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强者能守之  
智者能牧之賤所養而貴所賤粟米可養而賤之  
不然餓寡獨老不與得焉均之始也君不養而藏

強智雖務課寡獨老無所與之今政與教孰急  
藏之者所以賑貧乏故為均之始  
以感心同二者何先也管子曰夫政教相似而殊  
方若夫教者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標高  
秋雲悽慘有愁悽之容高置且速能生人之悲心  
喻教者受人之不令見其戚容人亦為之傷悼之  
藹然若夏之靜雲乃及人之體鵬然若藹之靜鵬  
潤貌鵬然和順貌夏雲之起油然含潤將降其澤  
及人之體去除熱氣而和順鵬有藹之靜人亦皆  
活靜喻教者灑之濕辭  
而強深者亦能感服之動人意以怨蕩蕩若流水  
而蕩搖自然而蕩搖則從教若流水也使人思  
之所生往教之始也身必備之教者若夏雲之  
順適故其人使

人思之人既思之則生其善心敬辟之若秋雲之始見賢者不肖者化焉敬者既若秋雲始見而累悅之則天下之賢慎之也若夏雲之起而累與不肖無不化焉敬而待之愛而使之若樊神山祭之簡從聖化人則敬而末待愛而後使尊賢者少不肖者多使其賢不肖惡得不化賢與不肖皆不得不得今夫政則少則即皆從教則人無所犯夫成形之徵者也去則少可使人乎欲成太平之形以知其徵騷者全德去則而使謂貧富用貧與富何如而可之中適曰甚富不可使其富則驕甚貧不知耻其貧則羞

也水平而不流無源則遶竭平而不流謂水也雲平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遶已平雲少雨又無委越已上二事為下有比例政平而無威則不行此則為政者愛而無親則流但行此愛無所偏親則親左有用無用則辟之若相為有光怨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不為用者辟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光而已親之無益也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或後上得短而下特長其役用之故曰危本而祀譚次祖犯詛渝盟傷言譚延也國事延及大祖更有犯敬祖禰尊始也祖禰人齊約

之信論行也。誼盟欲為整齊要束尊天地之理所

以論威也。天地以秋冬肅殺雷震電耀為威薄德

之君之府彙也。凡尊始論行論威為政者所當行

禍必因成形而論於人。此政行也可以王乎。必因

之成形論考於人事。此為政所請問用之若何。

如也。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名可以殖。天地有

而士可成。威鏡也。貴珠玉以君親自好事。謂好為

強以立斷。發立其志。非仁以好任。所謂悅人君壽以

政年。君所以壽考由為政百姓不夭厲。厲發六畜

遮育。五穀遮熟。養也。然後民力可得用。人俱富而

也鄰國之君俱不賢。然後得王。若俱賢則不可得

俱賢若何。問之曰。忽然易鄉而移。立仁賢忽然易事

而化。去故而變而足以成名。半變舊弊承弊而名

勤之。承先代之弊而成能。慈種而民富。流慈以勉

慶言待感與物俱長。謂德而後言待感而後勳所

也故日月之明。所謂典日。應風雨而種。風時雨若

故也。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斯民之良也。君人者德





出世物有生莫能  
不有而醜天地非天子之事也

論故曰人之良  
不有上事而又醜惡天

地之化此非天子之事  
民變而不能變是稅之稅

之傳革稅柱也革皮也稅之傳革則外革而內不  
革之類故也今人變而君不能變亦外革而內不

取喻焉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  
可革而不革則

故不民疾信人無信不立  
諸侯必化變遇之以盡

服也故成在信也諸侯必化  
變遇之以盡

請問諸侯之化弊  
弊謂欠行弊也者家也

之弊則以家也者以因人之所重而行之  
非人所重則當

吾君長來獵君長虎豹之皮  
君好虎豹皮故來獵用功力

之君上金玉幣  
君上用金玉為幣故用功力

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  
有田宅然後可賦今吾君戰

則請行民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  
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君之於人必

後可今使求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  
言士既之於衣食傷心者不可以致功靡而有餘

則君之不能用也則傷心矣傷故嘗至味而罷至  
樂則無聊而苟且故不能致功故嘗至味而罷至

樂謂富者先奏至樂而雕卯然後淪  
以灼之雕掠力道然後爨之皆富者所為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趨丹穴而求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以得成

此可於此  
明矣





此侈靡則重并貧者而為之也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  
 為也百姓既為富者所兼則息於作業故能生此  
 也富者之靡富或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  
 能自為乎富者為之畜化用今欲為此富富之法  
 臣者予而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使而報  
 之既使之多所費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  
 用然後成其功或如父罪而繫之子必予虛爵而  
 也父繫而伏之伏而破產以贖父之子必  
 驕之或空典爵名而無其位以收其春秋之時而  
 消之富者先賄物以討秦秋之有裸禮我而居之  
 若此者利令則官自取而消也時舉其強者以譽之而

又強則為之作聲譽而可使服事服行也強者  
 或令其有所統率其有辨明者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  
 以辯辭則令辯繁辭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廉  
 以標人富而清廉則堅強以乘六廣其德以輕上  
 位君能堅意強力以乘上之六者可以廣不能使  
 其德又可以分其上之任故位輕者也不能使  
 之而流徙此謂國亾之鄰若不能使任上之六者  
 也故法而守常守常故而不革也尊禮而變  
 俗流適之俗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馴  
 子嗣則當變之上信而賤文文虛而寡好緣而好馴  
 必子嗣反錄即指也馴馬之杜健者法惡者此謂成  
 國之法也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成也

者冥也。順其性欲必敗。凶若能民欲佚而教以勞。

勞致於耕。民欲生而教以死。成致於寇。難勞敎定。

而國富。積財成敎定而威行。其鋒故威行也。聖人

者陰陽理。善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此則合陰於外。故

信其情者傷其神。美其質者傷其文。精誠則化之。

美者應其名。實應其名。變其美者應其時。事應其

美不能兆其端者。審及之。常失於義。故災及之也。

故緣地之利。緣順承從天之指。指意也。當承辱舉

其死。辱舉也。逆地天。開國閉辱。善言則辱。可閉

也。知其緣地之利者。所以參天地之吉綱也。知能

之利則能參承從天之指者。動必明辱。舉其死者。

與其失人同。逆天舉事故。公事則道必行。公事則

其道必開其國門者。玩之以善言。有善言可玩。故

祭其竿辱。亦既有辱。當祭之何。唯有知神次者。操

犧牲與其珪璧以執其竿。當令巫祝知神之次。扶

以祭神而壽。家小害以小勝大。祭祀之費。家雖有

逆奉之罪也。辰其外。既以謝過。又當負中心。無所

時也。辰而復畏。強長其虛。長其謙虛之心。而敬長



之物正以視其中情。其於物也雖見外正猶未也。可信又當視其中情以驗之。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謂塞門以塞百姓警衛而誰敢敖也。擇天下之所宥。謂不為者事至於此如何哉而可擇。擇人天之所戴。謂為所疾。擇鬼之所當。謂為神所擇。擇人天之所戴。謂為所疾。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得此三德之人雖有寇賊無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強弱又若我何故安。強與短而立齊國之若何。謂強弱又執短兵列陣而立以攻齊國。高亨之名而舉之。謂若之何舉之此亦公則之辭。高亨之名而舉之。謂其名則重予之官而危之。與之重官則因責其能歡悅也。猶儻則疎之母使人圖之。責知其能隨而任之則自諉獨

而無所顧望。勝寵納侮使人圖之也。猶疎則數之母使人曲之。因不使人見怨陰謀而未已。勝者也。此所以為之也。強與短兵之寇也。大有臣甚大將反為害。謂大有既且且甚大害。吾欲優患除害將小能察大為之奈何。言我且欲寬優此患漸除其害每見其小能則察知其大欲為此事如何亦公之問。潭根之母伐。潭深也。此以大樹喻惡也。譬若亦未可。固事之母入。既未得入同其惡也。深鬻之母潤。鬻謂得其深情常令。不儀之母助。儀善也。使得助佐見之無使圖焉也。章明之母滅。當發明不善令人皆生榮之也。



管子

母失謂生暴殺之心若草木之生禁此其可謀之時必不得失之十言者不勝

此

謂今此事有十言之雖凶必吉而事之凶也

惡

善不如此一言之也

何

總謂收積也故使國家從故平安之時滿積積

者

立餘日而後美車馬而馳多酒醴而靡積謂富

有

富而侈食美車多醴財千歲毋出食此謂本

則

復千歲常令自食其財無使此外縣人有主

用

然而不治積之市積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也

也

然而不治積之市積謂不取官財以理其用也

一

人積之下一人積之上此謂利無常則公私共

積

積一分可謂利無常也百姓無實以利爲首

爲

實唯以利一上一下唯利所處則積多者百姓

然

後能通通然後成國無利而不通利靜而不化

觀

其所出從而移之利而不化者則由所出視其

不

可使因以爲民等

役

若此者使之幸與擇其好名因使長民

國

紀功未成者不可以獨名積財之功未成事未

故

爲典利者之長好而不已是以爲國紀好名不已



道者不可以言名。成功然後可以獨名。泉共言此人有名  
事道然後可以言名。然後可以承致酢。既有獨名又有言名  
然後可以至於先其士者之爲自犯。人有士行當以爲先今  
承君之酢報也。反自先之是爲後其民者之爲自贖。人能與利亦  
自犯其過也。今乃後之是自爲輕國位者國必敗。輕國位則有  
其慮不憂國也。國敗疎賢戚者謀將泄。疎賢戚則有外毋仕異國  
也。疎賢戚則有外毋仕異國  
之人是爲失經。異國之人所謂非我族類者也今  
毋數變易。是爲敗成。數變易則事繁而大臣得罪  
勿出封外。是爲漏情。毋數據大臣之家而飲酒。是

爲使國大消。

飲酒於臣家則威權移焉物不兩盛故臣強則國消也

三堯在

臧於縣。返於連比。若是者必從是器。亾乎。

雖使三

但應其物而不散施之終亦不能守其物。亾必不

返於連比之臣。臣既得之自用。則禍則國從是器

敗而亾乎器。

辟之若尊譚。未勝其本。亾流而下。

也。雖堯守藏不施。必不可得。自然流而下者。也。

不平

令苟下不治。

既不平今理下者必先能平今令高下者

不足以相待。

自處其高欲下件此謂殺事立而壞

何也。兵遠而畏何也。

此謂殺君之事其事既立而

素隨。民已聚而散何也。

後壞如此者何也即以德不

故也。

無道故輟安而危何也

始故也昔

功成而不信者殆兵強而無義者殘不

謹於附近而欲來遠者兵不信謂近然後遠者來

信略近臣合於其遠者立謂禮謂不擊也言於近

也此者則可謂禮謂不擊也言於近亡國之起毀國之族則兵遠而不畏

自謂禮謂不擊也言於近球國之宗族漸以至三者若此則國小而修大仁

兵皆迷遠無兵則威息故不畏也遠大雖復行仁不

而不利猶有爭名者累哉是也謂禮謂不擊也言於近遠大雖復行仁不

過其利而猶與他國樂聚之力以兼人之強以待

其害雖聚必散謂禮謂不擊也言於近此以擊危害如是者先難聚後必

散大王不恃眾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後利之成

而無害大王竇父為伏所攻乃去幽之岐杖策而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郡三年倍其初言大王所

頃而利之遂至於成疎戚而好外全以仁而謀泚

賤寡而好大此所以危言自疎已親好交外人既

既賤且寡好為迂大衆而約謂與衆為實取而言

九此皆危敗之道也謂與衆為實取而言實取而言

議謂實取使物於行陰而言陽於行實為陰密

人之有禍謂因禍言人之無患言人為無患吾欲

獨有是若何此獨若之事也問獨有之何是故

之時陳財之道可以行今也利散而民察必放之

此者則可

亡國之起

毀國之族

則兵遠而

不畏

自

球國之宗

族漸以至

三者若此

則國小而

修大仁

兵皆迷遠

無兵則威

息故不畏

也遠大雖

復行仁不

而不利

猶有爭名

者累哉是

也





身然後行管子言此乃古之陳說致財之道亦可

置之於身勿令下知然公曰謂何行所以長喪以

聖其時居喪之禮使人皆聖勤之敬也重送葬

以起身財重送葬則費用廣橋樑則不及事由人

一親往一親來所以合親也謂一親往一親來

此謂眾約起財故曰眾變之也問用之若何

巨瘞境所以使貧民也瘞境謂墳中埋瘞處

美壘墓所以文明也壘墓高而不

巨棺槨所以起木工也入棺為棺槨則多衣衾

所以起女工也習為衣衾則猶不盡故有次浮也

謂上之禮猶有不盡女工也有差樊樊蕃也謂

有瘞藏謂古之葬首或藏以金

次浮作此相食然後民相利守戰之備合矣

孝子荒迷或不舉火離里為食以相餉如此則

相衛親恩情結固至於守戰之時必誠力齊敵而

不能當鄉殊俗國異禮則民不流矣殊異則人各

得其所安故不同法則民不困鄉丘老不通觀誅

流散則人不眺丘大也老者各足於其所不相

見如此則人安其本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不號望地所而歸之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安鄉樂宅享祭而謳吟稱號

者皆誅所以留民俗也

皆今安樂鄉宅享祭先祖其有誨吟思於世所者則

誅之或有稱來號誅於他鄉者皆誅

之凡此皆欲留止人俗不令轉移

斷方井田之

數而分入之田數屋三為井也

乘馬甸之衆

每甸一馬十六井曰甸四區謂之乘

制之陵巖立鬼神而

謹祭每大陵深露皆有靈焉

皆以能別以爲食數

示重本也人之大小皆各有材能多者食衆能少

人本之

故地廣千里者祿重而祭尊其君無餘言

事也

修祭以饒地與他若一者從而艾之

從謂次當受封者艾謂滅

刑也言修祭之君受地與他同故曰若

一者則剛基其地與次受封之君也

君始者

始

從無封始王事者上王者

言從者先無封今始王

先人而自後也

為一畝故曰十畝若他國求官禮

昭穆之離

離謂次位

先後功器事之治

功有大小器有精麤

是爲十畝分免而不爭言

言諸侯既受

地分則上事

竊主隨政命以生立其

功凡此皆爲重本也

官禮之司

言國官禮

昭穆之離

昭穆謂次位





各定其先尊鬼而守尊鬼謂謀其故戰事之任高  
後之差也尊鬼謂謀其故戰事之任高  
功而下外本事戰士雖有下之殊食功而省利  
勸臣同共有功省其上義而不能與小利大義而  
小利而移也五官者人爭其職然後君聞官爭明  
辭於天下祭之時上賢者也謂助祭之時賢者居  
故君臣掌祭者掌禮以行事所用其智謀或君  
君臣掌則上下均臣能行君事故此以知上賢  
無益也其亾茲適祭祀之時非不上賢但庸臣亦  
云上賢而不用其智謀與祭時遠故曰上賢者亾  
無益既不賢則動皆遠理故茲適於危

性此以下字  
雖有聖人  
用之實難

謂空上之而已而役賢者昌役賢則功上義以禁  
暴義者所以除去尊祖以敬祖所以敬始封之君  
聚宗以朝殺示不輕爲主也謂聚會也小之封  
親疎之殺凡此載祭明置至明而置之故人不知  
爲主之重者也高子齊大夫問諸子  
也高子聞之以告中寢諸子將行故告中寢諸子  
諸侯諸子之中寢諸子告寡人舍朝不兼饋常禮  
居中寢者常兼饋而食中寢諸子告宮中女子曰公將有  
行故不送公送公也公言無行女安聞之曰聞  
之中寢諸子索中寢諸子而問之寡人無行女安





諸侯之  
人必  
諸侯之  
人必  
諸侯之  
人必

聞之吾聞之先人諸侯舍於朝不兼饋者非有外事必有內憂公曰吾不欲與汝及若若不欲與汝女言至焉不得毋與女及若言至謂論此言也吾欲致諸侯諸侯不至若何哉女子不辨於致諸侯婦人無博於外政故不明於致諸侯之理自吾不為汚殺之事人布織不可得而於外政故水汚殺之理近今就為人罪織不為已用故有布不得而衣言此者欲拒公故雖有聖人惡用之服者寡也立威以服諸侯也故摩故道新道定國家夫不能服三家即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然後化時乎摩謂新其事也故道謂先王之典刑新道謂度時而制法言能摩故道以

咸新道定國安家國貧而鄙富其美於朝市國言然後可以化時也國富而鄙富其美於朝市國言朝貧而邊鄙富饒若此者邊鄙之邑國富而鄙貧必寬直財貨好遺制以市權利也國富而鄙貧莫盡如市國富財故富鄙輸貨故貧其取乎反也鄙人不虛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多致市利與故也市也者勸也勸者所以起本多致市利則自勤而不忘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謂故能起本也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謂饒多也來事不饒多農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事不給故本事不得立選賢舉能不可得惡得伐不服用欲伐不損用百夫無長不可臨也若無賢之長無千乘有道不可修也雖千乘之國有道以人爲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用之則不可營營而伐之夫紂在上惡得伐不得用之則不可營營而鬼神怒之雖其旅若



林莫不倒于自伐故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無有伐而不得者也鈞則戰守則攻言伐紂者力戰城守則百蓋無策千聚無社謂之陋一舉而取固而攻之

天下有一事之時也言紂人苟且雖有千聚之夫政之誣也故武王一舉取天下社以殺之如此者為而有之此萬代一時之事也萬諸侯鈞萬民無聽雖使萬諸侯鈞於人上必不聽此言二者實上位不能為功更制其能王乎居上位不獨立其功不更共緣故修法以政治道則約殺子吾君故取夷吾謂替子君之子也其能緣順故常修理法制為政不違於道若此者可具謀委殺君子之不當立者吾君所以取夷吾為替者為有此道也

公曰何若取夷吾也對曰以同以其德智同故取也

其日久臨可立而待鬼神不明謂君子不當立者雖久臨其位危也

桓公之隱雖以囊索之食遺沈浮示輕財也其敬人不求其報所以明厚德也不得其報

曰沈得報曰浮或曰祭川曰沈浮也先立象而

定期則民從之先立法象與人定期故為禱謂先

福祥朝縷綿明輕財而重名縷帛也言每於朝置

財而重名者也公曰同臨所謂同者其以先後智渝者也

智謀受而過之詩所謂予曰有先後者也鈞則

財爭依則說假令財與人鈞同人十則從服若財

多彼則服 萬則化成功而不能識 若財萬倍多彼而從之 如意故可以成功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觀者莫能識之 而民期然後成形而更名則臨矣 於以名前所服之人則聽之以爲君矣 請問爲邊若何 對曰 夫邊日變不可以常知 觀也 邊者兩國交爭 寇敵同 年日有變 民未始變而 是變是爲自亂 未變者應機未發 且當循常而伺 時也更益其亂 故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 曰是爲自亂也 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以事 因其謀 諸變則四變也 請參驗知其委委之亂 然 問之 方百里之地 樹表相望者 丈夫走禍 婦人備

食 謂百里之國 自國都至邊境 每於高險之處 樹 立其表 使遙相望 其有寇賊之禍 丈夫則走而 奔命 婦人則備 內外相備 外拒寇以防內 內備食 食以給之也 內外相備 外拒寇以防內 內備食 春秋一日敗曰千金 稱本而動 春秋種獲尤爲農 但經一日敗費千金 故爲 候人不可重也 唯交於 國者 必當稱本而動也 候人不可重也 唯交於 上能必於邊之辭 候人謂謁候之來入國者 候人 可使重之 唯有能與上交 必定意 行人可 不有私 境之辭 至國不易者 其可重也 行人可 不有私 不有私 所以爲內因也 行人使人也 若何而可唯 能爲國內 使能者有主矣 而內事 使人出則意成 故 成事者也 使能者有主矣 而內事 使人出則意成 故 欲成內 萬世之國 必有萬世之實 無萬世之實 不 能成萬世之國



也必因天地之道天地之道順無使其內使其外

應內而外使其小毋使其大大者其國寶應小而失

失外情也大國之寶也今非理使其大賚一與而聖稱其

寶使其小可以為治謂使其大臣當尊之一與其

成能立聖人之能則專專則佚專則功成故佚

功謂稱其實事謂稱其功也能則專專則佚專則功成故佚

椽能踰則椽於踰椽猶梯也謂擊椽以為梯凡

也若不因梯直欲踰之則不能踰矣然則踰因梯而

踰矣此猶成功必有良臣賢佐然後事遂而名立

能宮則不守而不散官謂防禦之官則不有寇難

若無官直欲守眾能伯不然將見對伯長也謂材

之其衆必散也眾能伯不然將見對能之士眾必

能為之長若不能長之豪傑之人君子者勉於紀

將來對已以兩角兩埠之道也君子者勉於紀

人者也君子者德民之稱故但非見亂者也故輕

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

重重能制輕輕後慈惠之心油然而生矣今輕自任

之有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以輕則可使

操實則重不可起輕輕重無實則重有齊重以為

國則以爲國輕以為為以道使輕毋全祿貧國而

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毋全賞好



問先合於天下而無私怨。謂與天下合同人皆犯

強而無私害。雖犯於強乃以公義故無私怨也為之若何

對曰國雖強令必忠以義。強必德以義雖國雖弱令

必敬以哀。令敬以哀雖強弱不犯則人欲聽矣。犯

輕弱則先人而自後而無以為仁也。先人自後大

人逆之加功於人而勿得。施功而不所察者遠矣。貨

而遠之也所爭者外矣。富遺之外也明無私交則

無內怨。和交則不公而與大則勝。能與與大私交

眾則怨殺夷吾也。由故恐眾怨而殺之如以予人

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奪其事。

不奪其事則各安此謂無外內之患事故也。財食

其衣食無不足也外內之君臣之際也。君臣若有骨肉之親禮義者

人君之神也。禮義在則君尊臣卑且君臣之屬也

以義親戚之愛性也。相親相使君親之察同索屬

故也。索求也君親之於臣子同求其受敬矣。使人

君不安者屬際也。使君不安其位者則臣不可

不謹也。臣無受敬或不謹之也賢不可威。威賢則邪

能不可留。材能當引用之不杜事之於前易也。水



禮記

卷之三

鼎之汨也蓋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業之食事亦不擾也

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灰之若江湖

之大也人所以為君致成者則君歸之大也若湖水之大無所容納故也求珠貝者不

令也君之於人有所歸擇若明珠之逐神而遠熱交貝之為也人必去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

解者不處兄遺利若之於人也使敬之若逐神長利而去君之尊嚴莫與大諱致痼之哉夫事左

謂人君行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

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禮義之中國也弋取

用賢道為已用如此則利不可法故民流神不可

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元宮塔

法故事之

神亦不得其法不知神之所往故

不可留故動化故從新

天施地化日夜不息故能

高而不崩

謂得天變化日新之理故能得人者卑

而不可勝

謂人則眾歸之是故聖人重之謂重

君重之

謂重也故至貞生至信至

也言往至綏生

綏謂急言私已今空以言往而應之

自有道

正生則信至言則至教已言生而應之

情以文勝

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

情以文勝

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

情以文勝

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情以文勝情



則望有庸君子儼然不動旬身行旬均也君子身行必令均乎正

直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理國之常器也執故義道畏變也若人執守故義以尊於道者天地若夫神之動化變者也天地之極也若能祀神而變化變流變能與化起而王用則不可以道山也若能隨神化下其所運用則不可以常道仁者善用智者善用格之其富饒取類於山也非其人則與神往矣非其人尚能用之則明無不神往衣食之於人也不可以一日違也一日違未親戚可以時大也謂時大聚會之是故聖

人萬民艱虞而立焉人者難靜而易擾故聖人處之人疾則易云疾者無所為不憂生則難合也生有利欲之心合而無故一為賞再為常三為固然防或生吝謀故難合謂一時行其賜人則欣賴以為賞類再為之則理以為常謂至此時必當有賞類三為之則以為理固當然無其小行之則俗也若小行其實則人習懷愧之心其小行之則俗也以為俗無過厚之恩久之則禮義久而懷思此禮義之正者也故無使下當上必行之無使下人每至時承然後移商人於國非用人也下既不希上賞則專意於不擇鄉而處不擇君而使商入常隨利往來故出則從利





入則不守。商人出國唯從利焉其入國遇寇國之難則惟怯而苟免不為君城守也。

山林也則而利之。商人雖不為國用亦有利於國猶山林也隨取而得其利於國

容受而取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市則聚聚喧囂其利也。市則聚聚喧囂

工商二族依之以為故上侈而下靡。得商賈之利本此亦處物之宜也故上侈而下靡故上侈下靡

而君臣相上下。得商工之用故依相親則君臣之

財不私藏。相親則信公然則貪動積而得食矣。積者所為擁塞也農人貪商賈而動者則多徒邑移

市亦為數一。此亦為費數而得一耳也。問曰多賢

可云。問多賢之對曰魚鼈之不食餌者不出其淵

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殺是士能

自治者不從聖人。能自理者則有降不豈云哉。能

自勝之外何可云者。夷吾之聞之也。不欲強能。能

勿強引之也。不服智而不牧。服則勿養之。若

旬虛期於月津。若出於一明然則可以虛矣。月一

期津明潤鏡若人之道當若每旬之虛而任數自

理。自明人但虛懷接。故阮其道而薄其所予。則

士云矣。士之道憂則能死而服之至人所與則不

擇人而予之謂之好人。不擇人而取之謂之好利。



愚人則與無新簡擇可審此兩者以爲處行則云  
矣兩者謂不擇取與不擇而取寧不擇而不方之  
政不可以爲國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爲道  
動以爲道齊以爲行守正不動以爲道齊避世之  
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強弱藏用若陽者進謀  
幾者應感謂明其事者欲進而爲謀再殺則齊殺  
尙有參去又再殺然後可齊文然後運可請也  
則天下服故諸國歷數之運將降帝對曰夫運謀  
位也陽者進謀已下公問之辭也

者天地之虛滿也合離也言屢運之講崇替相因

乃理之不可已者也春秋冬夏之勝也若無春秋

則不能相勝而成歲有然有知強弱之所尤然後

應諸侯取交尤強絕也謂應運而王者必有智而

下之故知安危國之所存以時事天以天事神謂

神禮以神事鬼謂依時而故國無罪而君壽而民

不殺智運謀而維繫刃焉擊用智運謀亦須威以

其滿爲感感則物應其虛爲凶故虛也滿虛之  
合有時而爲實實時爲時而爲動虛時爲地陽時



貸。地在陽時數貸為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  
寒。厚謂過於寒熱冬有極寒夏有極熱是故王者謹於日  
至。謂冬至夏至也當知故知虛滿之所在以為政令  
知其底絃之虛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時  
為時令以順之。已殺生其合而未散可以決事  
時既有歲殺其萌乎內發欲生也然其時  
方寒合而未有時可以決斷刑罪之事也。將合可  
以禺其隨行以為兵。禺謂尋端初見也謂夏末初  
見其禺隨此時而分其多少以為曲政。兵之所由  
行可以為兵威也。謂歲年多吉對曰。  
陰陽之分定則甘苦之草生也。陰陽之分定於吉

也定於凶則苦。從其宜則酸醎和焉。謂從四時之  
草生。草生是也。味和而食焉。若春而形色定焉。以為聲樂。酸色青  
多酸冬多鹹是也。青聲色黑聲羽。夫陰陽進退滿虛凸時其散合可  
以視歲。唯聖人不為歲。言陰陽滿虛散合可能知  
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相以通  
政事。以瞻民常。或滿與虛萬人均乎故能通  
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水之變氣  
應之以精受之以豫。精誠其祥不弭當受之者須  
預有所防。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守正以應之也



且夫天地精氣有五，不必為沮。謂五行之時也。其  
為沮也。其亟而反其重，陵動毀之進退，即此數之難  
得者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影而違反，若或連重  
敗也。其為沮敗也，或纒有影而違反，若或連重  
或乍進乍退者，凡此皆受 此形之時變也。謂歲年  
敗之數難得而知之者 也。謂歲年  
變也。謂歲年 沮平氣之陽，若如辭靜。言欲沮敗平和之陽氣  
也。謂歲年 餘氣之潛然而動，愛氣之潛然而哀，胡得而  
治動。 則氣候之動靜知者也。故曰胡得而治動自  
沮平也。下對曰得之哀時位而觀之，得其時立分  
公問之辭對曰得之哀時位而觀之，得其時立分  
位而觀之，得美然後有輝。 然後情現悅而貌輝然也。

修之心，其殺以相待。既知災氣之所召，則修德於  
以待。 故有滿虛哀樂之氣也。當察災而德懷或滿  
之。 故書之帝八，神農不與存，為其無位，不能相用。問  
運之合滿安滅。 易之所序五帝，謂伏羲神農黃帝  
八帝之中，神農所存，事迹獨少，則以不為位，然於  
災處氣又不用，公問自今之後，運之合滿何所藏  
則可乎。 二十歲而可廣，十二歲而毒廣，百歲傷神。  
管氏對曰：從今之後，二十歲天下安寧，德義可廣  
又十二歲代將亂，而彌其廣，又百歲之後，天下分  
崩，鬼神之 周鄭之禮移矣。禮移則 則周律之廢矣。  
祀絕矣。 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則壞矣。 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時既



廢於農事稼穡之地耕稼生焉然則人君聲服變  
 故草之屬移變於不通之時依稱也代衰  
 矣聲謂宗聲衆亂則臣有依駟之祿則臣當故臣  
 多養駟馬及其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  
 受祿者所以稱之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  
 改鐵者所以為兵器當重之謂下流卑而聲好下  
 識不重鐵反旅陳於全而玩之者也母后為  
 曲食好鹹苦謂陳之下而悲者食多鹹則人君目  
 退亟既使婦人為政則百度昏人則谿陵山谷之  
 君之退亟也豈不亟急哉則谿陵山谷之  
 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更改也國衰則神  
 國之稱號亦更矣中朝既視之亦變  
 變後聖作故改其國號視之亦變  
 觀之風氣古之祭有時而星或祭星以祈風  
 氣之和者也

時而星燿燿星之明或有時而燿  
 時而胸胸達也或達而為求鼠應廣之實陰陽之  
 數也鼠受也凡此皆君之受人故廣也華若落之  
 名祭之號也言祭時為物作美號若  
 為國圖具其樹物也荒落之苗物益其光輝



管子卷第十二終

管子卷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

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管子卷第十二終

管子卷第十三

心術上第三十六

白心第三十八

心術上第三十六

唐司空房

玄齡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

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

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

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

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





嗜欲充益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嗜欲充益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

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上順道則下事

得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

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

難極也能走者馬也能飛者鳥也今不任鳥馬之

飛走而欲以人代之雖盡力美翼而終竟

不能盡以喻君代臣亦然故與人竝處而難得也

曰不遠而不得故曰難極也與人竝處而難得也

虛其欲神將入舍但能空虛心之嗜掃除不潔神

乃留處不潔亦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所以

智者虛心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但能虛心

以循理也智乎智乎捕理其智

雖復遠投海外虛心用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

之他毋從而奪之也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將欲

智終不知其夫正人無求之也智既不可得故人

處而得之也亦無從而求之故能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

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人事各登降揖讓賡賡

有等親疎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侈禁誅

謂之法謂簡擇於物未有能與道為一大道可安

而不可說者乃殺戮禁防之此法之用也大道可安

之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

孰知其則謂安適之君子雖人言其不義驚然不



既絕四海之人議言能體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言能體  
順地而靜則道德官者心之宅潔其官猶靈臺也開其門謂  
全備故不可伐也謂無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  
則神存私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雖紛然而亂  
則強不能偏立智不能盡謀志強與智然後所  
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立名當物故  
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無事爲紀殊  
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故可以爲天下若人者必  
與物同理故可若人者必人之可殺以其惡處也雖殺無益

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

若不好利雖不是以君子

不怵乎奸

怵止也不止人奸利不迫乎惡人惡成

意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

非所取也故事也既忘過在自用自用不順罪在

變化小聰明變舊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

之至其應物也若偶之若符契自靜因之道也此

皆虛靜循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

分也此已下上章之解也然非管氏之辭豈有矣

凡此書之解乃有數篇版法勢之屬皆間錯不倫

此以本

管子釋義



爾故使然也今究尋文理觀其體勢一轉非耳目

之論而韓有解老之篇疑此解老之類也

者視聽之官也心而無與於視聽之事則官得守

其分矣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

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故曰心術者無爲

而制竅者也心無欲之爲故曰君無代馬走無

代鳥飛此言不奪能能不與下誠也君之能不預

無不誠毋先物動者搖者不定趨者不靜言動

之不可以觀也位者謂其所立也人主者立於陰

陰者靜靜爲躁君故人主立於陰也故曰動則失位失位也陰則

能制陽矣靜則能制動矣君亦能制臣矣故曰靜乃自徑

道在天地之間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大無

不入故曰不遠而難極也虛之與人也無間虛能

人形故唯聖人得虛道故曰竝處而難得世人之

所職者精也職主也言所舉而生者精也去欲則宣宣則靜矣

宣通也去欲則虛自行故通而靜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

則神矣神者至畧也故館不辟除則畧人不舍焉

故曰不潔則神不處人皆欲知而莫索之其所以

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看有此然後知彼也不修之此焉能



此言人不知  
德之無間故  
曰無間故言  
德也故道之  
與德無間

知彼無此其具則修之此莫能虛矣虛者無藏也  
此既修則彼不能虛故曰去知則奚率求矣率循  
如則猶理無藏則奚設矣既不能隱藏則無  
而自求也無藏則奚設矣兼詳可以施設也無求  
無設則無慮無慮則反覆虛矣天之道虛其無形  
虛則不屈屈場無形則無所位赴赴道無所位赴  
故徧流萬物而不變無物與之德者道之舍物得  
以生謂道因德以生生知得以職道之精得其生  
精也道之故德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以然也得  
而然以無為之謂道無為自然舍之之謂德道之所舍

之謂故道之與德無間道德同體而無外內故言  
德也故道之與德無間先後之異故曰無間故言  
之者不別也同體故聞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德  
舍所以舍之異也義者謂各處其宜也禮者因  
入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  
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  
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  
者也有禮則有法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乎法故曰同出也故殺僇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  
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



此言者理之至也

知其極故曰可以安而不可說也莫人言至也  
能言者理之至也 不宜言應也有時宜言 應也者非吾所  
設故能無宜也不顧言因也無所顧思 因也者非  
吾所顧故無顧也因舊也非吾所為故無顧 不出於口不見於  
色言無形也四海之人孰知其則言深聞也不知  
之聞 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  
變則無過故曰不伐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  
心也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去欲  
也 門者謂耳目也耳目者所以聞見也物固有形

此言者理之至也

形固有名此言不得過實實不得延名不得無實  
姑形以形以形務名督言正名姑且也且言形也 故  
曰聖人不言之言應也言則言彼形 應也者以其  
為之人者也人有所為故聖人得不應執其名務其應所以成  
之應之道也物既有名守其名而命合之 無為之  
道因也因也者無益無損也損益者 無為之  
之名此因之術也見形而後名非因而可 名者聖人之所以  
紀萬物也萬物雖多立名以紀之也 人者立於強必強然後 務  
於善必善然後成人也 未於能能未成者 動於故者也所





運動必循

於故致也謂無之心也聖人無之謂無之心也無之則與物異矣

故異也無異於有異則虛虛者萬物之始也若有形

無形故曰可以為天下始聖人體虛故人迫於惡

則失其所好故失所好怵於好則忌其所惡所怵

故忌非道也皆非故曰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惡不

失其理欲不過其情故曰君子恬愉無為去智與

故言虛素也凡如與言皆從虛其應非所設也其

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舍已

曰物故為法者也感而後應非所設也緣理而動非

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自用則不虛不虛則

件於物矣變化則為生謂有為生則亂矣故道

喪因因者因其能者言所用也能而用也君子之

處也若無知言至虛也其應物也若偶之言時適

也若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故物至則應過則舍

矣舍矣者言復所於虛也

心術下第三十七

短語十一

形不正者德不來有諸內必形於外故德來居中

外形自正詩云抑抑威儀惟德

之行

中不精者心不治。精誠至之謂也。中，正形飾德。

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正外形飾內德，則下觀而化矣。

昭知天下，通於四極。因物之義，可以達其理也。昭，明也。通，達也。四極，四方也。

是故曰：無以物亂官，官亂則母以官亂心。官，官也。母，母也。無以物亂官，則官不亂也。官亂則母以官亂心，則心亂也。

此之謂內德。官，官也。內德，內德也。是故意氣定，然後反正。

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氣，氣也。無欲則意氣定，氣者身之充也。

故曰：身行者正之義也。行，不違中正也。充，不美則心

不得。充，不美則氣不和。行，不違中正也。充，不美則心

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

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

之而天下治，實不傷。因名而財，則物宜之不亂也。實，實也。

於天下而天下治。天地以及萬物，皆有理，於

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但專意一心，則耳目

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筮而知凶吉乎。患凶豈勞

得之於已乎。誠已自通，問人致意，故曰思之。思之

不得，鬼神教之。誠已思而不得，非鬼神之力也。其

精氣之極也。鬼神能教不精極者，今有精極，誰

精氣之極也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謂專一其氣能變一事能變謂專一其事能變

曰智能專一其事能變慕選者所以等事也人之

或古事之或選擇之極變者所以應物也物窮則

變通之理應物者也慕選而不亂聖選則齊極

變而不煩宜故不煩也執一之君子執一而不失

能君萬物一謂精專也既精且日月之與同光天

地之與同理所謂與天地合其聖人裁物不為物

使聖人者裁斷於物而使心安是國安也聖心安

心治是國治也聖心治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

理與安一在於心理心在於治言出於

口則無治事加於民枉事故功作而民從則百姓

治矣功成而人服所以操者非刑也所以危者非怒

也刑雖能懼怒雖能危此之於道猶為末功物民

人操百姓治道其本至也必理如此則道為人本

至哉不至無無虛也所謂至非所人而亂非至

為天下必亂允枉有司執制者之利非道也有司執制

未嘗於刑聖人之道若存若亡逆之不見其首隱

若存若接而用之歿世不亡道無形也不見其後則無

凶也盡時故歿世不亡也

理與安一在於心  
口則無治事加於民  
治矣

其力一氣能變曰精  
一事能變  
曰智



與時變而不化。應物而不移。日用之而不化。無形

變務人能正靜者。筋肋而骨強。能靜則和氣全。能

戴大圓者。體乎大方。必體大方然鏡大清者。視乎

大明。必視大明然正靜不失。日新其德。正靜者則

德日新昭知天下。通於四極。既知天下則金心在

中。不可匿。金之為物。彌精心之為用。稱明故比心

可隱匿外見於形容。可知於顏色。其見於外或在

善氣迎人。親如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戈兵。不言之

言。聞於雷鼓。至道之君。常言之言則金心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無不精。無不知。故明於日

言焉昔者明王之愛天下。故天下可附。暴王之惡

天下。故天下可離。故貨之不足。以為愛。刑之不足

以為惡。貨者愛之末也。刑者惡之末也。愛惡以為

貨則為凡民之生也。必以正乎。正平則能所以失

之者。必以喜樂哀怒。喜樂哀怒過節怒莫若樂。節

樂莫若禮。樂主和故守禮。吳若敬。禮者敬而巳矣

外敬而內靜者。必反其性。外敬則合禮。內靜則豈

無利事哉。我無利心。豈無安處哉。我無安心。亦既

反性



此心也  
此心也  
此心也

此心也  
此心也  
此心也

則忘其利安雖有利心之中又有心動亂之心  
 心以先言得意感也而意然後形然後呈形然後形然後  
 思有影聯理可思然後知能知也凡心之形  
 過知失生是故內聚以為你泉之不竭內聚思慮  
 窮猶泉之有表裏遂通泉之不涸四支堅固則外  
 道表裏無拂故若泉之不涸而四支堅固也但能  
 道者則四支堅固也用此能令用之被服四固用此  
 固被及其身也是故聖人一言解之上察於天下  
 察於地故能窮於上下

白心第三十八

短語十二

建當立凡所建必建其當立者也有以靖為宗靜則思慮審以

時為寶建事非時難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以政為儀政者所以節

儀和則能久又必當和同然後能久也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

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凡此雖曰有利非

故皆不上之隨天其次隨人所謂應天人不倡不

和為人倡而和事天不始不隨則舉無不違也故其

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  
象則索其形諸君之出言人乃順而不廢其行事



理實尋本其所生則其象可緣其理則知其情。順  
知象疑可知則其形可索也。索端則故苞物象者莫大  
自見。索其端則知其名。名自形。故苞物象者莫大  
於天地。萬物共在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日陰也  
物皆秉陰陽之。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一日無水  
氣然後化之也。或有不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冬不為松柏不為  
不全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按其霜雪夏不為  
管黎枯或立。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周公  
其雨露也。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冬行霜  
管黎之親休。其時故也。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實  
雨露故萬。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行實  
人行則於國人故天。是故萬物均。既誇眾矣。誇大  
下清而百姓蒙利也。

與聖人無私故萬物均。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  
蒙其利既大而且眾也。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無德情故理。正名自治  
之奇身名廢。奇謂邪不。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正  
法備則事無闕澤。不可常居也。居必有時而遷。不可廢舍  
也。廢舍則百。隨變斷事也。居變則不知時以為度  
事非其時。大者寬小者局。局則有餘。物有所餘有  
則不成也。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  
所不足。以有餘補不足。兵之出出於人。人為其人  
入入於身。兵而有功入其。兵之勝從於適。適和也  
克在。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故曰祥於鬼者。義於

和也。德之來從於身。修身則故曰祥於鬼者。義於





卷之三

人義於人者則鬼兵不義不可。兵不義而選強而驕者損其強弱而驕者亟矣。可選禮而驕無施而其於焉與之。強而卑義信其強中弱而卑義免於罪是故驕之餘卑。弱驕則卑也卑之餘驕。於卑則強強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理幾用天下行之不聞不足。無不足於其人此謂道矣。多少皆足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殊無取焉則動皆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賊。達道故人反背之而賊左者出者也。左為陽陽主右者入者也。右為陰

世之君子  
其行也  
其言也  
其心也

主成故出者而不傷人入者自傷也。出者既主生為入也。建而傷人不日不月而事以從。但循道而行不計是還自傷也。也不卜不筮而謹知吉凶。順道則吉違道則凶是謂寬乎形徒居而致名。守道者辭職而已故其身去善之言為善之事事成而顧反無名。若能去言善事其事之成顧反能者無名從事無事。事者必不求名然其從事安審量出入而觀物所載。謂凡今當觀物載之所堪孰能法無法乎始無始乎終然後當量而出之也故曰美哉第弗弟。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弟







凶致故教存亦故曰濟於舟者和於水矣水和解  
 可致凶亦可也浪舟能  
 義於人者祥其神矣與人理相宜則事有  
 適而無適事雖有所適可若有適觸解不可解而  
 後解雖時有適潛默則客入莫知其由然故善舉  
 事者國人莫知其解不能知其解為善乎毋提提  
 為不善乎將陷於刑提提謂有所揚舉也欲為善  
 陷於刑罰也善不善取信而止矣善與不善足止  
 矣此言可以為若左若右正中而已矣懸乎日月  
 無已也左陽謂善也右陰謂不善也言處陰陽之  
 中得其正而止若能常得中則名與日月

俱變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  
 策切為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  
 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  
 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矣無益  
 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  
 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自知則  
 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  
 周也自知能審知人能濟所謂道內固之一可為長

俱變而無已時也愕愕者不以天下為憂愕愕守正者忘  
 刺刺者不以萬物為策刺刺操求自謂智謀之士  
 策切為孰能弃刺刺而為愕愕乎智者勞而失惠  
 也難言憲術須同而出凡為法術必重難須  
 言無損言近可以免損益之事當潛而為之矣無益  
 又曰何謀此慎密之至故曰  
 知何知乎謀何謀乎常曰何謀此慎密之至審  
 而出者彼自來審而出者必同自知曰稽自知則  
 矣知人曰濟知人則能以濟知苟適可為天下  
 周也自知能審知人能濟所謂道內固之一可為長

久固之則長久論而用之可以為天下王  
度時論用如此天之視而精既可王天下則於心  
可以為天下王四壁周禮所謂四柱有節者也祭天  
天則祭以四壁而壤土而與生天既降福故壤土  
祈請其福祥也能若夫風與波乎唯其所欲適風動波應大小唯  
聖人亦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  
猶是也故子而代其父曰義也臣而代其君曰篡  
也篡奪而取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代君則非  
寡也謂之篡之豈能使特之衆前歌故曰孰能去  
後舞乎則武王以臣代君於理是也故曰孰能去  
辨與巧而還與衆人同道者則以特持其辯巧自

異於物逆天絕理壽流四海故也向能去其辯巧  
與衆同道何武王之政窺義雖欲伐之故得篡名  
故曰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思索太  
名故王臥名利者寫生危息名利則除身之危  
道狹也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周其智  
則神傷竭故於持而滿之乃其殆也持滿者善  
其生有阻難也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  
退天之道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  
則敗凶故不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  
可任其仕也俱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交於驕暴則與之  
凶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危凶及已也道之大





如天無不其廣如地無不其重如石萬人之力其輕如羽不為人載之民之所以知者寡故曰何道之  
 近而莫之與能服也服行奔近而就遠何以費力  
 也道近在身不能求之於已而望故曰欲愛吾身  
 先知吾情知已情則能君親六合以考內身通六  
 種一考之於身身皆備以此知象乃知行情於  
 之則何類奔身而速之也知行情則不違理於  
 可行之乃知既知行情乃知養生知行情則不違理  
 曰乃知左右前後周而復所或從前後行之既周  
 養生執儀服象敬迎來者或從前儀行常象將來  
 所也可行之禮敬而迎之

今夫來者必道其道道從也將來之無遷無行  
 命乃衣久理既從道而來但遵而行之無遷和以  
 反中形性相葆事既安和反歸中理如此一以無  
 貳是謂知道將欲服之必一其端而固其所守固  
 則道責其往來莫知其時若責生之任索之於天  
 與之為期求性命之理於天不失其期乃能得之  
 命不失期則性故曰吾語若大明之極若女也大  
 也大明之明非愛人不予也於人而不與之也  
 同則相從反則相距也與天同則從吾察反相距



管子卷第十三

終

吾以故知古從之同也。

察今反則有弊故知古之從者以共同也。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3.08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202509 118



管子卷第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水地第三十九 四時第四十

五行第四十一

水地第三十九

短語十三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莖，莖也。莖，莖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生也。請生於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水言材美具備其潤澤若氣以支持於地若筋分流地上若脈也。故曰



水具材也。

言水材美具備。

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泔和也。惡狝穢也。視之黑而白，精

也。視其色，雖黑及揮揚，之則白如者，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

正也。器滿則止，不可加，利如此者，正也。唯無不流

至平而止，義也。方圓邪曲無所不流，平則止，不可增高如此者，義也。人皆赴

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以道

卑為室，王以而水以為都居。都聚也。水聚也。居於下，卑也。準也者，

五量之宗也。焉故為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

之質也。無色謂之素，水舉無色，五色不得不成，故為五色質也。淡也者，五味

之中也。無味謂之淡，水舉無味，五味不得平也，故為五味中也。是以水者，萬

物之準也。萬物取平焉，故曰準也。諸生之淡也，適中故曰淡

也。違非得失之質也。得亦自水生焉，失亦自以水生焉，故為得失之質是也。

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南從天降而亦何河，漢故水集於天地。

而藏於萬物。動植之物，皆含液也。產於金石，揀金於水，山石之穴，或有溫泉，

焉。集於諸生，諸合生類皆得水而長之。故曰水神。莫不有水焉，

謂之集於草木，謂之集於草木，根得其度，得其生，華得其數，榮落

數實得其量。得其生，熱之量。鳥獸得之，得其生，體肥。大羽毛豐

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義。義謂從無，以適有也。反其常

者。常謂長育之常數也。水之內度適也。內度謂潛潤之度也。夫玉之所

寶者。九德出焉。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

也。鄰近也。玉文相通近也。理各自通如此知也。堅而不感。義也。要結聚也。如此義也。

廉而不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

適皆見精也。瑕通玉病也。以其精神故不掩瑕。適茂華光澤。竝通而

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

象古君子是。以人主資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比籙也。

九德出焉。人主所以寶而藏之。為符瑞九德之故。人水也。男女精氣

合而水流形。陰陽交感流布成形也。三月如咀。咀者何。曰五

味。五味者何。咀咀口和嚼之謂三月之曰五藏。味

出於五藏後也。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

藏已具而後生肉。脾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肝生革。革皮也。心生肉。五肉已具而後發為九竅。脾

發為鼻。肝發為目。腎發為耳。肺發為竅。五月而成

十月而生。生而目視耳聽心慮。目之所以視。非特

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

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蠱蠱也。察於微

眇。故修要之精。言精思是理。修要妙之精也。是以水集於玉而

冬大補腎  
春大補肝  
夏大補心  
秋大補肺  
冬大補腎





此處及之  
得與及之  
其意不  
同也

九德出焉，凝寒而為人。凝，停也。言精液。而九竅五

處出焉。五處，謂耳目。此乃其精也。言九竅五處。處

濁塞能存而不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專氣

伏聞能存而能亡者，著龜與龍是也。言龜龍專氣

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謂龜得水火之靈故先知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得水不測，故神。欲小則化

如蠶，蠶欲大則藏於天下。言能隱欲上則凌

於雲氣。也。向上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隨時而

此處及之  
得與及之  
其意不  
同也

於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

也。或世見謂下谷不從，或世不見者。謂洞川水生

螭與慶忌。世見生慶忌也。世不見生螭也。故涸澤數百歲，谷之不

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謂涸澤之中有谷，谷有水，慶

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

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

報。此涸澤之精也。涸川之精者，生於螭。螭者，一頭

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

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是以水之精，蠶濁塞能存



而不能凶者生人與玉伏閭能存而凶者著龜與龍或世見或不見者螭與慶忌故人皆服之謂服而管子則之言管子獨能人皆有之莫不而管子以之以用也言管子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言水不具獨能用水也萬物莫不以生謂水唯知其託者能為之正具者水是也託依也能知水理之所依者能正於萬物故理之具者水也故曰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諸生之宗室也美惡賢不肖愚俊之所產也何以知其然也夫齊之水道蹶而復故其民貪竈而好勇以水道蹶復故令人貪以其蹶速故令人

龜男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以其淖故其民果賊也越之水濁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洎浸也濁重故惡浸則秦之水泚寂而穢滌滯而多所漸入故疾垢也秦之水泚寂而穢滌滯而穢味停留又泥滌沈滯與水相雜也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以其泚而穢故貪戾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淤壅而禱齊晉謂齊之西而晉之東枯旱謂其水餘涸而無光也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以其運故諂諛以其枯故葆詐以其淤壅故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滯而禱故其民愚戾而好貞輕疾而易疾沈故愚戾而好貞萃禱故輕疾而易疾也宋之水



輕勁而清。故其民間易而好正。故易清勁。故好正也。是以  
 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言解人之邪。正當水而不知。故水一則  
 人心正。一謂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人心既  
 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易直則無邪也。是以聖人之治於  
 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樞。主運轉者。也。言欲轉化  
 於人。但則水之理。故曰其樞在水也。

四時第四十

短語十四

管子曰。令有時。王若命令。必有其時。無時則必視順天之所

以來。視謂觀而察之。若不得時。則必觀。察其所致。改革以順天道之來也。五漫漫。六  
 惛惛。孰知之哉。漫漫。曉遠貌。惛惛。微曉貌。五謂每  
 其理微暗。既漫且且。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其理。故知之者少也。唯聖人知四時。不知四時。乃失  
 國之基。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路。謂失。其常居。故天曰  
 信明。地曰信聖。言能信順天地之道。則四時曰正。  
 順行四時之令。曰正也。君明聖則能。用賢材。故正  
 也。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聖也。曰。慎使能而善聽

信之。謂能聽信。信。使人能之。謂明。使任賢能。則為明也。聽信之謂  
 聖。既聽其言。又信其事。所以為聖。信明聖者。皆受天賞。信明者。使  
 天福也。





不能為憐既使不能憐憫而忘也者皆受天禍憐憐憫也

皆連理故是故上見成事而賢功則民事接勞而

不謀謂君見下有成則能賞其功是上能以上

見功而賤則為人下者直情其功勞為人上者驕

不恤下功則是故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天地用

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陰陽更用於四刑德者

則生禍然則春夏秋冬將何行東方曰星東方陰

亦不定於陰陽也其時曰春其氣

曰風陽動而陰風生木與骨木為風而發轉其德

喜贏而發出節出生也言春德喜悅時其事號今

修除神位謹禱禱者則禱神以通道之

宗正陽春陽事故以治隄防夏多水潦故於耕芸

樹藝正津梁謂正橋修溝瀆堯屋行水者使之

依次行而用解怨赦罪通四方凡此皆助然則

柔風甘雨乃至柔和百姓乃壽百蟲乃蕃此謂星

德星以和星者掌發為風掌主也主是故春行冬

政則雕肅殺之氣乘行秋政則霜秋霜降行夏政

說文解字

卷之六

皇極經世一  
卷中

則欲是故春三月以甲乙之日發五政甲乙發春  
一政曰諭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賦爵列授祿位列次  
也三政曰凍解修溝瀆復凶人人之遷凶四政曰  
端險阻路有險阻理修封疆正千伯千伯即五政  
曰無殺慶大毋蹇華絕華絕也華之屬其根五  
政苟時春甫乃來南方曰日南方太陽其時曰夏  
夏假也謂時其氣曰陽夏之陽生火與氣陽為鬱  
物皆假大也故為火其德施舍修樂施舍謂施爵祿舍通樂其  
氣也故為火其德施舍修樂修樂謂作樂以修輔也其  
事號令賞賜賦爵受祿順鄉順鄉謂不違謹修神

祀量功賞賢以動陽氣陽氣主仁故行九暑乃至  
九暑謂九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以  
照育為中央曰土土位在中而寄王於六月承  
德也於夏所以與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以  
火同章也於夏所以與土德實輔四時入出王在四時之以  
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澤益土生皮肌膚上所生  
皮與其德和平用均其生植之力土生皮肌膚木實成  
風雨節土益力土德雨澤益土生皮肌膚上所生  
無偏私實輔四時春羸育夏養長秋聚收冬閉  
藏言土之所輔成也大寒方極國家乃昌四方乃服  
言土輔四時使均成然後此謂歲德言土能成日  
家極而成歲國昌民服



堂賞賞爲暑

得賞則熱然故爲暑

歲掌和爲雨

和則陰陽交故爲雨

夏行春政則風

風主春故

行秋政則水

行冬政則落

謂穀故是故夏三月以丙丁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二政曰開久墳

久墳瘞也發故屋辟故邪以假貸

詳開三政曰令禁扇

禁扇去笠者不欲毋扱

去笠

今人棄盛陽之氣

毋扱

也除急漏田廬

田中之畜欲漏之不

四政曰求有

德賜布施於民者而賞之

五政曰令禁置設禽獸

謂設置以毋殺飛鳥

五政苟時夏雨乃至也

西方

取禽獸也

曰辰

辰星日交會也秋陰陽適中故爲辰

其時曰秋

秋擊也時物

氣曰陰

陰氣也

陰生金與甲

陰氣凝結堅實故

憂哀靜正嚴順

秋氣悽則故以憂恤哀憐爲德

時而爲居不敢淫佚

秋氣而靜居不

毋使民淫暴

順旅聚收

謂順時理軍旅

畜聚賞被羣幹

聚有武幹聚彼羣林

材謂可以充

其祭所欲必得

祭所惡之方而伐我信則克

故能此謂辰德

辰以收斂殺辰掌收収爲陰

辰和爲德也

辰和爲德也

辰和爲德也

辰和爲德也



爲陰故行春政則榮春發也行夏政則水夏多行

冬政則耗冬肅殺也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

政一政曰禁博塞博塞長索邪故禁之圍小辯鬪譯蹠小辯

口鬪訟者皆當禁語相疾忌二政曰毋見五兵之

刃爲顯訟者皆當禁語相疾忌三政曰慎旅農趣聚收四政

曰補缺塞圻師旅管農當慎收之秋方五政曰修

牆垣周門閭亦所以助五政苟時五穀皆入北方

曰月北方太陰其時曰冬冬中也言藏收其氣曰

寒冬之氣也寒生水與血寒聲則水流其德淳越温怒

血亦水之類

周密冬時花葉凋落唯根幹存焉故以淳實爲德

爲德難復陰怒當節之以其事號令修禁徒民令

靜止時方休息故禁人地乃不泄冬令行故斷刑

致罰無赦有罪以符陰氣陰氣主殺故斷大寒乃

至甲兵乃強五穀乃熟國家乃昌四方乃備此謂

月德可以閉藏罰月掌罰罰爲寒罰則殺物冬行

春政則泄春陽氣行夏政則靈夏雷行秋政則旱

謂冬氣是故冬三月以壬癸之日發五政一政曰

論孤獨恤長老二政曰善順陰修神祀賦爵祿授



備位。三政曰效會計。毋發山川之藏。山藏謂銅銀之屬。藏在山者。川藏謂珠玉之屬。藏在川者也。四政曰捕姦遺。得盜賊者有賞。

五政曰禁遷徙。止流民。圍分異。分異謂墾居者。五政苟時。

冬事不過。所求必得。所惡必伏。是故春凋秋榮。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氣之賊也。賊。反時則為賊害也。刑德易節。

失次則賊氣逃。至賊氣逃。至則國多畜殃。是故聖

王務時而寄政焉。謂順時而立政。作教而寄武。因教而作習武也。

祀而寄德焉。謂設祭以酬德則神歆也。此三者。聖王所以合於

天地之行也。天地之行。唯此三者而已。日掌陽。月掌陰。星掌和。

陽為德。陰為刑。和為事。是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彗星見則失和之國惡之。失則當受罰。故其所失。各以其所類而與惡也。風與日爭明。則失生之

國惡之。日惡風且熱。旱受成矣。方生之物皆枯。是悻矣。此失生德也。故失生之國惡也。是

故聖王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彗星見則修和。

風與日爭明。則修生。此四者。聖王所以免於天地

之誅也。信能行之。五穀蕃息。六畜殖而甲兵強。治

積則昌。暴虐積則亾。道生天地。道者自然。能生天地也。德出

賢人。德者賢人所修。為故能生賢也。道生德。成德也。德生正。德修則理





自正生事

事幹

是以聖王治天下窮則反終則

始德始於春長於夏刑始於秋流於冬

謂刑於冬而休息也

刑德不失四時如一

皆順時而成效如一刑德離鄉時乃逆行也

作事不成必有大殃月有三政

月三句政異故曰三

政王事必理以為必長

王者行事必順三政不中

者疾失理者凶

中猶合也不合三政者國有四時

固執王事

固執四時之政以輔行王事

政執輔

輔行月三之政也

五行第四十一

短語十五

一者本也

木農桑也

二者器也

器所以理農桑之具也

三者充也

充謂人力能治者四也

人既務本設教者五也

禮義教之守者六也

則設官以守之立者七也

則能立事前者八也

既能立功立事終者九也

與前王比隆可十者

與前王比隆可十者然後具五官於六府也

謂王通之終也

謂王通之終也

官分掌五聲於六律也

謂按五聲六月日至

六府至陰生是故人有六多

陽至六為純陽之多陰至六為純陰之多也

多也陰陽之純以六多

所以街天地也

天道以九制九老陽之數以老陽地以八制八少陰之數以少陰人制以六制六者兼三才之數氣以生故以天為父以地為母以開乎萬物開通以生以總一統總持其本以通乎九制六府三充而為明天子言能總一統萬物也修築水上以待乎天董董誥也言天子能以中正自反五藏以視不親又親反察於五藏以治祀之下以觀地位理於之時於其所祭之下貨暉神廬合於精氣神廬謂觀知地位之尊卑也祭神廬之時或為珍貨雜已奠於地後以日次隅之所以為精詳也如此者所以

招合鬼神精氣之道也已合而有常神既合聚而繁祐有常而有經風雨有常百寶成審合其聲修十二鐘以律人情不失其經則庶績咸通故可審合理世之音之高下皆法人情已得萬物有極然後有德人情則物理極極於故通乎陽氣所以事天也經緯物理可謂有德也天氣以積陽成德故通陽氣然後日月用之於民能事天又經緯日月之時候使人用之通乎陰氣所以事地也經緯星曆以視其難地以積陰成體故通陰氣然後能事地通若道然又經緯星曆之節氣視知其難經也後有行道然後所行不失也然則神筮不靈神



龜不上。既通天地之道則所行無不當故龜筮不能為卜也黃帝澤叅治之至也。黃帝鍾通天地之道不使叅問曰昔者黃帝澤以得萬靈之精可謂理之至也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大常而察於地利得蒼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大封而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廩給也謂開廩以給人春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土師師也謂開土師以治地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土徒察使務農也大封辨於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

出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李鐵官也取使象水之平也是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昔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謂政理之緩急作五聲也以政五鍾今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大音東方鍾名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灑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自大音重心已下皆鍾名其義則未聞五聲既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美謂甘露醴日至賄甲子木行御。謂春日既明木行御至賄甲子御時也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師內御。謂內侍之官也總別



列爵謂絕列等論賢不肖士吏論士吏之賢與不肖當有所黜陟也

賦秘賜秘藏之物出賦賜之也賞於四境之內發故粟以田

數故粟陳也以田數多少出國衛順山林禁民斬

木所以愛草木也然則水解而凍釋草木區萌萌

區別而贖贖蠶蟲卵也也贖蠶去也卵鳥麥矣春辟勿

時春當耕則無苗足本苗當以土掩其本不糶糶

穀糶穀也不天天鹿虞毋傳連言天傷之凶傷糶

穰穰得傷也時則不凋若後行上事春則七十

二日而畢春當九十日而今七十二日而畢者則李月十八日屬土位故也

子火行御天子出令命行人內御行人行使令掘

溝澮津舊塗舊塗謂先時濟水發藏任君賜賞任

也藏中委積物當發用君子修游馳以發地氣游

馳馬也出皮幣命行人修春秋之禮於天下諸侯

通天下遇者兼和春秋二時然則天無疾風草木

發奮鬱氣息謂鬱蒸也民不疾而榮華蕃七十二

日而畢睹戊子土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司徒內

御命司徒御不誅不貞真正也太陽用事時方長

助養助養夏政也農事為敬夏時農事尤盛大揚惠言言大衆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卷之三十五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也。寬刑宥，緩罪人。皆所以助養氣也。出國司徒令。命順民之功力以養五穀。君子之靜居。陰氣方生，故靜居以避也。而農夫修其功力極。然則天為粵宛。粵，厚也。宛，順也。天為厚順，不逆時氣也。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七十二日而畢。睹庚子。金行御。天子出令。命祝宗選禽獸之禁。禁，謂牢、罔、風所養，備供祭祀也。五穀之先熟者。先熟則奉穀也。而薦之。祖廟與五祀。五祀，謂門中諸神。鬼神饗其氣焉。君子食其味焉。然則涼風至。白露下。天子出令。命左右司馬。行組甲。厲兵。

謂以組貫甲也。合什為伍。謂立什人，之長為伍。以修於四境之內。詭

然告民有事。所以待天地之殺歛也。殺，悅順貌。有

伐不服象天。然則晝爻陽。夕下露。地競琛。琛，爻實

之時。晝則暴炎。夕則下寒。露而潤。五穀鄰熟。鄰，案

之陰陽更生。故地氣交。穀而爻實。故緊熟。草木茂實。歲農豐。年大茂。七十二日而畢。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使人內御。御其

氣。足則發而止。使人御理冬政其閉藏。其氣不足

則發。擗瀆盜賊。擗，謂連禁也。羣祭之謂其開藏之

也。氣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助其開藏。伐檀柘。伐檀柘所令

也。數剝竹箭。言數剝削竹箭以助其開藏。





民出獵禽獸不釋巨少而殺之所以齊天地之所

閔藏也齊天地則藏故取然則羽卵者不段段謂

不成毛胎者不臈臈謂胎臈婦不銷弃臈古孕字銷

草木根本美謂藏實堅則根本美九此七十二日

而畢皆謂冬則藏之政銷致也七十二日

傷此巴下言逆時君危不殺太子危家人夫人危

若君雖危而不見殺則又大不然則長子危婦無

大人危則七十二日而畢逆氣亦畢於啖丙子火

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疾民厲札天威也厲

緩而乃急故有七十二日而畢啖戊子土行御天

子修官室築臺榭君危上方用事而修官室以勳

外築城郭臣疾築城郭勳土七十二日而畢土王

石有兵作戰而敗士死喪執政時方收斂而乃攻

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則羽卵者段毛胎者臈臈

婦銷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三日而畢也

也禍七十二日而畢啖壬子水行御天子決塞勳

管子卷第十四

勢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小事必為水所澹而滅也。



管子卷第十四

勢

管子卷第十五

唐司空房玄齡注

勢第四十二 正第四十三

九變第四十四 任法第四十五

明法第四十六 正世第四十七

治國第四十八

勢第四十二

短語十六

戰而懼水。此謂澹滅。方戰之時懼致水禍。此小事必為水所澹而滅也。





不從。大事不吉。苟懼水禍則事無小大未見其福也。戰而懼險。此謂迷中。方戰之時。雖有險。破進退莫知。所從故曰迷中。信在迷感之中。分其師衆。人既迷芒。必其將亾之道。所用其力。是以滅其鋒衆矣。又况迷惑。茫然乎。若是者。必亾。動靜者。比於夙其衆。凡此二事。皆滅亾之道也。動作者。比於醜則靜者。勝矣。故愈近於成。亾也。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能我先動。敵反作。應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我必無功。故近於離。動信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於見。罪也。動詰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夫靜與則爲知靜之修。居而自利。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既多智而又安靜。二者

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如其所作。常能從理。如虎者。動必有功也。故曰

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言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也。逆

節萌生。天地未形。先爲之政。其事乃不成。繆受其

刑。言將爲。某殺。肉逆之節。雖萌芽。而生然。天地寂。刑。泊不見。微應。無從。已之形。此則先天而政。天乃

連之。故其事不成。則天因人。聖人因天。所謂先天。後天。天時不作。勿爲客者。乃爲客矣。人事不

起。勿爲始。不因人。事而起。慕和其象。以修天地之。可謂先事爲始。慕和其象。以修天地之。

從。人先生之。天地刑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建

大事必慕和其象。天地既已從。但當修天之意。人

先生是心。天地又見。具修應有從順之形。聖人則



發動而成如此者正靜不爭動作不貳素質不留  
可謂與天同極也與地同極能行正靜已下可未得天極  
無所留者與地同極謂與地同極也  
則隱於德則隱而修德也  
天極則當致力而成之若既成其功順守其後人  
湯之升階武王牧野是也  
不能代從順也功成矣則以順理守之所謂成  
道蘊縮為寶時止則止其道乃著故以爲寶  
亡天極究數而止但書天之數乃著故以爲寶  
形毋失其始形謂常形也守常  
起言事未成之時但安靜其人謹候  
其時待天命今然後起而應也故曰修陰陽

之從而道天地之常道從  
也

羸羸縮縮因而爲當必  
行

言之發動其事也  
必因天地之形天地之形聖人成之  
因天地之形猶隱

小取者小利大取者大利  
小無不利大盡行之者

有天下所謂唯天爲  
敵賢者誠信以仁之慈惠以

愛之端政象不敢以先人  
常執謙中靜不留  
中心

無所裕德無求  
道德饒裕以下物  
中靜不留  
安靜

其所處者柔安靜樂  
能柔安靜樂行德而不爭  
以

待天下之漬作也  
謙復爲政行德常能謙  
謙不與物爭漬動亂也  
故賢者



安徐正靜。柔節先定。先定謙柔之節然行於不敢  
則人不能而自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  
與我爭勇而自立於不能。則人莫與守弱節而堅處  
之。守柔弱之節而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  
之。聖明以自處也。故不犯天時。不亂民功。謙順故  
也。乘時養人。特四時之政先德後刑。實以春夏順  
於天。微度人。人之所宜以合之善周者明不能見  
也。善於周則極也。萬物無所至如善明者周不  
能敵也。善於明則極也。如此者則雖善周之大  
明勝大周。則民無大周也。明勝大周則大周勝  
大明。則民無大明也。周勝大明則大明勝

也。大周之先。可以奮信。奮信振起。說言既有大周  
起而大明之祖。可以代天下。物祖如此。則可以代天  
下無道。取其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隨平約順  
位而君之也。索而不得。求之招搖之下。隨平約順  
時而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索之則不。獸厭走  
得若求之。招搖之下。順時而取。索之則不。獸厭走  
而有伏網罟。微所以憎厭其走者。恐前有伏網罟  
大禍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則猶倚伏也。聖人之  
故也。一偃一側。不然不得。偃則猶倚伏也。聖人之  
伏如其不然。則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天位不可得也。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而偃武與力。大文三曾。則文道行也。故能成其德  
方武。



正第四十三

短語十七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服罪故不怨也善人不驚

曰刑刑當故不驚如此者所謂刑也正之所以勝也服之所以服勝

之所以勝也飾之身也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今

則人作法之如四時之不貪如星辰之不變如宵

如晝如陰如陽皆有其常如日月之明曰法用法之

常不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得以爲德也

天下親之曰德德用之恩萬物親之無德無怨無好無惡萬

物崇一陰陽同度曰道道之用刑以斃之政以命

之法以遏之德以養之物特德成道以明之明是刑

以斃之母失民命人命不失也令之以終其欲明

之母徑行令所以終人之欲使之過之以絕其志

意毋使民幸用法正道不從邪徑也養之以化其惡

必自身始身惡盡則明之以察其生必修其理恐

不修理故人惡化致政其民服信以聽服用也致德其民和

平以靜君德及人致道其民付而不爭人被道則

以致和靜

按當作身





不交 罪人當名曰刑。罪當其名出今時當曰政。令當  
 於正時 當故不改曰法。不改當故愛民無私曰德。  
 君愛無私 會民所聚曰道。來謂衆所宜也能立常  
 德之謂也 行政能服信乎。服信則政中和慎敬能日新乎。苟  
 和敬則其 正衡一靜能守慎乎。衡平也言但能守  
 德日新也 廢私立公能舉人乎。但公而無私臨政官民能後  
 其身乎。後其身則能能服信政此謂正紀。能行信  
 紀能服日新此謂行理。能行日新可守慎正名偽  
 詐自止。能慎則舉人無私臣德咸道。無私則不妄

合於道也 能後其身 上佐天子。後身則先公故

九變第四十四 謂人之情 變有九

短語十九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  
 焉。或守或戰 雖復至死不敢特之以德於曰大者  
 親戚墳墓之所托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  
 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三變不然則上之  
 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厚

皆托於人無所他往 故得人之致或四變 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

也。五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

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

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九則功厚

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德於君九變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

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

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閤也。

### 任法第四十五

區言一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

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

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

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

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

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圍也。宮中之樂所以悅

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但任法數故利身體便形

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但任法數則事簡故身

理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道則謂上法不事心



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困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羣臣無詐僞。百官無姦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孟大也。過待也。妄行以待其主也。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唯陶之所以爲。猶金之在鑪。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比黃帝之於堯則堯有爲而黃帝無爲。故黃帝之治也。置法

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

於法。

法行則仁義生。

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

法所以齊一於民也。

周書曰。國法有國者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

法不一則亂故。

民不道法則不祥。

道國更立法以典民則祥。

更政也。典主也。言能變宜改。

法以主於人則國理故祥也。

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

服行故曰法者不可恒也。

則存治法。

聖君所以爲天下大儀也。

君臣發行也。

故曰法古之法

臣上下畧賤皆發焉。

莫不取法於君臣發行也。故曰法古之法



也必謂古者世無請謁任舉之人任保也以法取人

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謂之人不敢問亂識事也

無倖服無奇行者俟服奇行皆過越法制皆彙於法

以事其主彙者所以欲藏也謂人皆欲故明王之

所恒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

使之謂以法收此二者主之所恒也廢此二者夫

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

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謀杵習

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謂所以毀碎於物者

於謀以毀君法習士誦習法之士聞識謂衆彊富

多聞廣識君守法堅故此等莫能亂也

賈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辯猶

珍性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

能動也珍作奇物此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

者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理今天下則不然皆有

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謀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

能以其智亂法惑上衆彊富賈私勇者能以其威

犯法侵陵謂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

鄰國特權能廢置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謂用私





卷之三

經史附也 薊公財以祿私士謂薊公財以祿私士此凡皆以君不守法故也

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謂從失法之後國不可得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翦其私羣臣不得辟其

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羣臣修通幅湊

從其事也謂各得自適於君如輻之湊也 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

法者君也君始制法 守法者臣也臣則守法 於法

者民也人則法 君臣上下賢賤皆從法此謂為大

治故主有三術謂上主中主危主也 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

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

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

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

私罰之為大臣愛惡之故而私賞罰也 倍其公法損其正心謂損

正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

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君隨臣愛惡則威德皆在

於臣故曰失也 威德皆失則主危也故明王之所操者六

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

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



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既至於奪柄失位之法不平。令不全。後欲求令行不可得。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道。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言有枉法毀令聖君則能禁止之。故賢不能感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此五事。植固而不動。見下文。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若奇邪。則政凶。疑及故。恐奇音屬。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纒。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故聖君

失度量置儀法

聖君見有失度量。如天之堅。則置儀法以效也。

如列星之固。自古至今不見。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寒暑之氣。如日月之明。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

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賢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

者不禁於身。若身不能自禁止也。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安布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得。當得之。怨則主日。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若不得。所生也。



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凡為主而不得  
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自尊  
雖法而聽賢臣雖有籌此所謂賢而威之也  
言賢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謂以金玉  
雖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  
言富人能祿於君也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懇其主  
服約謂屈主因離法  
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  
言賤人善聽之近者以偏近  
親愛有求其主因離法而聽之  
此所謂近而親  
之也言近者特親以要君則君從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

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言美者能以  
君故君亦聽之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疎遠近賢賤美惡以  
度量斷之其殺裁人者不怨也殺當其罪其賞賜  
人者不德也以功受賞故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  
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  
其徇以聽於上何恐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  
天下而不重也法制行則事簡故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  
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  
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聞故夫私者壅蔽失位

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羣臣百姓皆設私  
立方以效於國。方謂異道術也。羣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  
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  
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  
產矣。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  
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羣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  
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或令而行敗非已致故無罰也。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夫令有功故罪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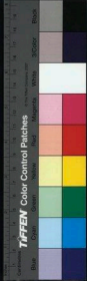
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  
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  
舉也。教妄不從令是教妄爲舉措。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  
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羣臣百姓人慮利害而  
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明法第四十六

區三二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主道明則公所謂亂國者。

臣術勝也。臣術勝則私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



此言存疑  
此言存疑  
此言存疑

執勝也

令尊君卑臣者其計非欲使百官識非惠

也刑罰必也

必令百官識非公之惠而不敢受故

君臣共道則亂

臣行君事專授則失

夫國有四凶令求不出謂之滅

出而道留謂之擁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

生從法之不立也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

法之外

不為惠於法之內也

威不兩錯

政不二門

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釋法以舉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

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舉為賞

以毀為罰也

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官自然失理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行私術自然得實矣比周以相為匿是比周者凡用私公道而求乎

忘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有公是之事皆

多為交交致成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其譽自進

是以忠臣歿於非罪朋黨共毀之故而邪臣起於臣非罪而歿

非功明黨共譽之故所歿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邪臣非功而起

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私則得利公而致禍故重私而輕公

矣十至私人之門私人之門謂所與交私為朋黨者不一至於庭

謂之百慮其家不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君庭尊君也所屬之數雖曰眾多無不黨私故非尊君也

百官雖具非以任

國也各務私故此之謂國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不任國事

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資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

其能官各失能則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與無人同也

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量功之故故不勞

自舉故能匿而不可蔽苟有材能則法自蔽而不

可飾也無功而敗法自量舉之不可隱蔽也敗而不

進而誦者不能退也有功雖誦之然則君臣之間

明別謂賢不肖有功者明別則易治也明別則無



治也。主雖不身下爲謂不身爲其事而守法爲之可也。但守法則

法自爲之不勞身也

正世第四十七

區言三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從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道，誅殺不以理，重賦歛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財竭則

不能毋侵奪。人財竭則後奪力罷則不能墮倪倪

倪倪也謂歲民已侵奪墮倪，因以法隨而誅之，則

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苦困不足，則簡禁而

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

所託其命。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歛，緩使令，

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

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廉察則暴人不

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爲人君者，莫養於勝。所謂勝者，法



立令行之謂勝。法立令行。故羣臣奉法守職。百官

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反本而儉力。謂廉當而勳力也。

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威必足以勝謂勝合。然後

下從。故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曰明君故曰

非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進行不必

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夫民躁而

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重。說雖而辯則難化須

厚賞以誘之。重禁以威之。故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

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

邪人不止。是故陳法出令。而民不從。故賞不足勸。

則士民不爲用。刑罰不足畏。則暴人輕犯禁。民者

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

安然後靜者也。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衆

暴寡。此天下之所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

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

莫大於治。害莫大於亂。夫五帝三王。所以成功立

名。顯於後世者。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



管子 卷五 七



卷之五

同所務一也莫不務於理也夫民貪行躁而誅罰輕罪過

不發有罪過者不發舉也則是長淫亂而便邪僻也有愛人

之心而實合於傷民輕刑以愛人盜多反傷人也此二者不可

不察也二者謂愛與傷人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良人為盜所害

故法禁不立則姦邪繁齊謂無非人也故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

治莫寬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

窘窘則民失其所保保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

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非謂上有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之齊不可不察也謂上有齊不得則治難行故治民

聖人者明於治亂之道習於人

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止至於利人

則止而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留謂守常不變與時

變與俗化夫君人之道莫寬於勝勝謂立則勝勝故君道立

無不服故君道立然後下從下從故教可立而化

可成也夫民不心服體從則不可以禮義之文教

也君人者不可以不察也

治國第四十八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也。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爲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賈之。凡爲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

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

謂必務農。

民事農。則田墾。田墾

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

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

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爲末作

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

言取一日之利。可農夫共五日之食也。

農夫

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

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

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稅則

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

倍貸。謂貸一還二也。耕耨者有時。而



澤不必足

謂雨澤不足也

則民倍貸以取庸矣

澤不足則歲凶富者

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

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

又倍貸也

謂富者秋時以五糶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

謂上無時之徵一春糶三也下關市

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

府庫謂府之庫新

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

有徵稅言人供關

事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

夫以一民養四

主四主帥上故逃徙者刑謂有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蠶生而晚殺

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

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

而有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

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

交能易作謂雖士亦通於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

通從也四人均能

之是以民作一而得均四人文能易民作一則田

擊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

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窮者或不能廣積粟故粟生而不死者



管子 卷之六 六節

王其生無復致成者也者積粟既多故人保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

也者財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積粟

既多或有入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地歸降者也

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

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昔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

善為民除害與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與利者

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

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

則雖變俗易習謂政易易其常習駸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

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

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今不能

必行上今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

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

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謂勉奇為生不能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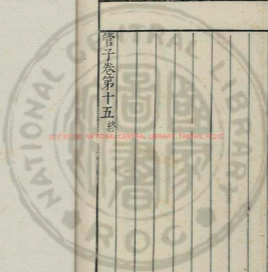
久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

主之大務有人之塗謂保有其人其塗因粟也治國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五終

管子卷第十五





RES.202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92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2.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02







40156/0 v.9





也杳乎如入於淵渚女教反乎如在於海渚為卒乎

如在於已人有氣則存故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

力以力止之而可安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

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

不失氣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宜

允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完而無虧也自生

自成生成謂每心生必有所成允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

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

利心乃及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守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

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若無煩亂折

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折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若在其側

及其求之則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此稽不逮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逮夫

無其極無其極道者所以充形也自形內而虛者皆道而人不能固固守其

道者虛反以利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既有利欲之心則欲塞也

有來無欲塞也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於道不聞其音卒乎乃在

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至於極則近於心心之方寸虛道之君子

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不見其形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道故曰與我俱生也



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也

允道無所善心安愛

言道無他善唯愛心安也

心靜氣理道乃

可止

若靜心則氣自調

彼道不遠民得以產

人得

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

推尋其終則道常在而不

窮無所及歎窮之則

道故豆

修心靜音道乃可得

道也者口之所不能

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

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

心而正形也

雖不可以言審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

人之所失以

疾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允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

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葉榮也萬物以

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

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

命之天主正

平分四時天之正也

地主平

地之平也

人主安

靜

無為而無不為春秋冬夏天之時也

山之陵川谷

地之枝也

喜怒取予人之謀也

四者謀之用也

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

時自變耳

從物而不移

而從之聖

本不化

定心在

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

心苟定於中則耳目自可聰明四枝自堅固者也





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為之精

氣道乃生氣得道則生乃思生則有心思乃知思則知

也知乃止矣或智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主安生之法

智過其度則失其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

無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

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苟執一故能不一執一不失

能君萬物無心為有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

而物不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苟符中則治言出

於口治事加於人任事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

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形不正

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

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說也神明

之極照乎知明之極理萬物中義守不忒中則無

差不以物亂官食物則不以官亂心貪官則是謂

中得能忘官貨則有神自在身中得則神一往一

來莫之能思神不測者也故失之必亂得之必治

也謂神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則寧

念治之寧靜思念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

則心自治則精至而

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圖也

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也

耳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若能

之一言則能察天極地而何謂解之在於心安道中滿於九州蟠委地也

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言官之治者在於心安

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治之與安無不由心

心之中又有心焉以心藏心故

心藏之心謂心中所藏之心

音以先言言從音生故音先言

音然後形有音然後

見形然後言有形則言然後使有言則出命

後治不治必亂使而理故亂乃成

生其外安榮精存於中則自然榮茂也

原內藏於精則無窮竭若水之泉

泉之不竭九竅遂通藏精之泉不竭

被四海體固竅通故能壽

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能禍不全者也

謂之聖人

人能



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

裕寬耳目自聰乃能戴大圜天而履大方也鑒於

大清也視於大明也日月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

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充謂道也是謂內得發行於

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若不反守於

允道必周密周密則必寬必舒寬舒則必堅必

固堅固則守善勿舍勿舍則遂淫澤薄遂淫澤薄

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全心在申不可

蔽匿有諸內必形於外也和於形容心和骨容眸也見於膚色內體

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

之聲疾於雷鼓謂全不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

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之心氣發形

無不知若明於日賞不足以勸善於外則無不

足以懲過非本無過氣意得而天下服若非本為善刑不

也故天下服氣內得此誠善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

搏氣如神萬物備存搏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無

矣能搏乎能一乎搏結則不變化故如神而物備存

吉凶在於逆順故能止乎能已乎謂正而求能勿



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求人者或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已者必須再三思之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再三不通則或致鬼神之通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鬼神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不淫，雖遠若近。言既體正氣靜意可以近遠而成也思索生知，近而遇思索慢易生愛暴傲生怨，疏慢則傷害憂營生疾疾困乃死。既疾而困可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於內形骸薄於外也。不蚤為

圖生將異舍。既已內困外薄尚不圖之如此則食莫若無飽飽食者思莫若勿致。致思者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常莫道中則生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言稟精於天也地出其形，地出承食以氣以成人和乃生，二氣和乃成其生也和不生，不和則精之道其精不見其微不醜醜類也。言欲察和則精知其平，和氣獨微於何中論其適理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和氣獨微於何中論其適理可知見但能又不離心如此則可以益算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其二凶





喜怒哀度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匈不喜不怒可為害故曰二凶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禮於胃中也詩有清風之慰故能止怒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減大充謂過於飽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謂過於飢而發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和者中也充攝得中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上句注精智生飢飽之失度乃為之圖圖之令合於度飽則疾動飽則食氣銷飢則廣思飢而廣思

則老則長慮老而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支飢不廣思飽而不廢察止老不長慮困乃遊竭困而遊竭大心而敢心既浩大寬氣而廣寬舒其氣而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固故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守一則惡情故能弃萬苛也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調其氣故此似天之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歡則志氣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怒過常則失其端紀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則害道故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道無所處

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去而勿引，來而勿推，但任平而往，福則自歸也。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與之謀，則意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去。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句中無敗。謂勝理丞，遠屯聚也。微故劍，即欲之道，萬物不害。物無害也。封禪第五十。元篇，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干言以補之。

禪篇一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

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  
而欲封禪

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

東，虞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

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在亭陰。顓頊

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山名，在博縣，或在社，在距平南十

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

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將

上



山經東其馬，應動其車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耳，即齊語所謂熊耳耳。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  
 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鄒，上山也。北里，音臘所  
 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一茅三脊，謂所以為藉也。東  
 海致比目之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鱣。西海致比翼之鳥。  
各有一翼，不比。飛其名曰鸞。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  
 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

鷓鴣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權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  
 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  
 富國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  
謂勤力於地利，其所動作必合於天時。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  
 以利天下，奚為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此大義也。存  
 亡繼絕而赦無罪。此廣仁也。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



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其食，則無固城矣。毀備奪食則無以守故其城不固此謂攻也。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假謂假借之思。厚而勿欺。厚謂禮之。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

為數。欲致精材者必當費其備故他處直五我則可為定數如此則天下精材可致也。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工人不以千里為遠皆至矣。桓公曰：

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園。用貨為反間則知其先後。察彼國園則不失地利也。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奇謂權論。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若能博齊其所不識則知天下過矣吾之所識天下亦無人能識之也。公曰：守戰遠見有

患為國者必入守出戰今吾夫民不必死則不可

與出乎守戰之難守戰之難必致不必信則不可

恃而外知人必誠信然後為君夫恃不死之民而

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闕

也苟不戒不信則守闕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

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

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

父母墳墓之所柱固也人既惡本而哀田宅爵祿

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

必死而不我欺也不我欺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

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疾謂患而憂之以德

勿懼以罪勿止以力頌力役則慎此四者足以治

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為其寡也謂四言

以之理國管子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患在

行不在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諉焉何

為其寡也諉謂四言足以夫牧民不知其疾

則民疾疾謂憚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

民多詐諉謂以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新其力來



者驚距驚疑也距止也聞其故聖王之牧民也不

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其事

雖然不但如是而已更管仲對曰質信極忠質主

有向事以行此四言也又極忠也謂嚴以有禮慎此四者所以行之也桓公

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

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

渝信也謂恩澤之命不有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

也仁者忠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主行於

謂讓如此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

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怒飄風暴雨不

為人害涸旱不為民患百川道百川之流皆從故道年穀熟

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食年穀熟則禽獸食人之食民不疾

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

廩善歲謂有年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

以禮樂以振其淫張正也禮樂者所以止人淫故此謂先之以政

飄風暴雨為民害涸旱為民患年穀不熟歲饑糴

貸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

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



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謂善其施也其施之也不失有德謂凶年也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既得霸

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

問焉管仲知桓公不可王難鮑叔至公又問焉鮑

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

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尊其臣教君尊臣教

臣教則君能制今君之臣豐言德豐於君也公遵適繆然

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言公之所遵行者皆流過

於二三子但當塗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

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

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

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

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言欲勝為之柰何管仲對曰此

非人君之言也人君之言當仁以化勝民為易夫

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君欲勝民則使有



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謂疏獄因謁告有罪者則償之也數省而

嚴誅數省有過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為道

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嚴刑故也禍亟

及於身二世嚴刑雖能不久雖能勝人則人持莫

之弑也危哉持謂無劫執也君之國峻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

仲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馬者傳馬棧最難謂編

棧馬所立木也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編棧者先附曲木其大運須曲木求木也

其類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既用曲木又施直木則失其類而棧

敗矣喻小人用則君子退也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傳曲木亦無所施矣喻君子用則小人退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

四封之內見愛則人致成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

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卿大夫之家既定則是故先王

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已國有置然後廢他國也必有利也然

後有害也能利已國然後可以害他國也

桓公踐位今魯社寒禘殺生以血澆落於社曰魯社祝臆已疵





獻胙祝史臧其祝曰除君苛疾視今除君與

若之多虛而少實若飲也謂君之材能多似有桓

公不說瞑目而視祝臧已疵祝臧已疵投酒而祭

之曰又與君之若賢謂君似賢亦當去之桓公怒將誅之而

未也以復管仲復也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

也視史誣君之惡君怒而將誅之是心務善也故知可與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

曰意者君乘駁馬而洩桓迎日而馳乎洩古字公曰

然管仲對曰此駁象也駁食虎豹故虎疑焉

楚伐莒昔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

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

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辱其君而色不變則無羞耻也臣使官無

滿其禮三三如其禮皆不滿足強其使者爭之以死不識不

變激強之則爭莒君小人也君勿救其使不賢故

也桓公果不救而莒亡知其君小人也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春物故發桓公曰何物可

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



卷之六

六

七

八

九

卷城外有兵刃

卷若城首之端在外有兵刃

敢自恃自命曰粟

粟之物用雖如此然不敢自恃故自名曰粟粟則謹儆之名也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

管仲曰苗始其少也

眇

胡編切目搖也乎何其孺子也

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

壯謂苗轉長大也

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

由由悅也實貌也

下得之則安

人以穀為命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闔然止

噤然

視

聞住立貌

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

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

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

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兪兪者長尺

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

謂贊引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



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抵當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古人之法。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賤昔者吳干戰。干江邊地也。未亂不得入軍門。亂發高也。國子擣其齒遂入爲千國多。戰功曰多言於子戰國子功多也。百里奚秦國之飯

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水浩浩然盛大魚有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家甯戚有庇儼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言誰當召我授之配居乎也。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鬪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桓公與管仲謀時役人於



前乃有執席而食私目上視所  
以察君也必是人若知吾謀也於是乃令之復役  
毋復相代時執席而食者代人入役因得察君今不令相代彼亦知若覺也必當來也  
少焉東郭郵至桓公令儼者延而上前謂贊引與賓客者也  
之分級而上公以客禮待之故與之分級而問焉曰子  
言伐莒者乎東郭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  
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郭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善以意度之也臣意之也桓公曰  
子奚以意之東郭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  
也夫淵然清靜者纁經之色也溲然豐滿心在兵武形氣

盛故其變豐滿而手足拇動者中勇外形必應

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

莒也莒字兩口故二君開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

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唯莒不服臣於是知之

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言以形也

之識知伐國之明也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同伐莒之謀也

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

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以人之言然後取人其去人也亦用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White Black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管子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臧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請平意虛心也七主能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

無此六者過則為一是一主也

過主六是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

鏡以知得失

自鑒得失可知也

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 是呼嗚美哉成事疾

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大過繩六臣今臣無

唐司空房玄齡

注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不仕矣

管子卷第十六

管子卷第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禁臧第五十三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

請平意虛心也七主能下唯有六者皆過主能

無此六者過則為一

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

鏡以知得失

自鑒得失可知也以繩七臣得六

過一

呼嗚美哉成事疾以六過繩六臣今臣無

唐司空房玄齡

注

注



六過是故為一君臣咸申主任勞守數以為常。申謂陳用一德故能成美也。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  
 法令周聽近遠以續明。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  
 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  
 皆服其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謂以道處理  
 法度也。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故人皆反於世之君至仁  
 於素令中主不能然故以為過也。謂以道處理  
 以竭藏救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  
 姦門閭故曰秦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  
 反法以自傷。地法行事謂之役所好  
 塞明。謂知則理不從狙而好小察。任臣有所為

必從而

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辭則國失勢。許古任

同也言雖申帝法令於事不

五聲。芒謂芒然不曉識四鄰不計。四鄰與巴為隣

也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則臣下恣行

而國權大傾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勞

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勞臣主同

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則謂大振而且豐多刑

而又長振非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臣

振主君欲去之必為亂任而臨之必危振主喜怒

殆既解且危致必及故後代無得也

臣

臣



無度嚴誅無赦謂發威嚴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

人反其故故為先不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謂之振也

既不合理故數謂之振也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

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曉故下通人情以同

任智聽以理其事人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

人生事故多也人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

急而不明故緩人所疑則臣下無所取信皆自

皆不餘力自失而罰前有功權餘力已不故主處

而安世主能度而安則致下數事吏肅而嚴民樸

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凡此

皆主虞也敵一人之治亂在其心在其心一國之

存亡在其主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道從也

主也明主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農桑也主好貨

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

靡夫楚王好小晉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劔而國士

輕歎歎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

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不田女不織織謂工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

欲土地之毛毛謂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





則人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不足則怨怒故逆氣

生則令不行然彊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

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

賊之士而資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

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鋪不足處王錢猶馳車千

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謂有材能鍾石絲竹之

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次言不為卒莫有人人

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周氏之禽為周所此營於

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臺榭車以禽獲也愉於淫樂而忘

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路略謂舉事不時必

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修費無商官非虛壞

也必非不逐法令非虛亂也必上昏下國家非虛

亡也必倒道背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

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歲有敗凶故民

有義不足義既敗凶雖有義時有春秋故穀有登

賤春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

淫遠也謂穀物過於賤賤則上當收散以調之百

姓之不田貧富之不營皆用此作皆從不



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從道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壞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頽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割謂絕也。保大行。保謂禁也。號令。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凡此春之禁也。夏無過水。達名川。謂

塞小水。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凡此夏之禁。秋毋赦過。

釋罪。緩刑。冬無賦。齎賞。祿傷伐。五穀。五穀之藏。故春政

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

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

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漂流謂滿溢於隄防。

故漂流。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燒草。草甚則天

冬雷。地久震。震。震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夙

者生。宜蟄者鳴。苴多。腰墓。苴。謂草之醫。腰。謂山多蟲。蠶。蠶。即

六畜不蕃。民多夭。夙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



榘相望者。亾國之應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  
追猶召也。言駢車所以召寇。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  
組者。燔功之窳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  
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彼謂節用愛民。天法者。  
所以與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  
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  
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  
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  
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罪有

者吏必能決之。故理。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  
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下。下。各。各。有。其。分。也。夫凡私  
之所起。必生於主。主。主。不。不。好。好。本。本。夫上好本。則端正之  
士在前。本。本。謂。謂。道。道。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好。好。利。利。則。則。  
毀譽之士。在。在。側。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雖。雖。曰。曰。  
及其有。其。有。功。功。則。則。不。不。能。能。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  
爲止。勝。勝。伏。伏。謂。謂。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  
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  
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以。譬。譬。招。招。來。來。故法不煩而吏

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

言亦為法斷名決無誹譽秩名而斷法則理當故君

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怨嗚呼美哉

名斷言澤依名而斷則節臣克親賢以為名虛名

之飾克勝也謂不求親恬爵祿以為高恬安恬

賢以自克勝特此為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安恬

為此故記曰無實則無勞勢必以失譽則馬馬制

制馬必以譽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謂之侵

倭反而行私請侵謂假詐也故私道行則法度侵

法曰此以名

法曰此以名

不侵法度則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

亂臣多造鍾鼓象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陳不

討而司聲直祿上既僭暗雖有危凶之陳不能計

已不受其是以諂臣賢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謂

法毀則危凶日至故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深文

其君哀微而孤獨重賦歛多父道以為上賦歛以悅道

愚臣之行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諂厚罰多賦

於君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諂厚罰多賦賦歛以悅道

愚忠譏賊此之謂也愚臣雖有諂於姦臣痛言人

情以驚主痛甚極開罪黨以為讎開引罪黨上聞

於君與之為讎於君與之為讎



禁藏第五十三

除讎則罪不辜。彼但讎耳未必皆有罪今罪不辜則與讎居既殺不辜則人皆讎已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好言可惡之事以告於君此求君之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愛也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已有功當得祿然為之請以求衆心也居為非毋動為善棟其與衆非者為善棟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以買名者用非道也而衆人不知之謂徵攻言為

禮篇四

禁藏於胃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

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愛已以察彼則無隱

生禍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

之不濫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不燬

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

便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

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

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則本務外



之財臣効民亦務本而去末主効之則居民於其所樂  
居其所樂則事之於其所利事其所利則賞之於  
敬士而不遷賞其所善則罰之於其所惡其所惡則  
其所善皆悅而立功罰之於其所惡忌慎而無犯  
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功之於其  
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  
必誅故能息所謂以有誅者不必誅者也有罪不  
刑止刑以殺止殺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必誅故  
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刑至無刑  
故曰以有刑至無刑者此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  
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人對無而犯之故曰無刑夫  
煩而姦多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而姦人多

先易者後難

無刑至有刑故曰先易而後難

先難而後易

有刑至無刑故曰先難而後易

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

於用法

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

人致利除害也

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實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

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

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實

夫不法法則治

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

儀謂表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刑罰  
人無所措手故謂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危謂民不以珠



玉重寶犯其禁

所謂君無欲焉

故主上視法嚴於

親戚

不為親戚易

吏之舉令敬於師長

法故法嚴

不為重寶犯禁故教重

故

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

無犯之人則無

夫施

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

施功報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

者

德故雖有高

故罪而不一

德雖厚不舉者多

位人不為用

舉事而不時

力雖盡其功不

成

方各積木雖數敗后

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

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

雖多士不為歎行法不道

眾民不能順

有道之人必順於道

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

眾尚不成

不攻不備

必防

當今為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

車典以實藏

不費於宮室車典則庫藏自實也

則國必富位必尊

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

本謂

而用必贖身必安

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

通幣行禮而黨必多

交必親矣

行禮故黨多交親也

夫眾人者多營於

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贖

勞而不贖

大

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





樂逢所惡則憂此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  
 欲謂所好之物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  
 各行所欲各以所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背理而欲則危然  
 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意多成不  
 者欲多不肯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賢者能運不肯者意多敗也  
 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賢者能運不肯者意多敗也故立身於  
 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  
 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  
 處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

墓足以道記

道識其處各有記也

不作無補之功

韓曰有功於身無補

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

耳目穀穀善也謂衣食足耳目穀穀善也謂衣食足則侵爭

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

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來乃善之至驕

做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至

至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下

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故曰譽不

虛出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設

行善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設

行善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設



善福亦

禍亦至矣

士

不索人雖界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

以致福無特謂亦至矣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今修已

實以招禍謂耳目所能審察其是非

如此則無事不明矣謂道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

也事明則理謂道反是則亂也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善則

則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

寡矣謂避害而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

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

者利在前也疾至則得利故漁人之入海海深萬

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

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

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

勞利在身則謂美而安之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

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

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之本得天之

時而為經經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紀所以法今

為維綱維綱所吏為綱罟綱罟所什伍以為行列

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賞則武繕農具當器械具

既備則器謂農之不息若耕農當攻戰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鋤耨

械可修也謂農之不息若耕農當攻戰攻戰之不退也推引鋤耨





急冬閉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

忠人之和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

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聚而

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

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

不虛富必不失財然後富也民不虛治必不失法然後治也不治而昌

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昌及國理亡必

今所私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私勇則性於吏多私

智者其法亂私智則智已而民多私利者其國貧

私則利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歿之博厚則

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牧民者非以城

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調什長伍無非其人

長亦選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家言不能

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伍司之

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不徒無所容匿故故民無流

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不徒無所容匿故故民無流

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夫法之制民也猶陶

之於埴治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故審利害之



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燥下猶人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之就利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幸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菰素食當十石果菰不以火化而食故曰素食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芻入奇利未在其中也奇餘在五十石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每年人有五十之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石故菰皆歸也夫欽鈞者所以多寡也欽鈞謂故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謂每戶置

籍每田結其多少則貧富不株管限者可知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多則人多田少則人少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情而伐者帝也以事伐者王見其有失而以政伐者霸而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謂計謀可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令敵國之所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威分則每人各懷二分也臣不用其國可危臣既不為君用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視敵所憎者多與賂令以國恃告已故深得其身內情外其國可知謂所憎者身在國內情乃告外其國可知也



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使之聽淫樂心廣於嗜欲遺以笞瑟

美人以塞其內馳於琴瑟美文則心惑遺以諂臣文

馬以蔽其外耳目喪矣故其外蔽也內外蔽塞

可以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揅四曰必深親之如典

之同生與常也若常陰內辯士使圖其計私伙辯士令與

敵國圖計內勇士使高其氣使得勇士則氣高也內人他國使

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使物人於他國令齊是

必士闕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使相疑其士必闕

以承其弊乃有一五曰深察其謀欲知其謀謹其

忠臣欲知其臣揆其所使欲知其所令內不驚使

有離意內既不信相疑則離氣不能令公內自賊

君臣意離則不可使令忠臣已死故政可奪

其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管子卷第十七終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  
入而行化

稭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句即延也 謂四面五  
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管子卷第十七終

管子卷第十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入國第五十四 九守第五十五

桓公問第五十六 度地第五十七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人而行化

雜篇五

入國四句五行九惠之教 句即延也 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

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羣

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



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

謂置掌老之官

年七十已上二子

無征

不預國之征役

三月有饌肉

謂官饌

八十已上二子

無征月有饌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

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

訪其所以嗜飲而供也

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

有掌幼士民有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

勝堪也謂

不堪自養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

故為累

受二人之食

官給二能事而

後止

幼者漸長能自管

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

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

無

養之親也

父母又無所

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

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

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

之賸賸而哀憐之

賸賸也

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

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

謂兩手相拱者

不

耐自生者上収而養之

謂官給

殊身而後止

疾

既養之又

官而衣食之

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謂官給

殊身而後止

疾

既養之又

官而衣食之

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謂官給

殊身而後止

疾

既養之又

官而衣食之

謂官給殊身而後止

謂官給

殊身而後止





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事謂供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爲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

困者。歲凶，庸人些厲。些，疾也。厲，病也。多死，喪寬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必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督名

禮篇六

安徐而靜。

人居位當安徐而又靜致。

柔節先定。

以和柔爲節，先定已然後可。

人虚心平意，以待須臾。

虛，其心平其意以待也。謙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聳明耳聳聰心聳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智者爲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極有所失守或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爲彼所知故成之神明之德正靜其當如高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

極也

既如山淵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譽誠用刑者辱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闡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僞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僞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

言三才之道由遠深遠必問於賢者

而後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之宜故煩問之憂惑其處安枉又煩如法星所在也



右主問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君不為五官五官

治君任五官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

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又

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

修理故能長久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

則泄其機事故臣寂乎其無端也曠密者當如是外內不

通安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既不聞其關閉故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

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文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變矣自然

更文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

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



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桓公問第五十六

稜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竟有衝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

備訊喚

訊問也喚

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

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

復讀白也

此古聖帝明王

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

謂議論者言語讓噴曰

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

見上有過而非內之可謂正士

於噴室之議

納正士之言著爲噴室之議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

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稷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浮學閭原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其國或在山左或在山右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乃以其天材因天時而植者也

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分別其地制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爲州不滿術者謂之里不咸術而餘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於霸國者諸侯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郭郭外爲之土闡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爲固也



管子卷之六

稽鈞也謂刑餘  
刑餘相約連也  
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  
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  
此謂置國都繕修城郭  
此人君所保全而守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  
之以臨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  
臣之義也  
宰謂執政者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  
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  
說管子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  
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  
厲疾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  
水最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

管子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  
入於海者命曰經水  
言為衆水之經水別於他水  
謂從他水分流

若江別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  
言為山之溝

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

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

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  
謂因地之勢因

而扼之可也  
扼塞也恐其泛溢而不久常有危殆

矣  
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房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

南北及高乎管子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



疾至於澗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

其上。領。領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故注下取勢也。領謂

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大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謂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故注下取勢也。領謂中使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大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之於三里。謂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

乃迂其道而速之。以勢行之。水道也。謂下曲

而以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

而却退其處既滿。則地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後水推前水令去。地下則平行。地高即控。控謂

言水頓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擣也。言水行杜

性而却。杜曲則擣毀。杜猶衝也。擣。擣也。言水行杜

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倚也。謂前倚則環。環則中。前

若環之中。所謂齊中則涵。涵。涵也。涵則寒。寒

則移。移則控。控。控也。涵則相涵。涵也。涵則寒。寒

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

則不臣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

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所謂與天桓公曰。請問。倘五

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

置水官。令習水者為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

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其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

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部匠。令之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



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銀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閱謂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案人比地有十口五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有鋼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可省作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并行以定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於國都以爲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上其名籍也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視其兵不足之

北野南

官既得甲士還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以備兵數也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案行閱具備水之器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亦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六之器具下土車什一雨葦什二車葦所以禦食器兩具每具人有之銅藏里中以給喪器當銅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其器既補弊而久去苦惡有苦惡者除去之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窟州大夫將之唯毋後





時。

謂將領之

其積蓄也。以事之已。

已畢也

農事既

無得後時。其事未起。

謂春事未起

天地和調。日有長久。

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莢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芴。大其下。小其上。隨水

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埋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櫟之以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穽殺草。茂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溱。汝利以疾作。收歛毋留。一日把。百日鋪。民毋男女。皆行於



野不利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什分之六。土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若雨止。大寒起。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鄙。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權衡。虛牢獄。實厩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利作土工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慳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

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骨朽春。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噓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雷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入九疋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

以爲幸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  
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  
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  
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  
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  
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  
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  
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

水可據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  
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壞。自塞而行者。江河  
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  
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桓公曰。善。仲父  
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爲寡人教  
側臣。



管子卷第十八

終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稌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瀆也其長十尺

田悉徒

濟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徒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推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斲菴

與杜松

斲菴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

管子卷第十九

管子卷第十九

一

頌植刻



管子卷第十八

終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稌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瀆也其長十尺

田悉徒

濟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徒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推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斲菴

與杜松

斲菴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

管子卷第十九

管子卷第十九

一

頌植訓





五十七尺

五十七尺

五十七尺

五十七尺

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

而至於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疆

赤墟歷疆肥歷疆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

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

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

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謂虛也唯宜黍稷也宜縣

澤常宜與澤注而澤行膚音落故為行膚及落也地潤數

毀難以立邑置廬其地遇潤則數類毀其草宜黍

稷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擾桑又曰桑桑也見是土也命

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糗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斥埴宜大

菽與麥其草宜蒼藿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

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

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草蓍草蓍名也其木

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

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卷之九

卷之九

二

桂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之宮而為五音之本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為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為百有八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亦三分之一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七十二是商之數也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三分去其乘適羽十四合為九十六是羽之數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餘六十四是角之數墳延者六施

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下皆此類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





卷之七

七

五尺而至於泉

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自商神惟之名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塞徒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橫。橫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蘓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斬白昌其木乃楊鑿之

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甘猶其草菽與蕃。音壽草名其

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

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

泉凡草土之道各有殺造。謂此地生草宜其殺造也或高或

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斃。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斃之下斃即斃也莊周所謂斃

西也斃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

下於蕒蕒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哀。哀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

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

卷之七

七

七

七



別注

而物有次，羣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剛而不殼。殼音殼不濇車輪，濇音濇不汚手足。其種大重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隤，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檉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羣木蕃滋數大，條直以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筍，藻龜楮植，五臭生之。薜荔白芷，麋蕪椒連，五臭所校。校音校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

泉黃白，其人夷姁。夷平也，姁野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也。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當是謂

粟土。粟土之次曰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恣，案

土，蟲易全處。剽堅也，恣恣也，案土謂其土多恣，剽

不白下，乃以澤。既堅，案故常潤，濕而不其種，大苗

細苗。蝕音蝕，黑秀，箭長。若箭竹之長也。五沃之

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隤，陵之陽，其左其

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植，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

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植，及彼白梓，其梅其杏，其桃





其季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

其杞其柞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

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

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蕞如蒸欲有與

各大者不類說有施典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掃而藏之

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掃而藏之五臭疇生疇廣也謂為

蓮與蘆蘆葉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

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癩疥首疾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洩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

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青恣

以落音及種大葦無細葦無絨不相著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枉岡在陵在隤在衍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龜求龜亦竹類也檜檀其山之淺有龍與

其松其杞其苻草木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羣藥

安生蓋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象其山之泉泉猶

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苑有彼黃芩

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柞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蕞如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小者則治掃而藏之若衆練絲五臭疇生蓮與蘆蘆葉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癩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卷之五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困民殃其林其

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有以

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

之次曰五藎五藎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休以肥

芬然若灰芬然若灰其種欄葛蝕莖黃秀慧目謂破

實也其葉若苑苑苑結以蕃殖果木不若三土謂五

果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是謂藎

土藎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鴈細水鴈蝕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謂蕃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淖五淖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坳其種

忍藎藎名忍藎如藎葉以長狐茸藎之狀若狐也黃莖黑

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蕃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

五恣之狀原焉如塏塏塏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

稷蝕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蕃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悉土之次曰五纒。音五  
纒之狀，強力剛堅。其種大邯鄲、細邯鄲。音草莖葉如  
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音其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  
以肥。音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剝。五剝  
之狀，華然如芬以脈。音謂其地色赤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  
秬，黑黍也。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剝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音日其地栗

碎故若屑塵之屬，屬屬，頤起也。其種大蕢、細蕢。音草名白莖、青秀。以  
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  
五塌。五塌之狀，累累如僕累。僕，累也。言其地墮著而重累也。不忍  
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音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德。五德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音草名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  
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卷之九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黑實朱附黃實附花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然也不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斃雖堅不同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積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

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所受

是極極謂至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恃力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

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則

卷之九

禮記

七



少者之事

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執

事有恪攝本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性謂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先從表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

從長始一周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

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事始也至於大

允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古之將興者必

由此始必先中和後至就席俟坐則起俟坐之人

然後可與

則當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容無讓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先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

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

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饌饌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

而饌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允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光菜後肉羹中別藏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達

通謂食食之大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飯是爲卒飯而

左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

二斗三飯食必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

禮記卷之  
卷之九

也周還而貳貳謂唯唯噉之視食也同噉以齒齒謂  
食者則以其所再益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  
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網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  
漱拚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先生有命弟子乃食  
以尚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飯必捧擘羹不以手  
當以亦有據膝毋有隱肚隱肘則既食乃飽循呬  
覆手呬口也覆手而循之振衽掃席謂振其成衽  
已食者作搯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凡拚之

道實水于盤次用攘臂袂及肘恐避其袂且堂上  
則播灑室中握手堂上寬故播灑而灑室中執箕膺  
搯厥中有帚搯舌也既灑水將掃之故執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謂倚箕於凡拚  
之紀必由奧始西南俯仰磬折拚毋有徹徹動也  
動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聚於戶內謂聚其所掃  
物也拚前而退而却退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壞於戶  
內坐板排之板穢時也以葉適已適已猶壞於戶  
箕先生若作乃典而辭以辨未畢故坐執而立執  
執箕也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協合也稽





考

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執燭隅坐謂

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末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燭謂

察其將盡之遠近乃居句如矩句謂着燭處言居

法矩更以燭承取火也蒸間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

也捧椀以為緒結然燭也椀容蒸然燭者必處下以

櫛有墮代燭燭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

厥橫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椀問

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當問其所趾若有常

請也不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六

禮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禮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禮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

卷十九

七

成



管子卷第十九

終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02.51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管子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唐司空房玄齡注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  
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苟。則民人  
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  
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  
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  
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  
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  
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  
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  
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  
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  
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  
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  
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  
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疾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戰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賢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夾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

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惜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間。蜚蓬之間。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間。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歿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循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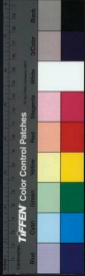
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鈞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固。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



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隘。奚有於高。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爲深。故

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之謂讟。爲則切譽讟之

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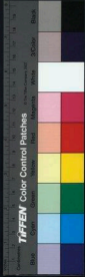
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譽讟之人勿與任大

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讜臣。讜臣則海

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

多。故曰讜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



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

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疾移切。養養食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管子 卷之六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蝮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蝮蝮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崖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蝮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故父母則不孝

無情實則名聲惡矣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  
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  
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  
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與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  
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爲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爲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爲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爲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  
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  
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  
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戲  
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  
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  
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  
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  
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  
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愛

則愛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  
有憂則不愛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  
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哀者上之所以加施於  
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  
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  
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  
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



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畧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愷。故能長守。畧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管子 卷之七 法法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  
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賔  
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  
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  
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  
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

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  
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譽顯  
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  
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  
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  
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  
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



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咎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

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齊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歿國亡爲天下僇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子不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灭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蒙於理後

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界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



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賤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爲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爲友則不親以此爲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  
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  
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  
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  
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  
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  
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  
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  
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  
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舉之而不厭  
久遠而不怠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  
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  
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  
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理遇人有禮行發於身而

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管子卷第二十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圍之備毀矣遠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  
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  
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弁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賚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敵

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賢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今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賢之說勝則上今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敵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則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允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敵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譽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  
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允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尊疎遠，不  
私近親，不尊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隱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養  
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養風  
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養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必知其所用必知其所

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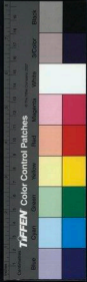


勞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違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巨幕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奢

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奢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奢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不赦殺修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僇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賚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  
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  
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  
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  
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  
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  
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  
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  
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  
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  
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  
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  
枉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  
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枉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

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殿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賢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

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枉羣下。

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亾之禍。如此者亾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養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





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高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高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上。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下。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今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



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踞。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



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舉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舉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倣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倣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枉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慝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

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譽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假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察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隱。是故忘主。夾佞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闇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歿。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歿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欲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歿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忌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賈。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務相資。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資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奉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

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言，故不肖者不用。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  
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歿虜之患此  
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素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  
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  
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  
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  
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  
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  
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  
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  
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  
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  
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  
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  
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  
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諱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二  
管子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  
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  
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還穀而應教國器皆  
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  
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  
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  
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  
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  
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  
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

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糧。賣子數也。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度焉。則民被刑。修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闕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此國策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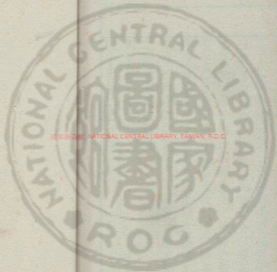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輕重三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管子輕重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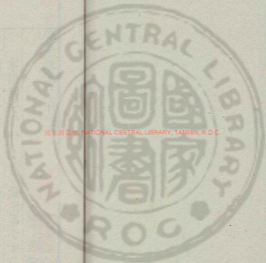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405542 1/1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敎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性諸侯太牢大夫少牢  
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  
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  
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  
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智  
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贏不足雖枉下也不爲君  
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  
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  
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

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  
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  
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  
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脫致衝夫不定內不  
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絺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鼓衆九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段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貢海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考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鹽也百升而釜鹽十二

一季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釐高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

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強而取之強升加一強釜百





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禹筭之商日二百萬。禹筭為偶對也商計也對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金為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而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萬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一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受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元千萬人為錢三萬萬

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籍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鈞謂之鉞羊昭反行服連載作器人

管子  
卷第三  
三

擗羊鳴反輦居王反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鉞之重  
加一也三十鉞一人之籍鉞之重每十分加一分  
籍得三十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爲強而取之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爲遠而取之  
則一農之籍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  
則舉臂勝音音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讎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  
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釋於吾國爲  
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今彼鹽  
耳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  
則今吾國鹽官又出而權之釜以百錢也我未  
與其本事也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謂  
加五錢之類也此用人用之數也皆爲我用之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救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必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不可使知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勸所以彊其民愛可洽於上也。也。租籍者，在農曰租，稅也。王霸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實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誦。誦，與屈同。說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利也。羊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力矣。虞有凶穰，故穀有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什愚者有不廢本之事。事倍功倍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鋸等也丁多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

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之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若

千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費也，古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者，上不能均調其事

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乏之。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鈞羨，餘也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

本趣耕，本謂務農也而自爲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

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刑門制其輕重雖錡擊無

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賤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欲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器械。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欲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蓄家開之而賦與之約取其秋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蒙商畜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畧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異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精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  
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敵也故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廬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廬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音詩

是使人毀壞廬室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社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贏

贏謂大買富家也正數之戶既與其籍則五者不

至浮浪為大買富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糶糶石二十錢則大男

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成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十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糶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蓋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欲於人但嚴守利亦輕重在衣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衝國以百乘衝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衝處壤削少半萬乘衝處壤削大半何謂百乘衝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衝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敵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繫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減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sub>音虞</sub>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藉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反之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千。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秦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幣。爲高田。撫間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本。

田賦也

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災國未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貨家曰。上且修游。入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貨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幣。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

一本作上足





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贖國為之有道子管子

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錄與招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泰秋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廩言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

未形器械種糧糧食必取要焉則泰人大費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

日春繅衣夏單衣捍寵蠶箕勝籬肩稷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賞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肩稷公

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

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管子  
卷之八

吾欲立軌官爲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策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賞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鼓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師旅戰車鼓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質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質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官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槿以下者爲柴槿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園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槿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



管子  
卷之七  
管子  
管子  
管子

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殺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  
繇。下安無怨。答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  
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  
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  
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

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  
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  
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  
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  
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  
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堊  
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緒千見，緡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殺虜，守一分以行五年。國殺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願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

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



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輿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擇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董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

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楮而吝。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賦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管子

卷三

七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  
君操筆永反說  
反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操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  
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  
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  
謂以數行管子對曰殺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  
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  
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  
心集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

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  
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  
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  
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  
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困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策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  
對曰北郭有樞闕而得龜者樞穿也求物反穿地  
至泉曰闕求月反

管子

卷三

七

七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桓公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令適之乎盤之中。令，力字。及適之，猶置

乘之使百金之提。提，起也。提，起也。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

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

託舍於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之龜為無費。是也。是龜至寶而

而藏諸泰臺。泰臺，臺也。高

一日而費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費。

為寶，猶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

丁氏之家粟。丁氏

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費之寶於此，吾今將

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皆致下

以假子之邑粟。

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

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筮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數也。

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獻

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壞矣也。用貢國危，出實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器械不奉，器械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歿，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



管子  
卷之五  
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效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急在國何數之有彼  
殺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  
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  
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  
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  
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管子 卷之五

穀以市橫古莫反

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

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者歸於上矣。言當春穀未熟之時計其價以穀歸寡人秋則斂其幣雖設

此令本意欲其歸入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四時之輕重無不以

術權。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穀守穀價不快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擴從而以忠。此以輕

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策。守一縣以

管子

卷之五

七

文



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  
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  
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  
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  
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  
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  
筭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  
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筭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  
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殺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殺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殺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殺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誓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德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管子卷五

民不得以織爲繆綃而鯉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禘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



管子 卷之三  
此王者之大幣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馬者臣猶實也，策者以幣為策而沒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筭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為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請

為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筭出於穀，軌

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價所給皆與之幣，則穀之價

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

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令官司簿，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未相種，種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評輕重之本，官權抑富商濠井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窮







傷水沃之國常操十分之二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勞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筴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  
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及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薄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揅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管子卷第二十二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卷之三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纣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閭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今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鏡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雍狐之戟內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上有鉛者其下有銚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銚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禁者也苟山之見禁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滄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今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



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賈糶之數武王既勝殷使饋資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設設此戍名欲人備役而難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後十二民舉所最粟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糶

帛軍五歲毋籍米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衛黃金百萬衛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麥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代菹蕪葵泔水爲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今民毋得築垣墾，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卑，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驎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蓋秘鋒甚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澤水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南畧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代者使其逐禽獸如從彼

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桓公曰何謂財物隨山澤之人擊其禽獸之皮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侯公子隨

方魯公子皆以雙武之皮雙鹿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布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皆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笑陽也壤笑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  
身以釁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  
身以釁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劓以為門  
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  
都重門擊折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  
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隲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弊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殺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賞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賈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管子  
卷之三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聞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困二十國之策也鑿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買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買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殺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輕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灰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策，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策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策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策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策也；江陽之珠，一策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策也。



管子  
卷之三  
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仗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纒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



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處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爲鰥匹婦爲寡老而無子者爲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爲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爲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爲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爲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糶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或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導，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漸民也。輕重不調，無禮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買，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眾。



管子  
卷三十三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  
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  
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  
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  
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  
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謀操重策。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

五穀所生  
之壤。藏民之贏。  
五穀所生  
之壤。藏民之贏。

以爲民饑。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  
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  
之壤。藏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  
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  
至則爲。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譟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室里有積五窳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歿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水歿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爲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斥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禁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

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禁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禁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衝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衝處之國饋食之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衝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俸賤之寶吾無由與之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買取之子與之定其



券契之齒。金銀之數。不得爲侈。弁馬。困窮之民。聞而懼之。釜鉏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久扶傷歿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歿。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藉於民。而賽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今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杠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軻者，若禮切而重藉於民，奉繕

工而使弓弩多匡軻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

之舍近，鵝鶩雞鶩音之通遠，鵝鶩之所在，君請式

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

趨人。三月解弓弩，無匡軻者，召管子而問曰：此

何故也？管子對曰：鵝鶩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道

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鵝

雞鶩，彼十鈞之弩，不得葉撒，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弓而弓弩無匡軻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

也。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

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

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

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

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

厥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困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爲脯鯢以爲飯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籬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爲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籬枝越人果至隱曲蓋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蓋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

狐而行火曰燒式照反

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傳邦夏有以決芸此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  
縷之畔也以唐園爲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輻千鍾之家不得爲  
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桑菜若此則空聞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畔有所繼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麥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礬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母耕而食女母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泚水所流人海之處可煮鹽而地泚水之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洹薪草枯曰蕘煮  
沸火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  
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  
冢墓理官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窟  
窟功而焚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焚鹽之人本意禁  
夫起欲人不知其禁斯爲體情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  
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  
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  
無遠饋  
而食國與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  
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質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  
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  
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  
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  
也君之所與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  
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  
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  
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澤澤草萊。不可以立爲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道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股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筒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缺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相。次日獲麥。次日薄羊。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壟。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晏。然後可以立爲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費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歛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寤成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今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糜日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爲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爲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羨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笑相  
鼓從之與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管子地員篇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耗他臥切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爲幣乎崐崙之虛不朝請以瑇瑁玕爲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瑇瑁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崐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卷第二十三第

202508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53028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4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而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寒其涂，熟殺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勃，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仇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智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美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沛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淲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葵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積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葵度對曰：「吾國者，衝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衡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鍤一鎌一鋤一推一鍤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缸一鑽一鑿一錐

奇休切

一軻然後成爲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針

時濟切

然後爲女

請以令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繇而作之則逃區而不守發民

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

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

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祿之以輕重守之以高

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爲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壞數管子對曰河淤諸侯畝鍾之國



也。曠則單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殺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蕪蕪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俾戟。程諸侯五釜而得俾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凶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上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凶。待五



殺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穀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審威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二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靡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患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夾列陳可以反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早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國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蒞萊鹹鹵斥澤山間壤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是以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文也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爲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窮力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挹損謂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分之曰券合之曰契責謂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毗若此則道萊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諸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蕤，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蕤，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矣。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纒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管子

卷之九

九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爲此有數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爲壁。刻石刻其壁。石刻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璧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管子

卷之九

九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不得入獨言石壁者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筭。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沮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斷輪軸。下采杼栗。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纒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泔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祇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鑄枝蘭鼓其實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易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問篡苾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夫篡苾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也唐用也謂

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錙二十也時八

合曰錙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錙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乎矣若下今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

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梁所行權術因快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備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繅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光國有憊風重投之哉光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管子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救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普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管子對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今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絳緹。鵝鶩谷餘。林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林管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園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感。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

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此

何以洽。

洽通也。言百姓爲我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



管子

卷之六

六

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今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蓋未也。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

以賢州通之師執折策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入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今使者費石壁而與仍存問之

講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今日寡人聞之詩曰懼憐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

相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款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倫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貨故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今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靡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吐  
 巨雄蕭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畜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蠱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蕭燕小鳥被於幕故賤賣而賚買四郊之民賚賤  
 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哀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績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水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起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繅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績之賈安得不賤桓  
 公曰善

桓公曰黜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君請式壁而聘之式壁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爲困京以藏穀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立功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爲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爲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爲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勳言操辭左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末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費。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鑽鏡。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疇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藪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童鞮十七漚，琬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數，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峯，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管子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蓬螿也，齒之有唇也。

管子古字，管子音戶，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爲齊患也。

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爲綈，

綈徒美反，綈之綈，公厚者謂之綈。

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爲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卽爲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爲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爲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爲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綈連也。綈息。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例反。綈丘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例反。綈丘喬反。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是連之。管子曰：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糶十百。糶，手十錢。齊糶十錢，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塗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闕其年，民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以其不肖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畧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爲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羊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賈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賚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賚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闔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卽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卽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闔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卽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賚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賚賈。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  
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  
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糶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  
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糶五月  
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  
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  
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  
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偏矣  
以冬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  
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纓青播玉總帶玉監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  
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  
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埋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



樞懷銘銘。又擣榘導繩線。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爲酒食。所以爲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衆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爲功。寡者爲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自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爲下。陳處師爲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自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衆。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行。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自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感祭也天子之所以異養賤而賞有功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忌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纓白播玉總帶錫監吹埴篚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祀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纓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祭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繞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騶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蒞人薪蕘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劑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帑當弩鉞耨當劔戟獲渠當脅軻蓑笠當冒楮櫟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201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